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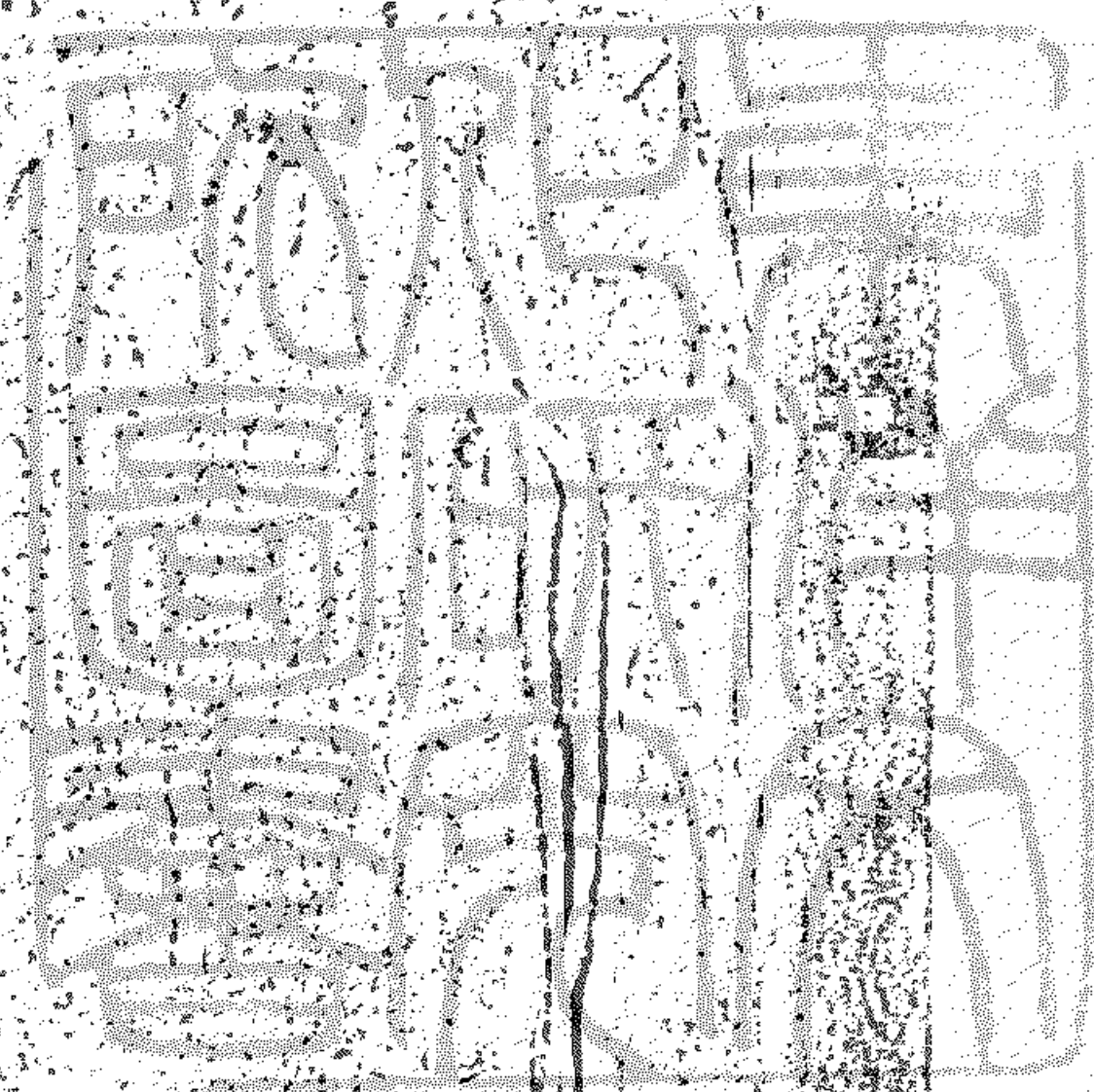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双紅堂  
小説  
114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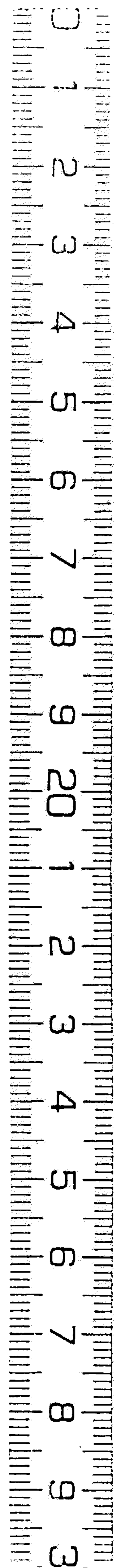


天妃娘媽傳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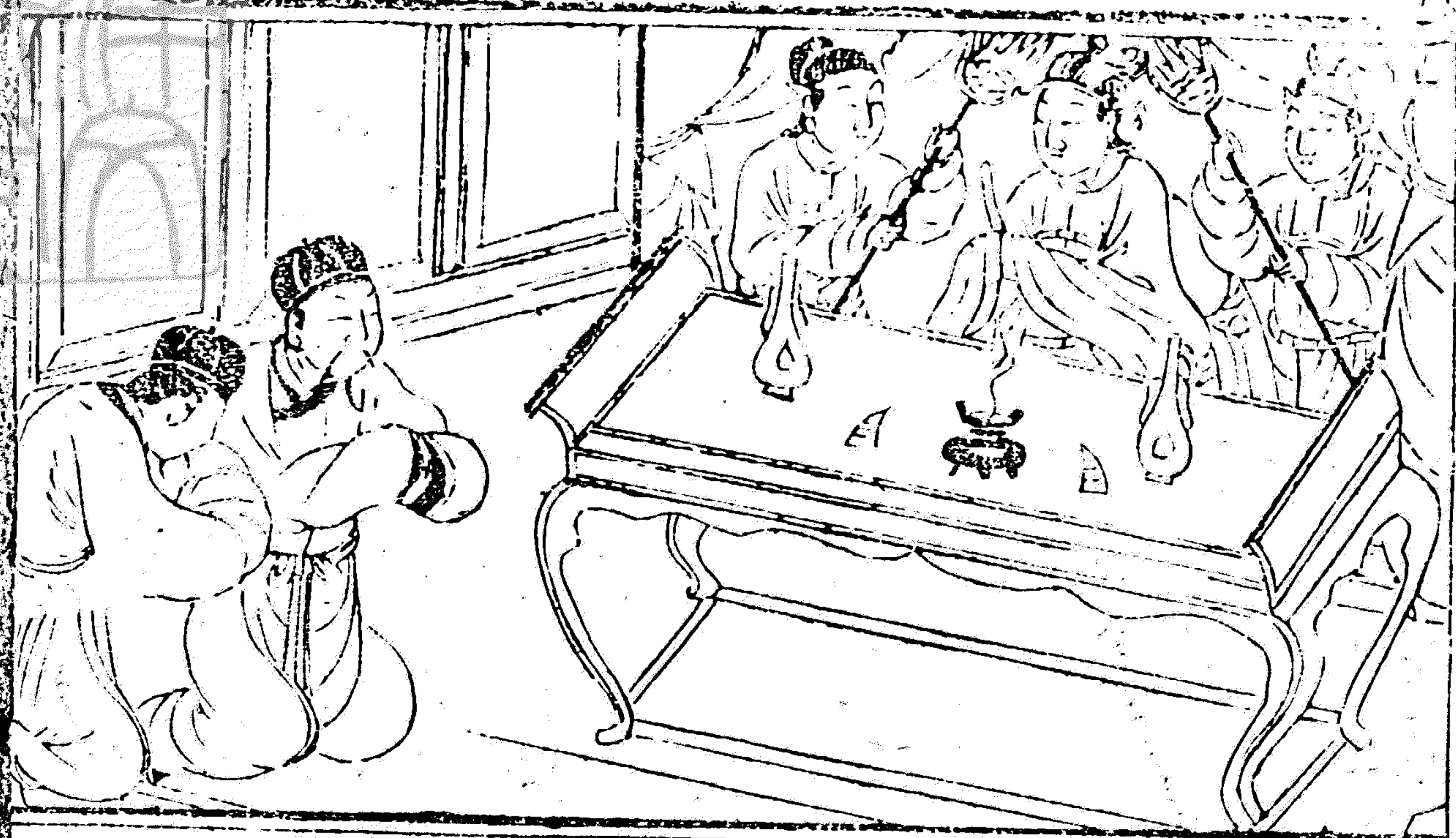
双紅堂  
小說  
114











# 欽天妃 娘娘傳

新刻宣封護國天妃林娘娘出身濟世正傳

第一回

鯉猴精碧苑為怪

第二回

玄真女叩伏傳真

第三回

四侯伯經營畝伯

第四回

黃毛公奔投西番

第五回

玄真女別親下凡

第六回

玄真女興化投台

第七回

魚蝦蟹大戰東洋

第八回

四侯伯四海為孽

第九回

玄真女機上救舟



第十回

玄真女湄洲化身

第十一回

黃毛公西番顯聖

第十二回

弱水國造計獻車

第十三回

弱水國籍妖入寇

第十四回

漢君臣榜招二郎

第十五回

林二郎見妹受法

第十六回

林二郎鉄馬渡江

第十七回

林二郎應召赴命

第十八回

林真人鄱陽救護

第十九回

林二郎護軍西征

第二十回

林真人雲頭大戰

第二十一回

黃毛公護番再寇

第二十二回

弱水岩收服毛公

第二十三回

弱水國還臣奉貢

第二十四回

林二郎奏凱回朝

第二十五回

金銮殿傳旨宣封

第二十六回

天妃媽上表謝恩

第二十七回

天妃媽子江救護

第二十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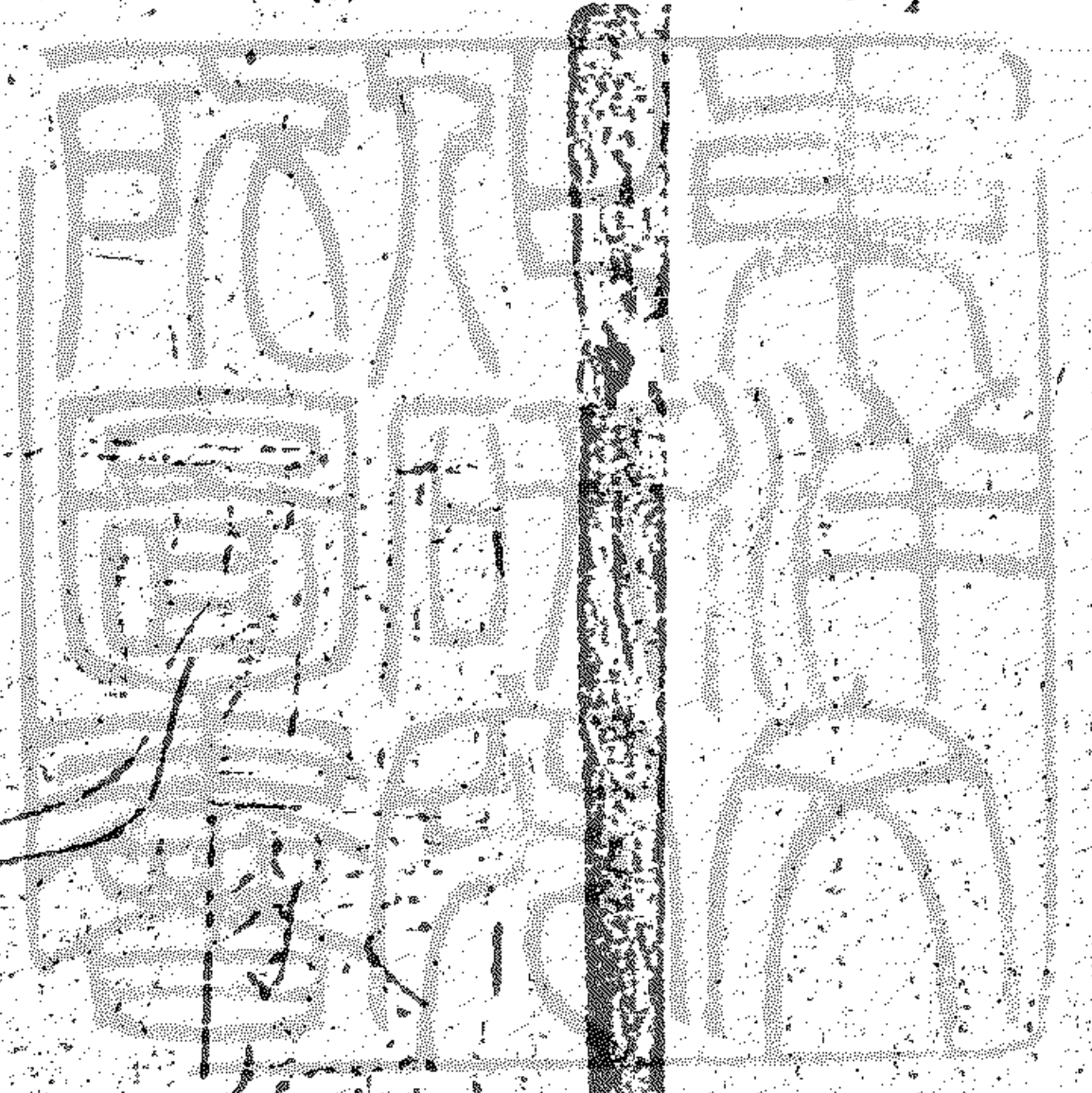
天妃媽莆田扶產

第二十九回

天妃媽收服白鷄



第三十回 天妃媽湄洲救護  
 第卅一回 天妃媽收服鯪精  
 第卅二回 觀音伏默化二郎



雙為怪



天妃獨顯神

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上卷

南州散人 吳还初 編

昌江逸士 徐德壽 校

庫邑書林 熊龍峰 梓

第一回 鯪猴精碧苑為怪

元始後虛一塵箇中胡暗亦胡明  
 吹息俄無俄有屈伸根氣七根形  
 惺迷只向頭認真妄都由念上尋  
 除非覺者臨津渡安得娑羅彼岸升  
 盖古初未有天地不惟无天地而且无形



闢自渾沌始

天妃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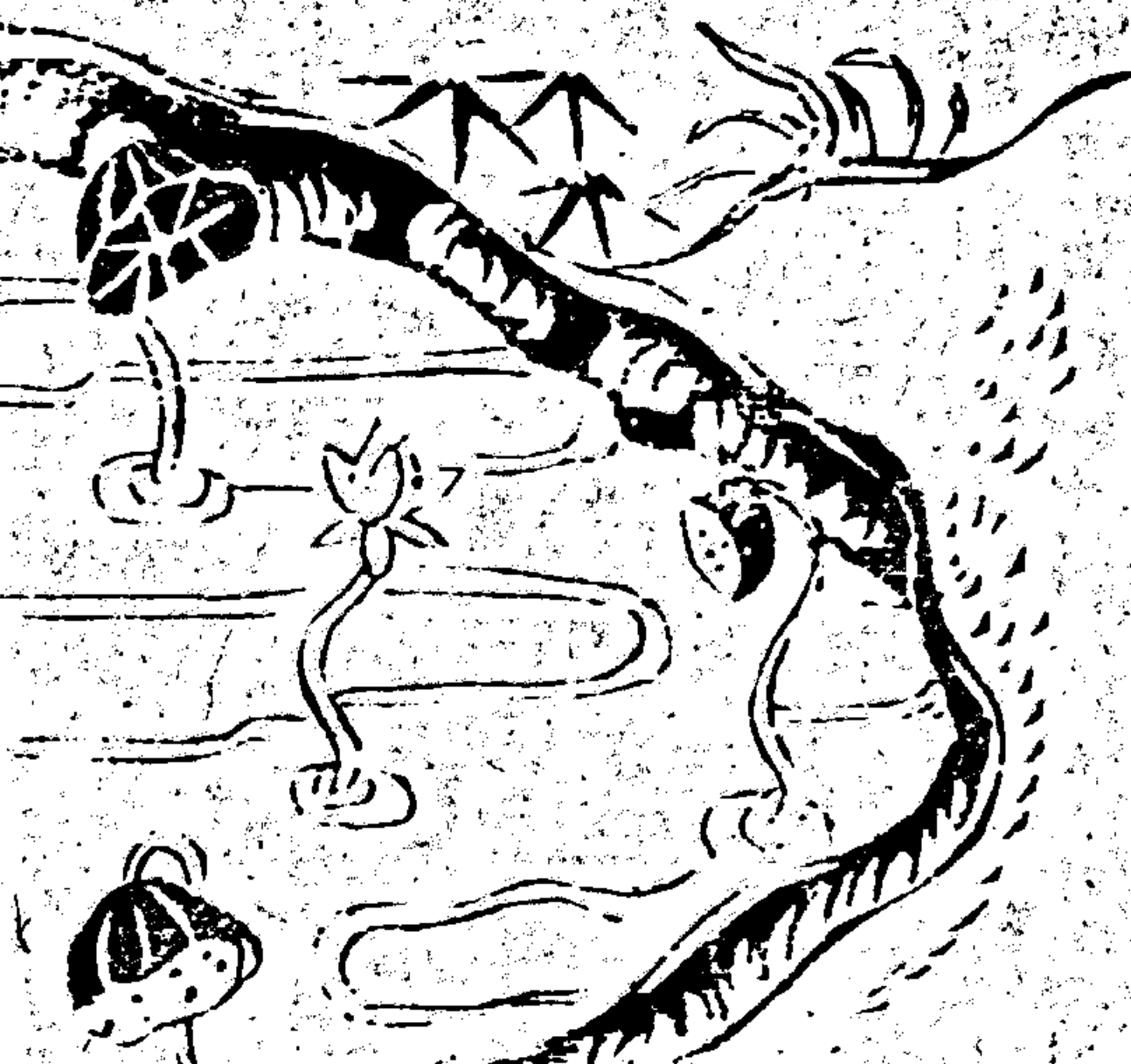
祚受漢石封

不惟无形而且無氣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由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有鬼有神有邪有正輕清而上浮者爲天重濁而下凝者爲地人得其靈物得其蠢伸則其神屈則其鬼聰明正直者正魘魅魍魎者邪天地人物並生不害鬼神邪正各有攸分庖犧以上題不可志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于九川而有聞于歸而有興郡眇渭州之山有神居焉勝境自渾沌封勅膺自漢唐有詩爲証

優游蓮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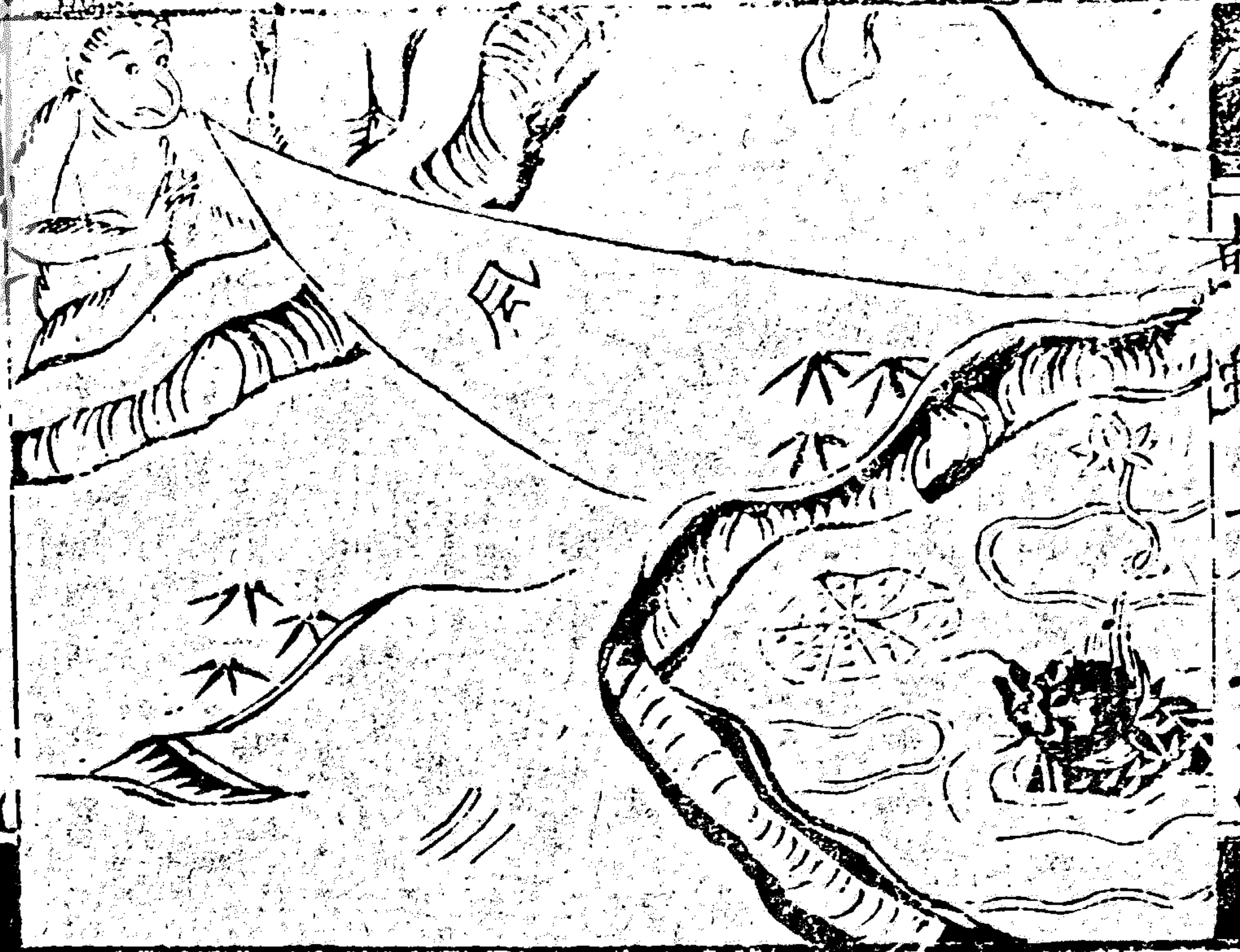
開翫碧苑中



奇島嶸嶸出海心 千波萬浪獻精神  
世間煙火无亭着 岩前鷄犬不驚人  
九轉凡丹鑪鍾足 一葉浮槎自在乘  
漢唐以後榮衰地 閩粵東南一顯靈  
此神宮乃漢明帝時所勅封護國濟世天  
妃林氏娘娘之廟也天妃者乃北天妙極  
星君之女玄真是也于端午佳節遊碧蓮  
池內觀魚忽見池中一行蛟蟻從旁穴中  
出振旅而行繩繩不絕至池畔團聚不散  
不行直執親父之見來者不止聚者不去



蟻方上渡



猴鯉即生風

乃心度之曰此蟻元乃欲渡池而北乎因  
向池中摘一荷葉爲舟渡之衆見葉爭命  
先登直觀其登焉遂以手送葉向池中而  
去忽然一陣陰風泛池中而起始而水波  
泛泛繼則巨浪翻翻頃刻間葉舟欲覆真  
急近前救之其舟已沉矣正是對面風波  
動須臾萬命皆真撫心自嘆一絕

破穴求生徑

逢涯作便舟

反覆无情水

浮沉頃刻休

直咏畢遂倚欄干不覺假寐忽見群蟻

群蟻來托夢



雙怪已行凶

扶傷携病號哭震地而來盡向真前跪訴  
曰小虫向者敝國爲穿山大王所破不已  
來朝走馬率西水許欲擇步伐而封焉渡  
口迷津蒙真人渡活之恩不淺恨喉伯吞  
噬之惡殊深且苑中桃樹上尚有一黃毛  
公與伊相契方謬相謬明日真人再向苑  
中遊玩定行逆事語罷成行而去真驚覺  
曰吾爲今日之事乃偶然之值如頃之夢  
妖實爲之按不住心頭之忿即時回身徑  
往高堂請出雙親稟曰見頃者向碧蓮苑



四將各受命



双怪已逃生

內觀魚見蛟螭穴穴而行似有迫者至池  
伴不散見宴渡之不擬池中隱藏妖怪覆  
亡萬命今爹上為北天一方之主不能廓  
淨妖氛乃使惡孽出在吾家如我任何如  
禍福何爹上可向苑中大布天網取其妖  
惡而盡之乃所甘心焉星君聽罷作色言  
曰吾聞邪正不兩立吾且為一方造福豈  
容妖孽實道處其甚惡為吾身名之累不  
多乎即時命部下守苑將吏巡苑將吏行  
水將吏止水將吏四員將吏各受鈞旨即

苑中羅網佈



沼內蟄虫飛

帶領人馬向碧蓮苑中圍上圍住上布天  
羅下布地網務要捉怪除氛以清境內詎  
知此妖亦頗神通廣大見諸將吏追捉甚  
緊即扭身一變上為二箇蚤虫緣網孔中  
而出諸將不得回報星君玄真聞說如此  
仍嘆云  
帝無匪仁 何產彼妖 妄根不斬  
橫恣為流 吾誓殛之 豈恕倖僥  
由是玄真星君曰妖怪既漏網而逃  
其為害必不止一苑而受殃亦矣當禹蟻



辭親到南海



別母往瑤池

此怪不除兒誓不生星君慰之曰汝雖生長玄宮其寔未嘗傳受秘訣安能以綽約之軀與凶孽決一旦之命乎彼惡彼自惡爾獨何仇之深焉真曰父母之言于自善得矣如仁民何愛物何兒聞之一個之士有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今兒雖體順坤承尤幸長育玄宮彼西王母非女流之輩乎道法盛傳觀音非英雄之選也普濟無量以此觀之有志者事竟成兒將西叩瑤池之上再遊南海之濱默聆心傳然後

去心如金石



父母不強留

周流四海去暴除殘造萬世福望父母維愛子之心愛民上之幸也兒之幸也妙極知其心堅如石乃應之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第未知汝此去傳受如何周流如何不惟汝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汝不忘矣但汝志既篤吾不可違當遣一侍女隨行吾心始無掛慮登時即治行李向西而發詩証

真女出玄宮

容與上瑤庭

動衣香滿路

移步機生塵



迢迢別父母



殷勤謁聖真

志傳真妙訣

心存普濟仁

一叩西王母

再朝觀世音

第二回 玄真女得佛真傳

但見夏日炎上涼風拂上西王母正在瑤池之上擁從三四仙女玩賞一場忽見玄真巽順下風膝行而前王母啟言問曰汝是何方神女甚故竟入瑤池倘有所教不各言之真因稽首再拜俯伏言曰聞至聖乃大生廣生之母不生不滅之宗胡藉資而不有匪逆背而能全臣乃北天妙極星

靈丹授一顆



妙法繼千年

君之女玄真是也近因碧池苑內禍變紛紜故不遠千里而來欲為去暴除殘之舉望聖母撥迷入悟功德阿彌世界王母微笑言曰不同道此乃逍遙之境吾乃快樂之仙汝何不南海見觀音菩薩彼自有法授汝雖然汝雖生長玄宮其精元實孕毓未足受法無地吾且授汝靈丹一顆即吞服之可倍益元神始能聆受心法遂命葆真仙女往瑤宮裡取出靈丹一顆付與玄真上拜受之此仙丹真個難得有西江月



辭別西王母



謝証

五行時上迭用 二氣刺上除乘  
 爐中火候有千年 始成真丹妙品  
 色鮮朝霞謝紫 味滋晨露加馨  
 得服一顆在中局 倏然翻上入聖  
 玄真受服此丹便覺身輕飛舉即拜稱謝  
 王母徑往南海而去那觀音菩薩慧眼一  
 照已知玄真之來遂分付童男童女曰今  
 日有一神女相訪汝可試之謂吾偶有事  
 于西天壹時且未回以觀其意誠否二

去謁南海尊

岩前見童子



洞裡候觀音

童應訥即往岩前候候果見玄真飄然狀  
 御風而來真個是女中英俊有古詩為証  
 彼美人兮 從西方而來兮  
 顧瞻斯世兮 志刻孽除災兮  
 極中心惓歎兮 敬叩佛慈悲兮  
 二童見了佯為不知只去雙上咳嗽真進  
 前施礼言曰仙童知觀音菩薩乎二童只  
 只念云菩薩菩薩念死別法尋其念頭慧  
 刀一割真又問曰意者菩薩不在乎二童  
 又只口念云不在即在在上即不在上與不



佛現蓮臺上



教闡虛无中

在七无掛碍真不得其問只得合手站立  
屏氣返視移時不動觀音知其來意已誠  
遂現真身端坐蓮臺之上童男童女分列  
兩傍真聖顏拜伏稽首言之曰臣日者為  
災害並作于家謹拜王母之池得授懿旨  
推尊慈佛大設慈航末渡苦海觀音曰汝  
知之乎何碧蓮苑中為孽者非他一乃世  
尊座後鐵樹上獼猴精也一乃雷音寺裡  
落伽堂所懸木魚精也因正月十五世尊  
在凌霄殿宴飲群臣監樹守堂二豎偷閑

聖伏拈伏法



玄真得真傳

遊戲被伊逃脫密藏在尔苑中今為汝所  
激奔走入凡向禍及物今禍及人何為禍  
小今為害大居吾語汝猴性好木乃東方  
之木妖也今吾法眼觀見逃入西方西方  
屬金土能剋木猴已失所據矣其為孽雖  
大而不能久魍魎性好水乃北方之妖也  
今觀逃入東南東方屬木南方屬火水能  
生木水能剋火彼能生能剋而不為所生  
所剋魍魎惡除未易也雖然邪正不兩立邪  
必為正勝吾今受汝真言登壇演法汝可



登壇授秘法



入境捉妖邪

牢記時觀音口念經呪足步法又因以手  
 指真曰汝當如此如此即可繫獼猴之頸  
 喪妖魍之魂矣真因服王母仙丹聰明日  
 益便點便化无再問言觀音已知其默識  
 因戲之曰汝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終日  
 不遠如愚真對曰我佛妙傳如呼應者之  
 竟提育者之途直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觀  
 音笑曰善哉善哉何處得來心过明鏡那  
 染塵埃普濟生靈永離苦海語畢因授真  
 團盒兒一個上首下方鐵馬一匹盒上有

直言南海受



詩一首云

逃難逃方外 出不出昌中  
 物在六四内 脚根在震宮  
 鐵馬腹上亦缺詩一首云

氣受山川腦 形全文武功  
 飛江從一渡 西建日東封

觀音因囑真曰此兩物無事則密藏之有  
 事則資用之物即是法法即是物此法此  
 物見物見法汝行矣真遂將盒兒奉上服  
 膺即望蓮臺拜謝曰法無量智也誨不倦

鐵馬比天回



猴妖投西北

仁也仁且智佛外無佛聖中無聖仍丹拜  
稽首畢飛乘鐵馬欣向北天而回有西江  
月為証

靜坐三更寶月

獨葆一種靈株

真鉛說點便歸虛

坐証涅槃妙處

凡塵盡掃而清

妖氛輕除而去

憑生稽首聽明衣

快樂逍遙無比

第三回

四侯伯經營蜀伯

却說那猴鯉二精得脫天網之外奔走途  
中鯉語猴曰二姓不同居水陸不共事今

鯉怪向東南



猴教鯉逃難



鯉語猴顯靈

吾與尔惟好不同逃則胥逃處難處候共  
荅鯉曰是則是矣罷怎罷了然吾聞之同  
林有鳥大限分飛吾兩人雖相從于患難  
之中但今事窮勢迫沒奈何只得分情破  
爰以吾縱觀東海四顧汪洋激湍千里天  
下之觀止矣尔可逃處其中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便可為政于天下吾所苦者今斯  
之世人有稅心心有機事誓不與同中国  
聞西番弱水國君臣尊敬神明境內饒富  
吾往顯聖其間然後臨機應變以畱大事



鯀妖入東海



何如何如鯀曰妙哉妙哉猴語畢即搖身  
一躍西向逃生鯀見猴去了即時亦乘雲  
駕霧向東海而逃有詩為証

曾經聞說法

只為障魔纏

逃遁迷生徑

幽沉受苦緣

時正遇秋汛東海若差夜叉鬼卒巡守邊  
境至浪磯之地忽見雲霧蔽天而來行行  
將近現出一個怪物銳頭堅甲四口長鬚  
真個生得古怪有詩為証

稟氣原無正

成形亦不真

海若狩边疆

小卒言依礼



妖精語出狂

蛟龍非種類

魚鱗恥比並

薛惠流今古

災踪播海濱

僧尼敲不置

獄訟著凶名

二三夜叉一見慌忙進前問曰汝是何方  
奸兇無故擅入吾境吾大王正因前數年  
汛守不脩號令不嚴使奸邪得以私侵境  
內以致四境不平今新主蒞政諸臣戮力  
紀綱重七振舉政治處一鋪張令甲懸自  
象魏防守重千邊疆犯者難逃三尺孰敢  
不憲王章汝獨不聞入國問禁乎可接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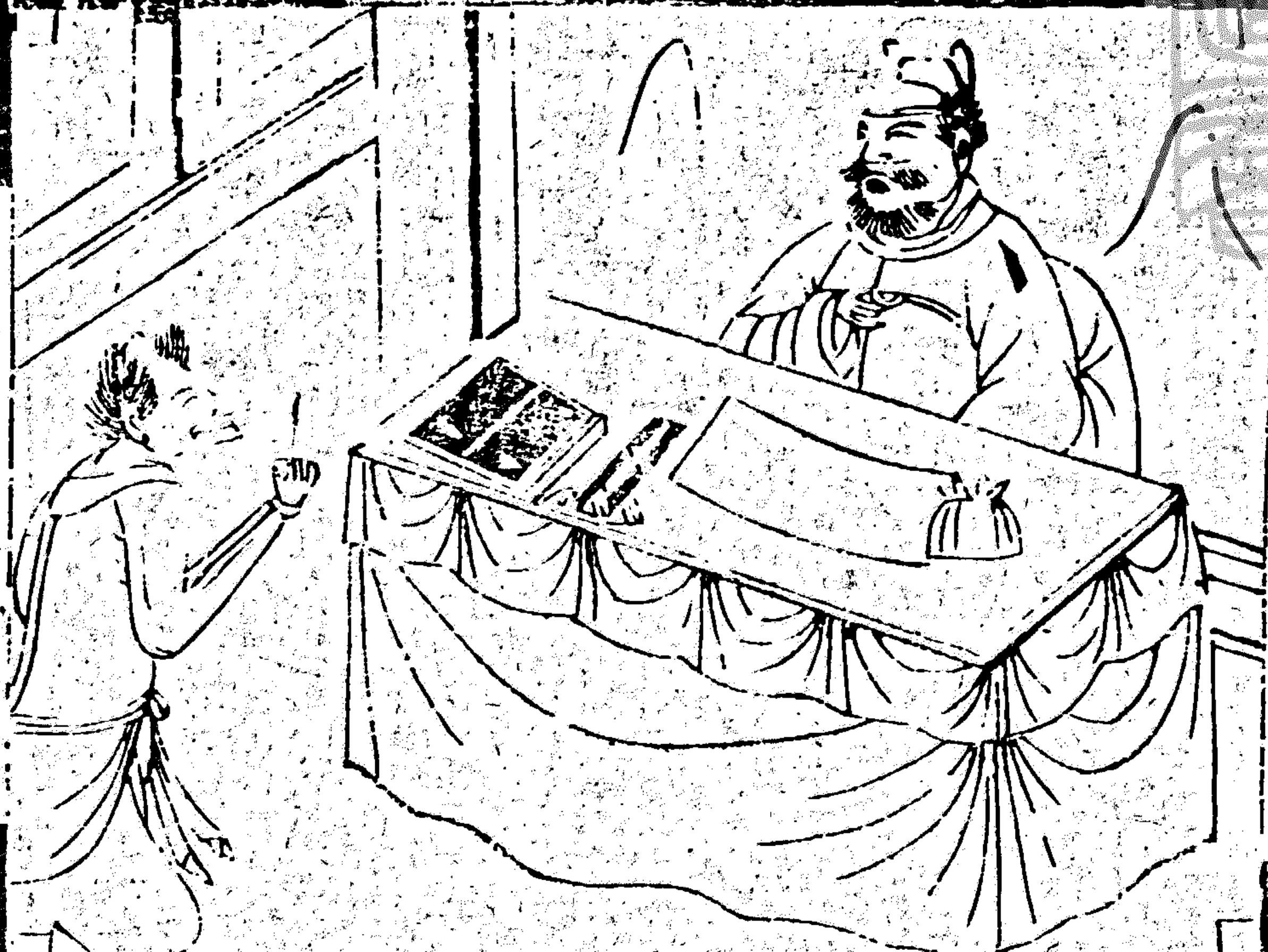
妖精言燥暴



小卒走慌張

而行樂則生矣母三宿出登必有後災  
聞言大喝一聲曰汝這無名小鬼輒敢侮  
慢大人本欲將汝截粉但吾有一事使汝  
通報汝可速回多上拜上大王道有北天  
碧池內四侯尊伯聞東海境界無邊畜物  
蕃盛特來借地為隣順則未結和好不失  
兄弟之親違則天戈一指寸草亦口不啻  
夜叉見其展眼睜上如火熾出聲吼上似  
雷鳴嚇得魂飛天外只得抱頭掩耳而走  
走到殿前大叫曰大王大王倏起災殃黑

主登金殿



諸臣獻美謀

頭黑臉口多鬚長聲上割地句上稱強順  
若不順禍福無常海若聽了連忙問曰汝  
這禽獸何得妄言夜叉以首叩地曰妄言  
妄言伏望裁詳王如不信禍至蕭牆海若  
聞言急召群臣上殿與議曰自朕蒞位以  
來多賴諸卿維持調扶之力政必更新事  
無龔舛利雖微而必舉害雖細而輒更方  
意海波可三年不揚豈知外患從一旦而  
生計無所出是吾憂也明以教我為之何  
哉言罷東階下一臣稽首奏曰大王無憂



鮮忠欣出戰



臣累蒙國恩愧無効尺寸今逆賊無故侵犯疆界主之憂也臣之辱也願領部下鐵甲兵數千自當一陣數日之內定斬逆賊之首獻于階下以快王心以雪國耻王急宣上殿視之乃左營總領鐵甲振武大將軍鮮忠是也真個是威風凜凜志氣軒昂有西江月為証

智勇三軍為冠

英雄四海無雙

金戈鐵甲振封疆

玩弄逆賊掌上

聞者心驚膽破

見之魄落魂揚

海若喜推車

兵馬離東海



旌旗蔽北天

盤根錯節顯忠良方是勘亂名將東海若見了大喜便下龍位親授勅命印劍左三推轂右三推轂且囑之曰閩以內寡人治之閩以外將軍制之倘有不用命者有寡人令劍在忠受命望闕再拜叩首謝恩畢出自殿門之外即時傳命號令諸營兵馬向浪磯而發有詩為証

大將心敵愾

三軍志勤王

登壇親拜授

萬里靜狼煙

那妖精雖則是神通廣大逃遁失據終是



強弱憑威武



輸贏就在霎時

孤立無助望見大師之來不覺驚怖乃亦  
 表精神誇張聲勢挺身迎戰忠見其一  
 頭四口形大體強恐不能勝欲為左右曰  
 以予觀于此賊有天地不常有之形見古  
 今所未見之怪勢難輕敵務以奇勝吾料  
 今日之戰有二不可勝有三可勝彼有數  
 仞之形必有千人之勇其不可以力勝一  
 也強寇勿掩彼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其不  
 可以間勝二也但以孤身匹馬左右無援  
 進不能長驅退不能堅壁此其可勝一也

雖怪敗六去



鮮忠奏凱還

且緊入他境形勝無據平險不知吾且戰  
 且誘左出右沒則彼不知所向此其可勝  
 二也及今新到氣力倦憊吾早挑戰至晚  
 不休則彼必遭重困此其可勝三也彼有  
 不可勝二吾有可勝三以此觀之賊雖強  
 不足惧矣語畢一揮三軍左右夾攻鏗見  
 勢大應接不暇只得將四口且咬且吞耳  
 噬再含忠見前軍傷者頗多乃出一隊隨  
 身缺手當之那鏗口不敢開刀無所用  
 而逃鮮忠鳴金收軍奏凱班師有詩



得勝回金闕



收兵入海營

海上款紛紜 雌雄猶未分  
龍窩生氣色 晚浪逞威風  
三月河魁將 三千鉄甲軍  
奸賊心膽落 會見立功勳  
第四回 黃毛公投奔西番  
候精自與鯀精分別之後形單影隻受不  
盡許多淒涼路遠囊虛奈不得這種飢餓  
經過一小松林見景致清幽物色秀雅林  
中有一崖上下一小廟之後桃李千株

偷竊桃上菓



陡遇廟中王

結實萬顆猴正遇飢餒之際心中暗喜曰  
天投我以苑矣輒向園中即登樹上連摘  
數顆食之店主忽出遊歸見桃樹上潛藏  
有人知是盜桃者率小卒團々將園圍住  
此店主乃是世尊殿內藏經堂裡守經王  
面猫是也因盜世尊法索陰逃西方為怪  
見一古廟遂據其中威靈極矣猴見其巨  
口額脩尾利爪雄威糾々心中大驚只  
得在樹上不下猶發言罵之何方小畜有  
此大胆凡物各有其主汝獨不聞李下不



猴將言甜哄



猫犯意真投

整冠平白昼撞入人家當以盜摸而論私  
休備價賠公休皮毛不保猴心生一計曰  
人言性剛者其心必直吾觀此人勇猛如  
此必然輕信吾且卑辭告之許與私休彼  
允信我倘得收我另作他圖乃在樹上答  
之曰樹中有剩菓路上有飢人獨不聞乎  
濟人當于急處施恩脩心只在要途方便  
大人倘以仁愛人小子當以德報德猫聞  
其詞卑語切乃舍中人皆散猴見猫既回  
心即翻身下樹直向猫前陪礼曰大人坐

廟分賓主



翻身作仇讎

鎮一方德威蕪著社民起禱祝之心假狐  
滅依附之跡境治矣民安矣就使摩尼親  
臨觀音執政亦須左臂談風小人遠方之  
人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  
人氓猫聞褒大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  
治不知猴只是假意暫依而猫即以為真  
心永附凡廟中之事一一委之猴亦尽心  
力而為之無所不至由是得以漸窺內事  
遂知猫之來歷并其法索所在一日猫欲  
出山遊獵使之全往猴欣然應諾至中途



猫王因失笑



猴怪便欺心

卽給之曰方纔我王步忙小臣未得關鎖  
內殿囑守前庭恐有奸細乘虛搗後其所  
失不小猫愕然曰言之有理吾非得子之  
言幾忘備矣急令猴歸候心中喜曰吾計  
得矣回到廟中直入猫卧房中取其法索  
束于腰上將酒食大飽及收其宝物守堂  
小卒知而阻之猴發起潑性一拳將卒打  
死于地推土埋之登時望西而逃至近晚  
猫獵得山脉數十欣然有喜而歸到廟  
前見小卒不來迎接猴亦不在心中頓

大道如平底



奸心陰若川

至入廟裡見四下寂上門戶不閉急入卧  
房視之見法索不在宝物尽空乃知是猴  
竊逃而去憂悶昏地衆小卒救甦扶上牙  
床猫嘆不已遂咏一律云  
本欲推誠待 豈期反覆生  
大道平如底 奸心陰若川  
路上机謀設 囊中法宝空  
昔日何方怪 今為古廟凶  
那猴得了法索寶物連夜奔走出境途中  
欣天喜地過一山岸見有一石岩坦平乃



得宝心中喜

端坐其上自咏一首以志喜云

總離陰上宝樹 深入寂上荒村

幽岩古庙无烟火 玉猫依橡其上

多藏宝物何富 全仗法索繫強

毛公候忽把机張 法力從茲無上

吟罷不竟略上 猴腹中飢餒只得復步前

行行上少許見一小鄉村陳其姓茅藿二

三所熙上豐稔竹松數十株整上成行阿

公携子去登場阿婆呼奴餽餉筐中滋味

馥上馨香猴鼻臭之涎津上垂信口上乃

途途肚裡飢



作巧為黃雀



施奸迷老婆

心生一計化作一黃雀飛隨至場畔幼奴以翁夫未及登場將筐置一所囑老奴守之已遂下田為收拾其具候見幼娘離了即以法索輕放老奴頭上老奴遂成睡去猴揭開筐蓋盡飽其中所有翻身一跳先入茅藿及父子至場老奴睡犹未醒其夫呼之始覺提筐而取餉則其內已空所餘者碗碟而已四面相顧而大駭大愕即收拾田具而歸那猴腹中既飽見得這幼奴貌美過人心中色欲輒動自忖一計變作



父母難办子



鄉黨不認真

幼娘之夫在庭上打掃中人劉庄前見有人在內疑其為何客翁姑入視之則面貌子也語言子也動止子也其娘見之則面貌夫也語言夫也動止夫也其人見之彼真者指妄者為妄而妄者亦指真者為妄妻不能办其夫父母不能办其子一家之中驚惶不已乃告于隣里隣里不能分告于鄉黨不能办及至晚衆不敢睡只得團坐于堂上明燭待旦至中夜猴復生一計變一眉重緣向各人眼上使各眼

妖猴迷美奴



孽怪戲佳人

開不得輒睡將去猴由是起身將法索把中人精神縛住喚醒其奴曰今日不知何方妖怪作弄吾家吾方纔被他迷去即夢見吾上代祖宗并家堂所祀諸神扶護甚嚴那妖怪寡不勝中屈服而去我所以得歸即挽其奴全入房中迷戀至四鼓乃語其奴曰尔且睡下吾可出堂前看中人醒了未曾即翻身出房至堂上中人睡犹未醒不覺天已漸明猴大叫一声中人皆醒面上相頓皂白無分翁乃語其姑曰吾難



密授明法主

顯捉暗妖精



家居小村自七祖八宗積德累仁未嘗行一昧心之事不意今日有若是之災奈何奈何姑乃起身下堂以手招公上至厨下乃密語之曰此去三十里有地名張家山人烟數百人受法術家祀天師無論邪魔鬼怪聞之魂飛魄落即正直大神遇之亦退避三舍汝可密投其家請之有法力尤強者晚到不重設天羅大張地網為鬼為人可立見矣翁大喜即飽飯輕身潛地向張家山而去那猴王午見阿公不在因

妖精施假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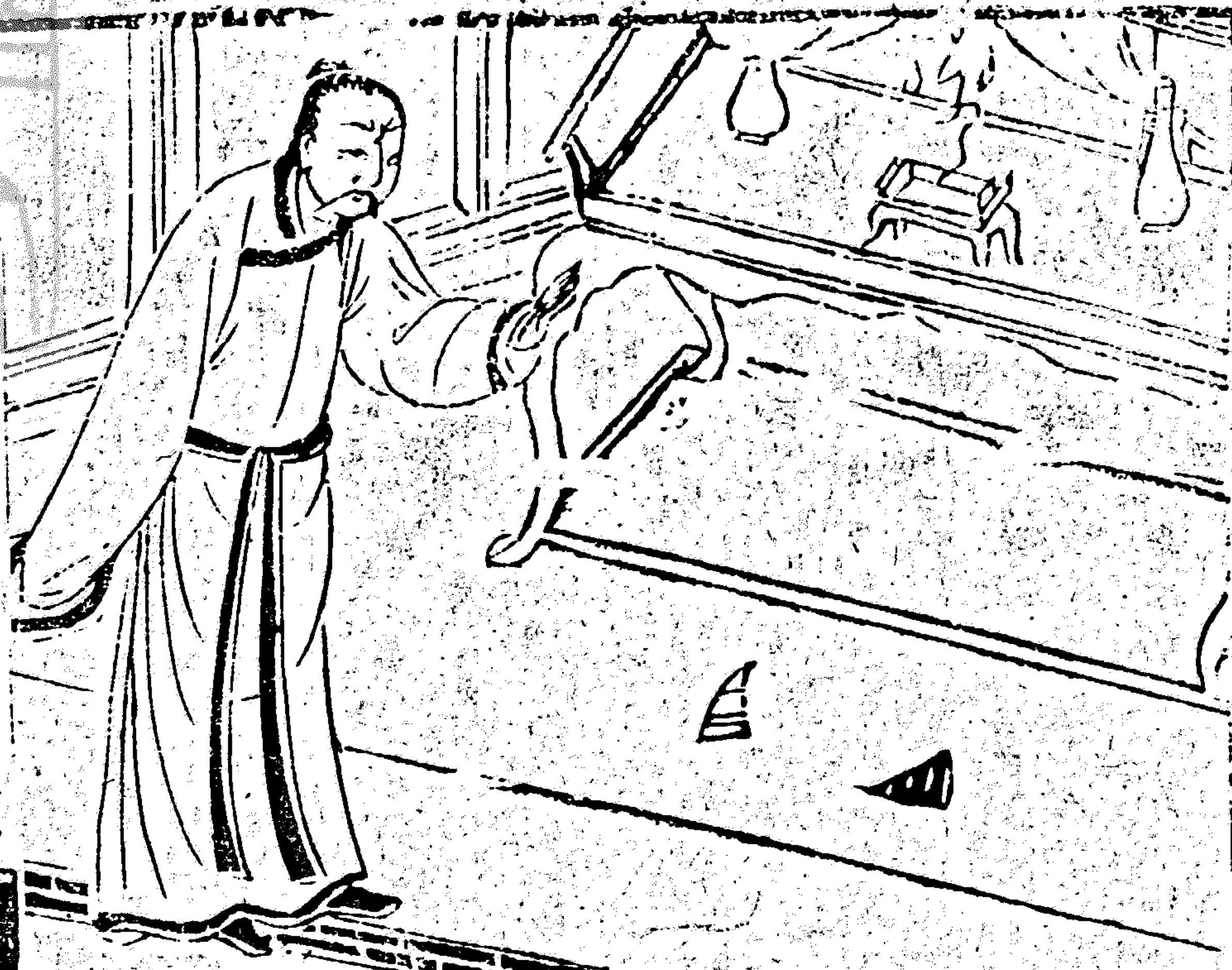


阿母吐真言

意問曰阿公為一家之主今日家中生此異矣乃自蚤至今不知何在是何其心之寬也吾將宵此索而焚之使人耳擇居鬼無所附免使人鬼褻處成甚么世界言畢即作向厨下取火狀姑急隨入細語之曰阿公正去張家山請張法師晚纔到家鬼魔可無幸矣汝何燥急為猴惧其給已乃復笑之曰恐阿公老無定見兇當自生婆曰不允汝再去恐妖生疑心吾相議已定今晚他沿途布起天羅地網任他凶妖惡



張公求佛箬



黃毛思巧謀

怪頃刻立押豐都猴知其此乃曰阿婆可  
速治酒食以搞泛者勿待臨時人衆不便  
婆即向厨下大脩酒食猴尽飽之心中自  
想此去張家山有三十里諒必近晚起程  
二鼓纔可到吾至晚静可将彼娘輯入山  
岩之中即此為洞以為久長之計不想張  
法師即時當垓啟囑求一箬譜云  
陳子之家 毛公為怪  
速則變小 遲則綫大  
法師即時沐浴起程將近陳庄有四五里

張圣將臨到



毛公已走離

許日尚未西墜法師曰今尚早恐妖知之  
而逃且略團聚片時黃昏可矣阿公可先  
回打听万勿漏泄猴見阿公未作意向厨  
下去問阿婆上告以如此上猴心想事  
不可濟即將一家尽迷了番身一躍望西  
而逃法師去家見中迷不醒知机泄妖逃  
乃以法水洒醒中人以符典之鎮宅即收  
拾兵馬而回陳公脩礼物贈送之一家遂  
得安寧欣忭不已有詩為證

世代陳庄一老農 含哺鼓腹慶時豐



法師施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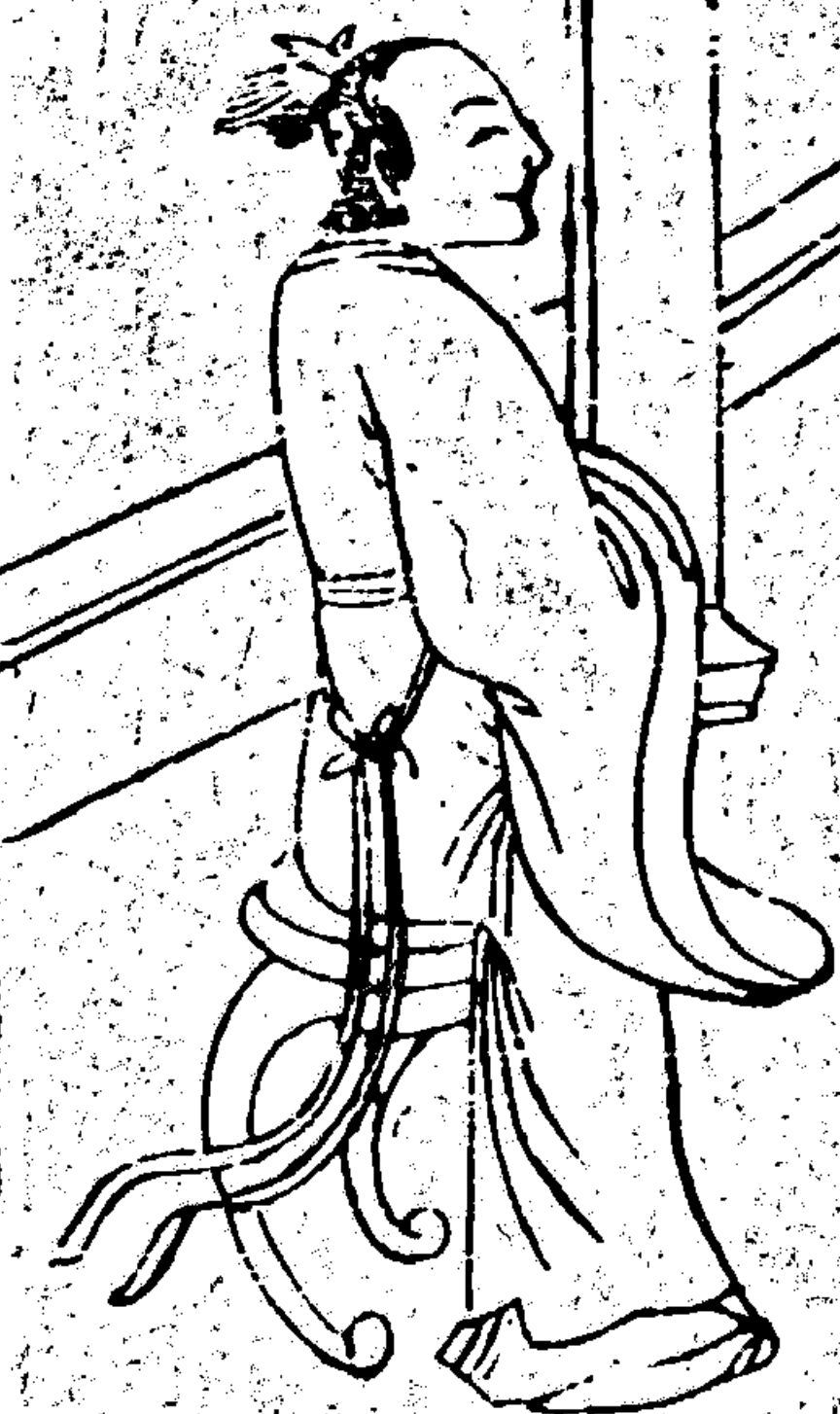
凡士定凡心

淫妖倏忽後空作 歆火須臾平地焚  
僕子同堂難折办 阿妻對面不相逢  
降魔原有真師祖 張公自此法名聞  
第五回 玄真女別親下凡  
北天妙極星君自女玄真求伏之後朝夕  
思憶一日夫婦並坐于堂夫人問星君曰  
頃者彼妖為孽吾女誓欲除之虔誠拜伏  
敦篤傳真心匪石而不可轉氣浩然而不  
可當去將數月音無半紙令人心如懸旌  
意似騁馬星君曰願發于人順從于天吾

親思室內



一女轉家中



見素心定靜此行此得无量之旨諸天只  
在前頭吾兒歸于悟後何疑何慮之有議  
論未幾忽見直乘一馬隨行一侍女欣  
然得意而歸守門者傳報星君上正欲  
命甫出迎真已到堂前拜伏言曰兒別親  
從師雖非無事遠遊弟魚雁之傳不為不  
疎晨昏之事不為不曠論罪則有望恕惟  
親星君與夫人起而扶之曰吾兒心存濟  
世志切仁民惡妖孽如鷹鷂之逐鳥雀樂  
聖教如赤子之慕慈親仁人便是孝子服



星君迎愛女



仙子祀觀音

勞奉養未足為孝也其由是起而再拜禮畢侍立親傍星君問以去後之事何如真語以王母孕育之元觀音傳授之法一言之星君曰如兒所言父母有再生之恩慈悲宜終身之事見物如見父可列香案將盒祀之于上以尽事師之禮當時燈燭輝煌香花馥郁拜已畢矣礼斯成矣有西江月為證

朝伏去自西天 傳法来于南海  
脩為只在此心專 何謂无量壽岸

梳妝于閣內



足馬周流四海

一盒藏盡乾坤

泛斯苦海有慈航 世獲安寧景象

玄真自南海一歸數日之內只在清虛堂坐一蒲團一日晨起梳粧整理衣裳已畢即向堂前請出夫人跪稟曰父母壽考維祺介尔景福兒女之樂莫斯為大第人生既非鹿聚處世必不匏拘天下有道固不與易載胥及溺亦當亟接兒向之疑懼者為妖忘食者為妖遠親遠游者亦為妖今妖未除民遭塗炭乃坐視其困而不之一

請母出堂前

天妃出像傳



誓志遊凡世



矢心除怪妖

救不其前後為兩載人乎好救世而喪失  
時可為智乎兒欲暫離膝下周流中界遇  
害則除逢福則造願以所學者見之施行  
此生平之宿願亦天下第一等之樹立願  
吾母賜不孝之罪而許之兒願畢矣夫  
曰吾兒所欲遂之志吾已知之所欲行之  
事吾亦願之第陰陽不一其路神凡大異  
其氣汝既為陰也神安得復為陽也人既  
一受凡也氣又安得復行神也事勢不双  
能事難齊濟况吾惜汝如珠恃汝于杖親

辭父離上界



別母下塵凡

在天宮兒遊凡界隔則為星洲之隔別則  
為永世之別無事思之而不可見有故召  
之而得來母恨無了子情何如真拜拜言  
曰是子之事父母也晨昏不離孝也東西  
南北唯命是從亦不失為孝也母有不忍  
離子之心子豈有離之意但見素諒吾母  
愛民之心甚于愛子故兒欲事親以志而  
不歡事親以迹也夫人曰吾試思之真曰  
天下事一決無二決三則思意起而反惑  
矣夫人曰吾不忍離汝即汝父不忍離汝



慰兒留紫闕



托母意示觀親

不有甚于吾也吾且告之得其意之可否  
以決從違汝且歸清虛堂去真仍囑母曰  
望母善為辭焉倘父有不欲與去之意母  
力解之母曰吾已知之真由是辭母入清  
虛堂自咏一首云

母心之愛

子忍舍也

我心之堅

無可轉也

鞠育劬勞

非敢忘也

輔世庇民

乃所願也

夫人別玄真歸後堂悶生沉思歎不告恐

安女入靜室



星君到五堂

拂女之願歆告又不知星君之意何如告  
之而後則不能安女身告之不從又不能  
安女心踟躕未決適有一侍女凌房言曰  
夫人上上何見不定濟世利物萬古揚名  
父母之願天地之心夫人曰言之是也適  
星君出講道而回夫人迎之于堂茶禮畢  
夫人言曰頃君出論道亦有何所得而歸  
道教多門諸友所論或宗虛无或宗恬淡  
或主寂寞或主无為獨有普濟星君所論  
濟世之道謂道若皆以虛无恬淡寂寞无



星君談道教



命嬪把言箴

為為上則天維何以張地紀何以理亦何  
 所稱為幹天旋地大都出世濟世濟世出  
 世此其道也此論甚當吾心甚合吾意夫  
 人曰星君此心何不見諸事皇君曰吾在  
 鎮守之哉典敷布者不同也夫人曰利不  
 允皆自已出以及人為恩今君坐鎮一方  
 故不能越樽俎而代庖今有女玄真心得  
 真傳志存普濟何不遺之遍遊中界則彼  
 之造福于民是即君之造福也民受彼之  
 福是即受君之福也星君曰吾女也其合

命兒來指路



教女往投胎

諸夫人曰濟民公心也愛女私心也不可  
 以私而害公且女意已決君無阻之夫人  
 即召玄真出堂玄真拜言曰兒自叩伏以  
 來係四海安危于一身視生民禍福在一  
 已恐遲一日則民多一日之憂早一日則  
 民受一日之賜願父母有命兒當謹從星  
 君曰吾挽其母已熟議之但不忍舍汝矣  
 苟汝志既決當順所為吾聞天氣生于東  
 南而成于西北觀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有  
 林長者其家多行陰德事安人蔡氏懷孕



真身離紫闕



弥期尔可往投其身以應東南之生氣其成功則在西北矣真丹拜丹謝胸藏一盒騎其鐵馬向吳化投胎而去有詩為証

誕產自玄天

庇民意已堅

精英弘毓孕

法力廣無邊

不羨逍遙樂

何嫌塵世煙

親帟泣一別

徹迹遍埃垠

第六回

玄真女與化投胎

玄真女一別双親即離了玄宮轉過北天門守門將吏盤之曰何方神女來從何來

一意向甬陽

神將攔道路



天丁問姓名

去後何去頭聞所自以報上帝真對曰吾乃北天妙極殿星君之女玄真是也親授觀音之命欲有事于中華假道于斯望執事轉達上帝路次步忙難以札見語畢策馬前行將吏不敢阻當直繞離天門頃刻間覽燕齊之勝歷吳楚之大觀西履羊腸嘆巴蜀之崎嶇東瞻汴野羨閩越之膏腴入自閩關則見武夷據上游之勝劍浦截萬派之衝迨至大州五虎南朝白鶴北流開元為祝聖之場鼓山羅揭曉之案整



遍歷于天下



周旋於八閩

整雙門出入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元魏樓  
絲綸閣下文童靜鐘鼓樓中刺漏長訪神  
姑于烏石之傍謁文昌于鰲峯之上底迴  
雷之不忍去云命駕三山始馳驅江南下  
渡之野駐蹕大田繼優游橫路崇嶺之區  
石竹碧山乃天造之奇觀九鯉大湖成地  
設之勝境一望江口福莆之界限攸分倏  
履涵頭莆陽之景物如昼觀達觀矣止可  
止矣真乃召當方土地而問之曰吾奉上  
帝王勅觀音懿旨為政九州行仁四海善

真文乃社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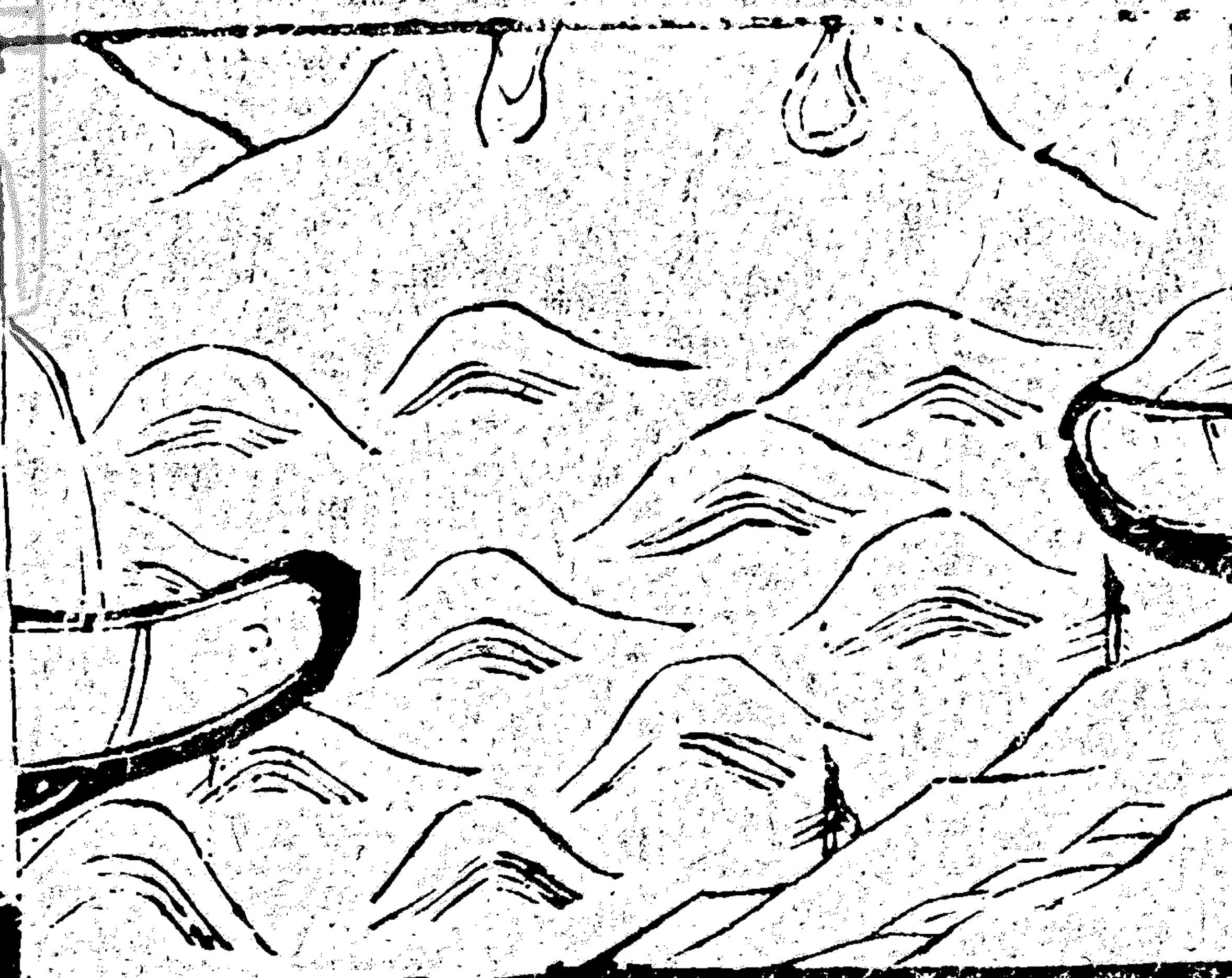


土地報城隍

無隱而弗彰惡無纖而弗殫正者不蒙予  
庥邪者不遭予奪貶禍福不差是非無爽  
汝既為土地乃守境之正神凡諸境內陽  
之為善為惡陰之為正為邪皆在掌記之  
中此其職也當一一明言以便按察土地  
聞是王帝天使即再拜稽首俯伏于地言  
曰小土地叨蒙王帝差守此土凡陰陽善  
惡邪正之類逐日按其行事之實申聞社  
令轉達城隍遂付于直日功曹使奏于皇  
天上帝縱觀此地西控壺公東望渤海南



詢咨河海事



答對浪波凶

接清涼之境北連五馬之峯自數十年以來風調雨順境治民安近自數月之前有一凶孽不知來自何方潛于東海以此風濤日作海內不寧商漁沉覆者無慮數千家旬月定靜者不能三五日水濱居民苦之雖日祈禱而有不免焉者直聞之仰天嘆曰天何困此一方民乃使妖孽而突迫處此也固謂土地曰汝為一境之主何為不能驅除此惡出境以安居民乃坐視其民之死而不之救于汝職分何土地叩首

妖怪頻為害



玄真甫托生

言曰水陸各一其司其所職者陸也如有奸邪內侵其所得而禦之也其之所不獲者水也即有巨奸魁惡其所得而知之也真曰近何如土地曰統三日之前尚于南莆之南涓州之北俄頃風波覆沒商舡數十隻幽魂葬于魚腹怨魂塞于穹蒼真曰無救護之者土地曰雖有欲救之而不能者無有能救之而不欲者真乃嘆曰吾自碧苑觸心至于西走南奔為此妖故也離聖入凡為此妖故也予親重隔為此



神把簿書進



真將善惡查

妖故也正恐尋之不得其踪見之而不知其影今既見之而因縱之不如無見也乃問土地曰汝所轄境內居民有若干孰為積德累仁孰為橫肆無忌孰期將產孰懷孕數時可詳言其實以憑稽查土地稟曰凡茲境內或有德或無德或將產或未交謀已值日簿書客進案下以讀尊裁土地由是退入堂內急取善惡簿書并年月日時簿進進于真上一上批閱之見簿內所書有城南林長者孺人蔡氏齋素虔誠

社令迎真女



城隍護聖人

布施不吝功日積而日崇德愈脩而愈厚蔡氏懷孕將期當生書于真乃命土地通報社令使報城隍明日乃三月廿三當于子時日吉時良可盡率境內大小神祇統領部下所屬官將至期各到林家前後守護以聽分發施行土地應諾即時具牒申報社令社令知有真人降凡急差土地先報城隍隨後親見計議土地得命運步去報城隍上忙整衣冠升堂左右分班終畢社令已到衙前通報入見令稟曰今日



神祇齊擁護



將卒維持

有北天真人奉玉帝并觀音菩薩旨意降  
允顯聖護國庇民明日乃當于廿三辰時  
日吉時良投胎于城南林長者家蔡氏夫  
人之身差命通境大小神祇各領所屬官  
將臨期到家守護以聽分發施行令既奉  
天命不敢沉滯敢振太尊乞賜裁奪謹如  
命行城隍乃言曰既是玉帝觀音之使敢  
不尊奉但分隔尊卑不得齟齬今晚令令  
戕吾民吾守各以期至毋悞為上令應訥  
而退真人以分發土地去各城社傳報後

布灯分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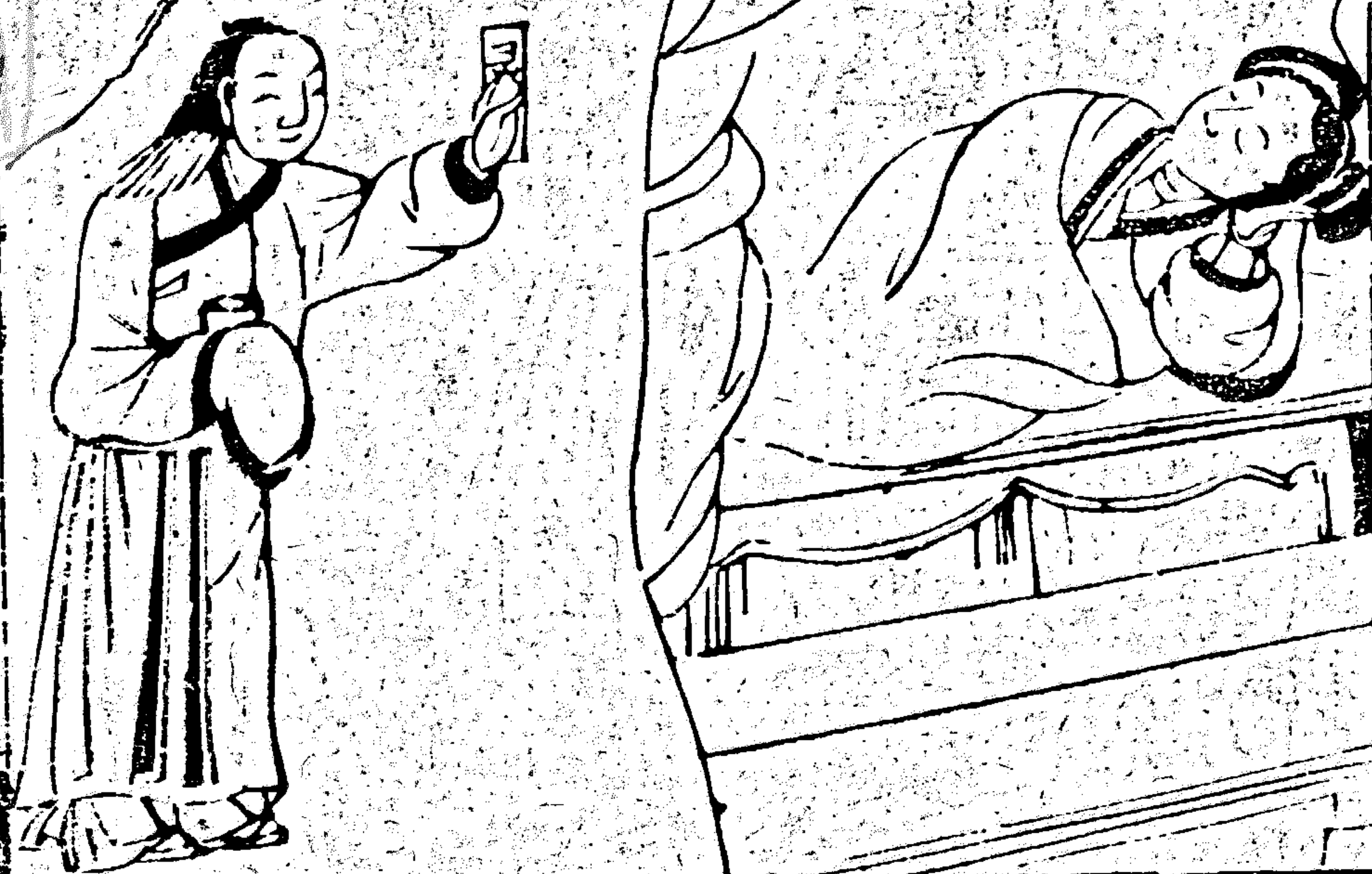


步斗按三台

乃分付隨行護法諸將今晚戌亥時當  
不着七星臺上列七星燈用八七六十  
四人分立八方各執旗幟色應五方以備  
親臨諸將領命去後時天已晚真即命取  
清水沐浴已畢即時登壇演破穢經誦定  
心呪步斗行罡將已元神收藏仍將觀音  
所付圓盒着之右手由是望西再拜稽首  
揚言曰臣玄真奉帝之命受佛之旨降生  
茲所乃月之三日古之辰時恐奸邪傍窺  
側視帝其殫諸佛其殫諸仍再拜畢立召



先把靈符淨



後將精氣投

境內諸神經到林宅左遶圍三右遶圍三  
用法水除氣靈符破穢夜當子時真人遂  
直入林長者堂坐謁其祖考遂轉入卧房  
祭孺人睡尚去真取其凡胎寄生別母  
自攝精化氣入胎中孺人夢見星輒醒  
震動不已呼林公覓時母女已產美房中  
靈光耿上照耀如日異香馥上久早不散  
家人大奇之欣忭不已有詩為証

勿謂功無果

須知善有緣

林公宏布施

蔡母雅齋贊

宅生奇女



莆陽產聖人

靈光昭堂屋

馥郁徹芳簪

何物寧馨種

真女降玄天

第七回 魚蝦蟹大戟東洋

那日浪磯三戟鯉精勢屈力窮大敗而奔  
奔至百步之外見後追兵不至喘息少蘇  
乃見一牛吟即歆慧其中衆親耐出視之  
見其奇貌怪形遂閉門不納鯉厲聲叫曰  
吾是四喉大王今歆周遊南北兩海途經  
此過汝這些小厮不能遠出郊迎固乃尊  
駕至境猶不知札接何無理之若是也可



鯢鮒言小國



酒錢妖王

逐開門盛脩牛酒，人為接送之，且免觸犯。大人赫怒，一加爾無，幸矣。小鮒聞其聲，如雷，斗告于鯢曰：「吾聞之，小固不可以敵大，大固不可以敵衆，衆固不可以敵強。今強大在彼，弱小在我，雖衆寡不一，敵不勝也。不如開門延納，特以牛酒此上策也。」鯢忿然作色曰：「長他人之氣，滅自己之威，是即鮒之謂也。」吾方雄據一跨，跨視隣壑，所向無敢當吾鋒者，豈有逢一孤鯢而遽屈之如自立何異？日亦其奈隣壑笑何？雖彼

不知自小國



強要敵大人

大我小，彼強我弱，然彼寬我衆，彼之長技，二我之長技。吾聞有惡彼惡彼，有其二而慢其一，或可率大鯢。小鮒老弱者，年守四門，選其丁壯者，背城借一，濟則先王之靈也。其不濟，即以死繼之，何辱之有？何憾之有？鮒又泣諫曰：「盡吾國之廣，不容其一足，合吾國之衆，不大其一指。今欲與之敵，是所謂螳螂怒臂當車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正計議未已，鯢俟久，腹飢，怒起，大怒，將足一跌，其跨已陷，可憐大鯢小鮒，及為粟。」



蛙鼓喧天鬧

爛美即欲進而據之不知左足一入右足

已綫乃自嘆一首云

步初之丘

含車不客

牛蹄之吟

吞舟不生

身無所立

勢將安張

我匪所聘

促亡四方



魍魎妖心貼驚

吟罷復奮力前行不上三四里許見一陌  
拜其中鼓聲喧天魍魎着一驚以為伏兵之  
擒已也急趨過之見其中安然不動並無  
人馬出入仍回身視之乃知是蛙也魍魎乃

貼大身旁魔



心高命蹇述

罵之曰這無端小虫何故白日紛上赫得  
我魂飛魄散正所謂風聲鶴唳蟾蜍蛙聞  
其唱聲震之乃出視之見其四口合上齧  
跌于水蹶泥沒跡不敢出頭魍魎不得與之  
言乃進前微聲謂之曰吾乃四喉大王是  
也為因昨日與海若戰敗意欲求救于大  
國為復仇之舉不知此處有何國最強明  
以教我不忘厚報蛙王聞其語卑氣微頷  
為衆蛙曰此人可說不可激左右有長于  
言語之科者可出應對使之遠離此土得



經怪投大因



姓卒說妖王

保吾境內無事異日重賞有一蛙身披綠袍頭帶金盔挺身出曰臣願往之以免王憂遂出與鯉相見乃從容言曰大因明王英雄古之無匹齟齬小取中邑之所不齒且壤小國貧眇物不腆不足為從者犒王何辱命之有鯉聞言嘆曰十室之邑況有忠信誠哉是言也固問之曰吾日東敗于海柰勢孤力竭不能為復仇之舉望諸公扶弱持色倘得升騰為活富貴我之蛙復言曰某國小力弱不能交兵秣馬為王自

逃脫東洋難



敬往小天地

當一陣王之所明知也此去五十里外有一大壑名曰小天地其中池主能呼風喚雨驅雷使霆且其雄馬壯大王若往投之以哀辭求救彼必歡然樂從仇必可復矣鯉一聞其言不覺大喜即辭蛙欣然而去蛙王知之即命設宴大犒其臣將有詩為証

天地本一指

黑子境亦寬

挾腋恒多趣

沒耐有餘閑

偶適幽人過

驟聞心胆寒



忙上奔列國



倘非蛇口使

安得樂盤桓

蹙口聘殊方

那鯉得蛙之言雖當疲困之極不養精神  
百倍奮力前行遠上望見高山壁立萬仞  
脩松團列千株中一大壑汪上數頃澄之  
不清撓之不濁心意其為頃者如蛙所言  
是也佇立久之並不見人馬出入鯉生一  
計脫下衣甲徑入池中翻撓一場遂驚動  
池中大衆齊出視之見一惡形醜貌相顧  
大駭競取石擲之鯉即翻身登岸披掛已  
畢作局曲之狀向衆前施禮言曰其因失

電王欣作侶



鯉怪吾投机

據逃遁至此困疲極矣久聞大邦國富兵  
強故不遠千里而來願憐其旁而收之幸  
莫大焉衆回報池主上忙出殿前見其堂  
堂体貌昂上氣槩心中亦惧之一面盛陳  
牙爪使與覘之鯉望見其主堅甲銳頭不  
能濶步足縮上如有緣知其為奮心中暗  
喜曰此吾侶也若得相俦大事可濟乃近  
前忙施一禮奮忙答之鯉乃言曰吾失吾  
野與吾無所處不叫海若相欺極矣此所  
不戴之忿也以今覘于大王富強莫比若



邀党未東海



驅兵入大溟



命將征妖怪



受宣滅寇凶

肯馳驅東面誰敢為敵此創王岳伯萬世  
之一日也乃區上之一陳何拙如之輩為  
所激乃作色曰吾父有東封之志奈未得  
天時姑以俟輒知其意仍箴之曰時乎時  
乎不再來矣今不取後世不為子孫憂其  
願為一先鋒為大王前驅奮大喜率池  
中之衆即日率而行輒以為得計兼程而  
進次日即到東洋令人去下戰書海若見  
書急召諸臣議曰昨日此賊敗去今復聲  
援而來其勢必猖誰可當者殿下列出一

臣俯伏奏曰曩者左營建奇績平浪磯今  
日小臣亦願收一鼓于洋上王召視之乃  
右肅義統錦袍長鎗重甲大將軍姓金名  
魯者是也王大喜即登壇親掛其印因執  
其手謂之國治思良相國亂思良將非卿  
不足以當之大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將軍  
解戰袍首因再拜謝恩下壇即傳令所屬  
兵馬即日離營直次東洋那鱷見海若師  
來乃為奮曰成敗利鈍在此一舉觀彼師  
衆甚盛不可輕敵兵未與劇卒徒以俟會



再戰東洋海



大興缺甲兵

戰首知其有與國具米乃囑其先鋒段忠  
團魚曰今日賊勢頗大可分兵以敵之段  
先鋒可領一兵出其左團先鋒可領一兵  
出其右吾以大軍當之及其未定而鼓之  
可獲全勝矣魯首即命進兵金鼓喧天電  
即命鯉應敵鯉與首戰不上數合首力頗  
弱鎗法漸亂段忠惧其有失急驅長鎗手  
左出鯉精神大奮再鬥數十合團魚見其  
不勝亦驅重甲兵右出左右夾攻自午至  
晚殺得尸橫海塞血染水紅魚見兵中

小怪机何措



大軍勢已張

傷過半急鳴金收兵鯉丈單鬥數合見機  
孤不敵只得回身便走首驅大軍從之  
中所存者十無一二首大勝收兵而回王  
自出殿迎之大設犒勞兵將以次封賞有  
詩為証

一怪勢孤窮

再投集衆凶

其薛藏險計

輕信喪威風

堅甲利兵將

索頭畏尾洋

東洋經戰敵

致使覆全軍

第八回 四土精四海為尊



陽為孤窮屈



陰面不軌奸

霍鯉一敗奔走出數十里外始敢少息收  
拾其餘裝不上四五十鯉俱霍之怨已也  
乃假泣曰賤臣不幸身為僇辱乃使大王  
喪其大衆罪不容于死矣霍曰事已敗矣  
悔之無益今吾不能為汝助吾觀東海地  
廣國殷將多兵勁諒非汝之所能得志者  
也汝欲僥倖于萬一之勝徒自苦矣大夫  
夫以四海為家以子之才遨遊四海何所  
不容倘得一隅而據之十年生聚十年教  
誨二十年之外即可以治兵東向矣

早知為怪口



悔不從佛安

暫歸繕脩城池撫養士卒倘有機逢亦整  
一旅與子會于東洋語畢鯉謝霍而別霍  
復祇部下驍勇數十人隨鯉而去鯉感戴  
不亦也乃咏一首以別云  
本期一舉振威風 豈意橫遭破敗分  
可恨可憐還可恥 霍鯉自此各西東  
鯉由是別霍自南而去至中途悶无所依  
乃頌為泛者曰吾向者潛藏于碧池優游  
自在何樂如之偶行一不善之事自世其  
机遂使此走彼奔此逃彼遁无一容身之



小卒心中計



大妖國內殘

地吾命之窮何其至此極也申勸之曰天  
生大王于世不可常有今日之失所安知  
不為他日之得志乎大王無憂小卒有一  
計使大王取威定伯指日可成鯉聞言連  
忙問曰果有妙計何不告我倘得成功汝  
何愁不富貴乎那卒乃言曰小卒旧主有  
一契弟身長數十丈腰大數十圍無脛而  
能走无翼而去飛此去二十里乃其国也  
王若肯卑詞哀告彼必然出力相助乃繕  
治其兵馬一望而南功可立就矣鯉曰如

聊呈知己話



欲就魚窮謀

彼之不能容何那卒曰小卒昔尚奉命往  
來彼所知也今日若先入稱說彼必欢從  
鯉曰不亦善乎即時倍行數程將近其国  
命那卒先入其国王一見即問曰尔主有  
何見教故命尔來也卒稟曰某旧王近日  
有一心朋志大氣高每有混一四海之意  
柰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所以唯  
也彼今欲率寸泥而封南海旧主樂助一  
枝奇兵柰臨期疾作故遣小卒執鞭為先  
馬首仍使拜上大王倘得枝兵相助不惟



奸情深契合



新主即旧主亦受賜多矣不惟榮各亦且  
可得大利矣此国王乃是一紅蛇也一聞  
是龍心友即時出迎入堂叙茶畢乃問曰  
聞賢兄有事于南海此亦英雄莫大之事  
也弟亦素有此志但未得其人而與之今  
幸相逢可始終不忘弟願舉國之衆泛舟  
于矢石之間長驅南海席卷北溟兄特之  
弟角之何慮彼丈夫哉鯉曰今得賢弟何  
其相見之晚也遂乃口占五言一律以志

惡意重誇張

喜云

歌和明心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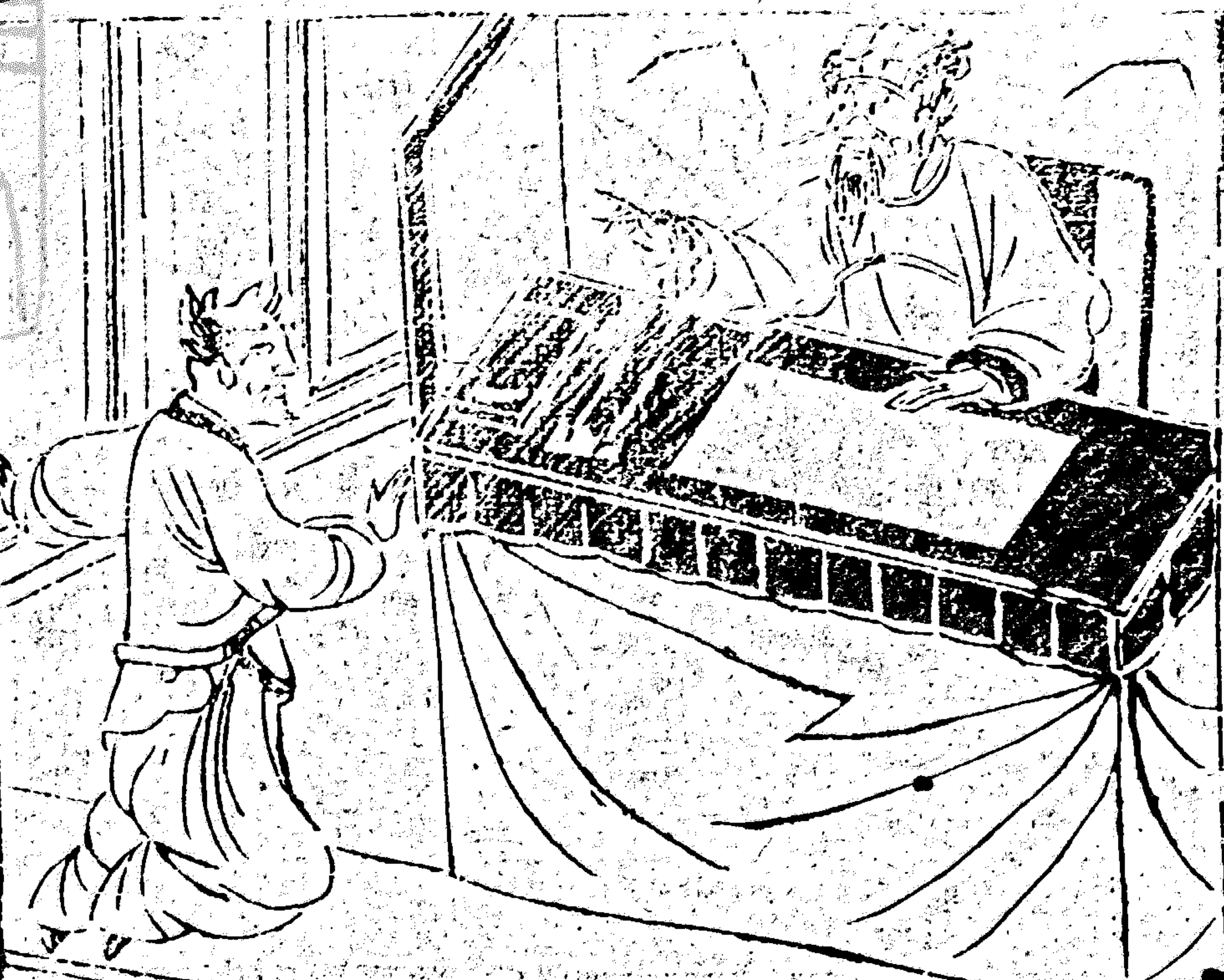


隨從助氣張

話為投機發 言因知己彈  
世如逢郢質 何見運斤難  
蛇亦咏一首以和云  
事臨機便發 音不可空彈  
以心如吳質 定伯亦何難  
蛇由是盡起國中之衆與鯉相隨而行將  
至南海三十里下營南海龍王巡邊戌卒知  
之速忙回報龍王正早朝群臣畢集未散  
得此消息遂問于群臣曰朕奉帝命守此  
一隅數年以來脩明內治講好外隣庶幾



國王聞報做



邊將喜成功

無事而即安未嘗執禍而速怨每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爭矣今日逆賊不知逆何而  
米朕實憂之且策無所出何以禦之有分  
守海南道兼督軍務事盧剛出奏曰臣  
聞兵法之無事而先動者為之驕兵驕者  
亡利人之所有為之貪兵貪者敗今賊無  
故而潛師掠境其心為貪其勢先驕敗亡  
無日矣何惧之有臣願領一兵禦之于海  
上以振國威以創賊氣王書曰朕有卿等  
何慮邊之不寧哉即命剛尽起國內大衆

蛇鯉机未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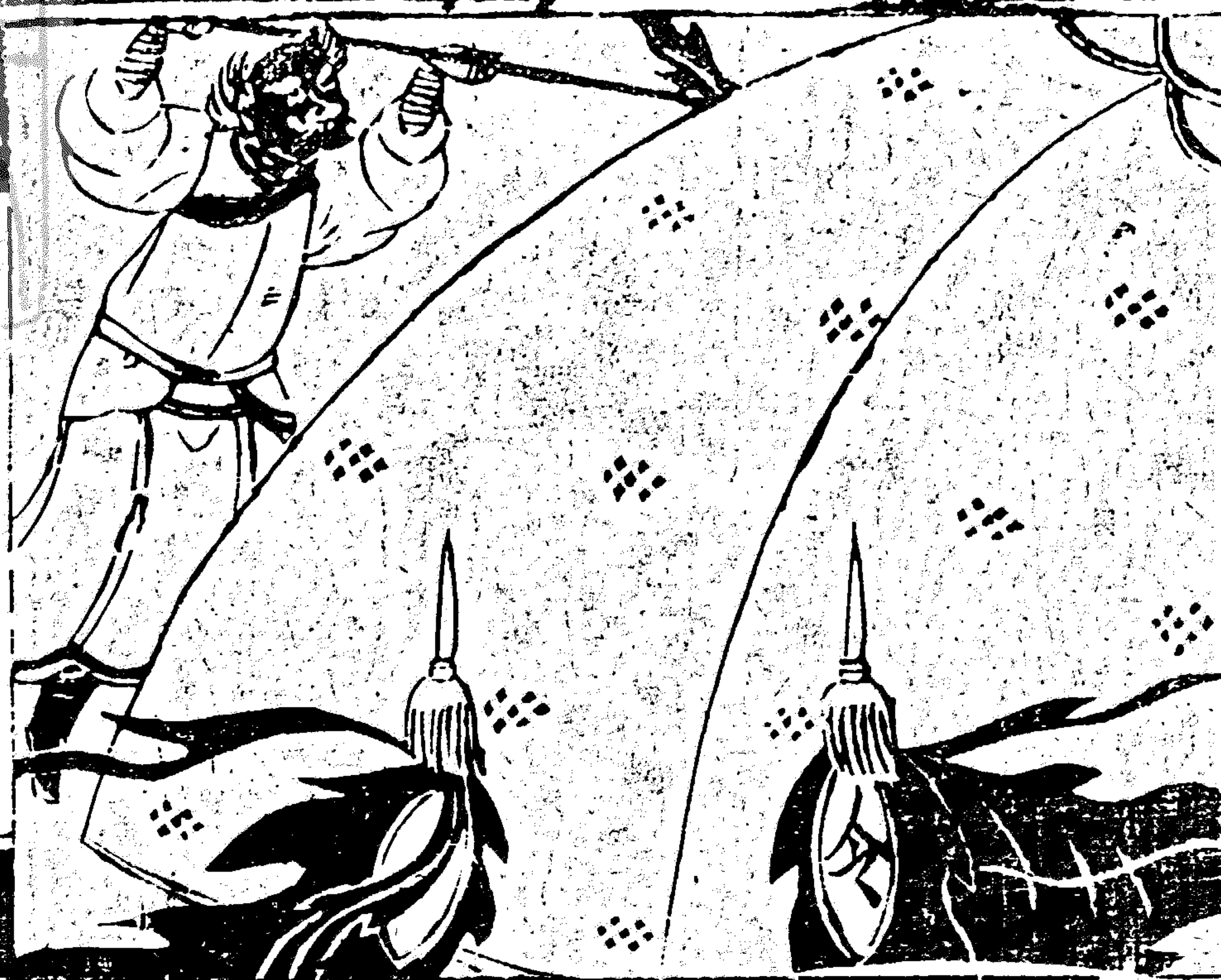


鱸鯊計已成

向敵營而發鯉聞知大師已到乃與蛇議  
曰今日吾兵新到氣力稍倦且休息一日  
俟明早分為兩隊迭出彼軍雖衆可以奇  
勝矣蛇曰此計甚當遂不出挑戰剛差人  
下戰書批回明日洽兵相向剛對衆將曰  
賊今日之不戰其意何也有一青沙先鋒  
挺身言曰賊今日新到乃是氣力疲散而  
不敢戰某有一計可使賊束手無措可遣  
一人佯為求和以示其弱使彼不吾防今  
晚三更某願一枝兵直到其營襲其不備



奸惡遭愚計



大師建奇功

掩其不意則賊可虜矣剛大喜即差人講和鯉蛇相諒曰吾父聞南方風氣柔弱今其情立見是晚遂不復備青沙盡選其精銳之兵三更直搗其營金鼓一齊大發聲震天地鯉蛇睡尚未竟亟急呼醒不知所措營中自亂鯉蛇僅以身免至次早人報鯉蛇直奔北青沙言于剛曰今日賊敗勢劣不及以時殛之恐彼羽翼漸長為禍異日無勞大師某願丹領一兵會北海之衆及其未定而夾攻之彼必無逃生之路矣

窮寇遭追騎



勝將遇會軍

此一勞又逸之長策也剛以為然即傳令先鋒青沙帶銳卒二千追之次日即到北海鯉蛇正苦無安身之策聞追兵已至欲議敵之青沙一面差人挑戰一面差人去會北海龍王上見說即令大都督鯉將本部兵馬與青沙合于一處將賊團圍于中鯉蛇見勢孤不敵殺條血路而走兩海大將各收勝兵而回本國有詩為証

一怪橫為孽

流兇布海濱

此逃復彼遁

氣折且心驚



家中神女產



室內純禧延

教家能以道



課子欲希賢

東南收奇績 西北建元勳  
原來邪不勝 惡自與禍隣

第九回 玄真女機上救舟

林長者自產女之後景福弥隆純禧益茂  
歲豐時若登盈恒裕乎金穰物阜人康熙  
睥均和于玉燭輦宗宙于有永延壽考以  
無彊駒隙易過女年不竟十六自幼至長  
薄嗜欲寡言笑遊于凡世之中而不染塵  
世之氣性好祀觀音菩薩乃繪一象朝夕  
拜長者一日壽旦男二即同女為慶賀飲

畢長者頷為其男曰吾欲題一聯于門首  
二即曰是何聯長者曰出門須求三益友  
入戶願聽四佳聲二即又問曰所謂三益  
友者無乃即孔子所論友直友諒友多聞  
是耶所謂四佳聲者兒所未曉願聞其旨  
長者曰汝自幼不好讀書今日乃知其面  
墻矣吾語女四佳聲者人家之中不可無  
讀書聲不可無梳杼聲不可無小兒聲不  
可無雞犬聲今三益之友吾日奉教于諸  
君子庶幾無憾而後即安四佳聲之中吾



深愧佳声少



便教篤志多

家且有元半焉二郎又曰何以謂有元半  
長者曰小兒鷄犬之声二者吾家之所有  
讀書機杼之聲二者吾家之所未聞此吾  
所以欲書此聯于門也其安人言曰聞云  
養子不教父之過養女不教母之過今男  
年十八女年十六延師之責君實任之攄  
杼之教妾自當之長者曰安人之言是也  
于是遂以二郎送入社李從師安人在家  
朝夕把女工之事訓誨其女上亦無不精  
巧一日是八月十五日安人坐于後堂召

命女勤机織



專心緝綿經

女而訓之曰經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謂  
先攄而置維者其事預後時而愴惶者其  
計晚十月霜降始寒今已八月當此之時  
于錦綉之事乃可畧停紡織之務不宜少  
緩女唯上從命即向房中尽収其針綉之  
具一心務于攄杼乃自咏一首云

經緯泛心起

袖攄隨手成

勿羨天孫巧

全憑就裏明

咏罷遂向攄房就織至午後是日狂風大  
作驟雨滂濤百步之外不办牛馬女忽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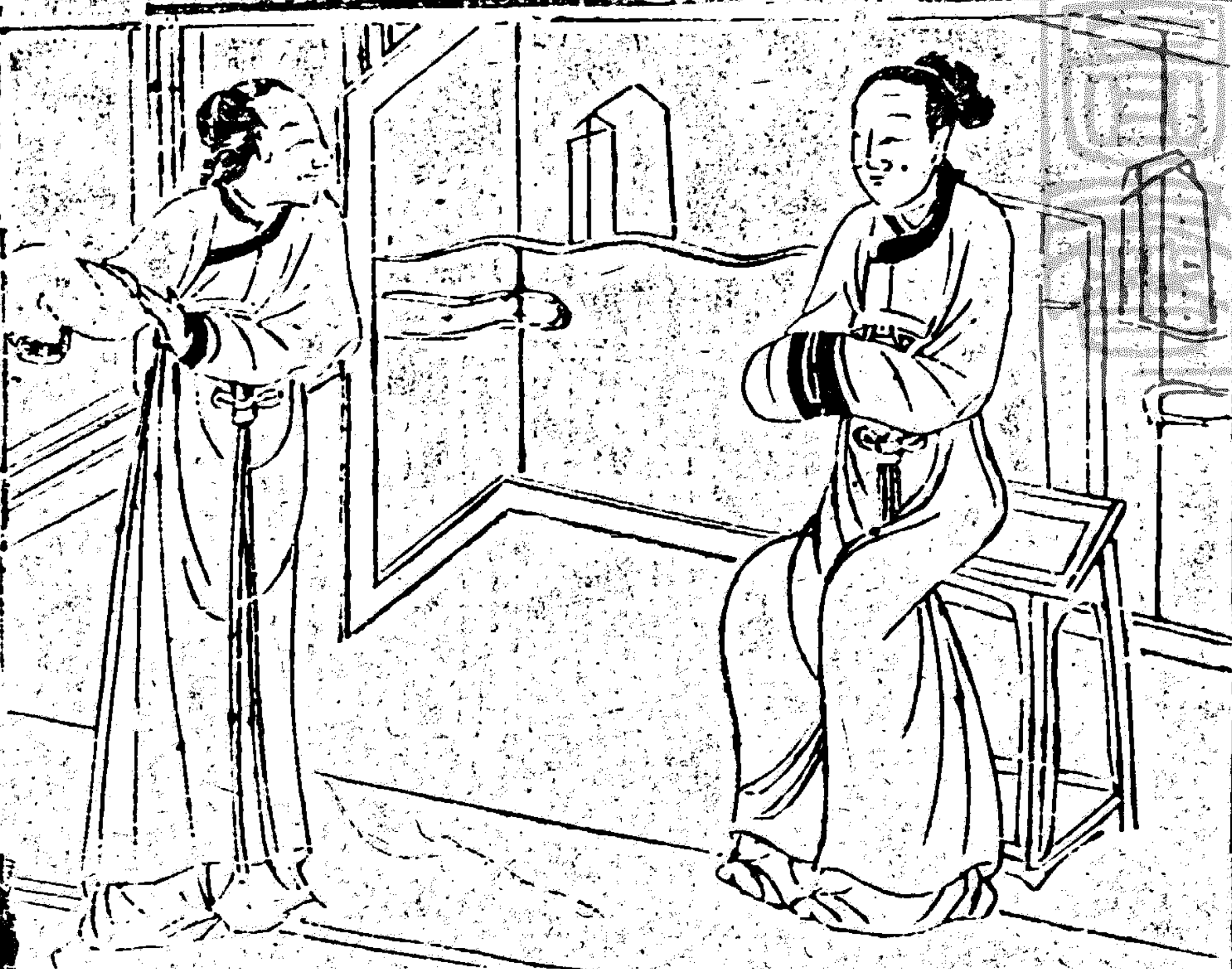


机上逢精閑



海內把舟扶

侍女心中恐



地堂意內驚

枕上睡去轉見那魍精在東洋作怪見有  
 四五商舡經過起風作浪欲沉沒之真見  
 之急取手繫盒兒化作一小舟乘駕其所  
 魍見真來奮武揚威與真開法原來以魍  
 熟聞經呪真百千萬劫擒之而彼亦作百  
 千萬劫解之自午至申真雖不能得魍之  
 服而魍亦不能為舟之害真心思曰向者  
 觀音告我魍逃得其方害未易除然終未  
 有正不勝邪之理也因再誦真言大步罡  
 斗魍稍上遠去真見魍旁即欲乘虛擒之

彼風浪滔天五舟幾覆真急回扶舟魍知  
 不欲遽去真一面開魍一面扶舟身在桅  
 上如醉如迷且動且舞時有侍女在傍熟  
 視父之心驚又不敢呼竟見愈久不止不  
 得已趨入後堂稟告安人安人聞言急至  
 視之見其輒起輒伏舞動不休心疑其有  
 怪乃言曰此女平日動靜舉止畧不近凡  
 情吾心疑之不意今日見之遂近前呼其  
 名而撫其肩少頃才定始開眼以視其母  
 女輒曰兒已薨矣乃嘆曰第今不得使兒



忙被驚呼醒



將舟放沉

成全功于天下矣皆侍女之過也母問其故女荅曰頃者有一妖鱷于南日之南渭州之北吞噬商舡觀音菩薩命兒往救之兒與鱷闘法自午至今鱷精神稍竭所有五舡兒口含其一兩手兩足共持其四正將到岸之頃為應母所呼口放其一四者隨身登岸一者已沉于水矣母曰是何言也女為陽人安得妄言神事恐遠近人聞之以為吾家不倖妖女長于閨中今後切宜戒之女曰非兒妄言兒頃者歸尚遺一隻

神魂遊海代山



夢寐救舟舡

繡鞋于水邊石岸之上舟沉沒者人貨飄流水濱其四者已灣于瓠杓灣內此有明証母如不信曷使人覘之其母告其父曰人家產女無非魚像奈何我家產女獨此怪異父問其母上告之以如來上果有是事亦不可謂之不祥即命人往覘之果見海邊人等爭拾飄流物件者有數百人有一人見一綉鞋在水邊小石山石之上水至不沒水退不流歎以手取之重投不起聚數百人觀之以為奇異彼四個商



人民知圣女



舟幸得無事者皆相告語曰吾頃者于風雨陰暄之中恍見有一神人尽力扶持吾舟始獲免覓者回報長者具女自是之後漸上不食人間煙火凡有風濤浪作之時輒向觀音佛前頂礼誦呪父母亦知其非凡女也置一淨室居之有詩為証

閨中一女人

台脫自天神

凡塵遊不染

慧性保常惺

經緯成梳上

功勲布海濱

閩粵南一派

從此著威靈

商旅見天神

林家求配偶



第十回 玄真女涓州化身

陳宅議婚姻

林長者見女年漸長遠近求親者不置卒亦未有許者一日有同鄉陳族世代科第家聲甲諸莆陽聞林公有女已長敬遣一媒款約秦晉之好長者乃請出安人相議曰孟子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今吾男大已婚女長而未為之擇嫁吾與安人為父母之事未得盡矣頃者陳族遣使議姻以予覩于擇配擇族之說况無有出



敬托隣家母



生諭鉄石人

其右矣吾意欲許之第未知安人之意何如故特謬之安人曰書稱繫降易首乾坤詩起關雎則男女之倫古人誠重之吾所慮者兒女自幼而長頗不涉人間之事恐其不能與世緣為偶吾當請隣姑私探其意向何如然後可受聘礼長者然其言遂命侍女請過隣姑安人告之曰小女年將及笄未遂相攸之願第此女性僻不諧似無人世之意無探之而不得其音轉探之而轉不得其音教誨之道是父母之可行

姑犯三綱語



真將三典論

于子者也若此之事是父母必不可行于子者也朋友可以語言通望尊姑徐啟以言密覘其意尋其可入之機而諷以綱常之義倘受教矣姑之賜也敢忘報云姑曰人性同則情同豈有為之人而獨無是情者乎以父母之命而詔其子諒未有不信淺者即辞安人徑入淨室時女方獨坐一蒲團收視返聽一見隣姑至遂起而叙礼畢坐定姑問之曰賢姪女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也女荅曰



任後論今古

難論一堅貞

心思救難



片志欲行仁

聞之云至道之精竊上冥上至道之極昏  
昏黑上以此觀之則用才者必為才所障  
任情者必為情所纏垂才滅情而逍遙于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此其道也姑聞其  
所言者皆清虛之旨寂寞之談欲以世人  
之語入之乃箴之曰賢侄女未孝礼乎天  
三綱五常礼之大体三皇不易之而治五  
帝惟順之而昌降而三皇下迨五伯此池  
同也此礼同也不寧惟是即賢而士夫君  
子愚而夫上婦上靡不範圍于此礼之中

頃觀侄女之言是必欲盡去三綱箴裂五  
常而後為快是何其生于聖人之世為聖  
人之氓而乃不道聖人之教獨不聞生乎  
今之世反古之道者災必及其身予于是  
於侄女有不取焉女答之曰道者無名之  
朴母礼為人偽之聚余方欲吸風飲露御  
飛龍而遊于六合之外姑乃以予為以拘  
拘也賦有云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  
我獨醒亦安能以身之察上受物之汶上  
者乎隣姑見其念言愈不可入無可致詰



隣姑微勸慰



孝女婉回言

但見其平日奉事父母至孝姑得指孝之  
端以責之以啟其悟乃復問曰即如侄女  
所言天下惟道為至貴人身惟得道為至  
寶以予聞之人生百行孝道為先今汝惟  
言孝道顧乃違父母之命而不順拂父母  
之意而不從是則于孝道盡乎未也不能  
盡孝而妄言大道無乃道之所道而非吾  
之所為道也女性至孝一聞隣姑孝之一  
言乃謝曰嚴慈之命非敢違提命之教敢  
不遵也但所謂孝者不以其迹而以其神

安人頻修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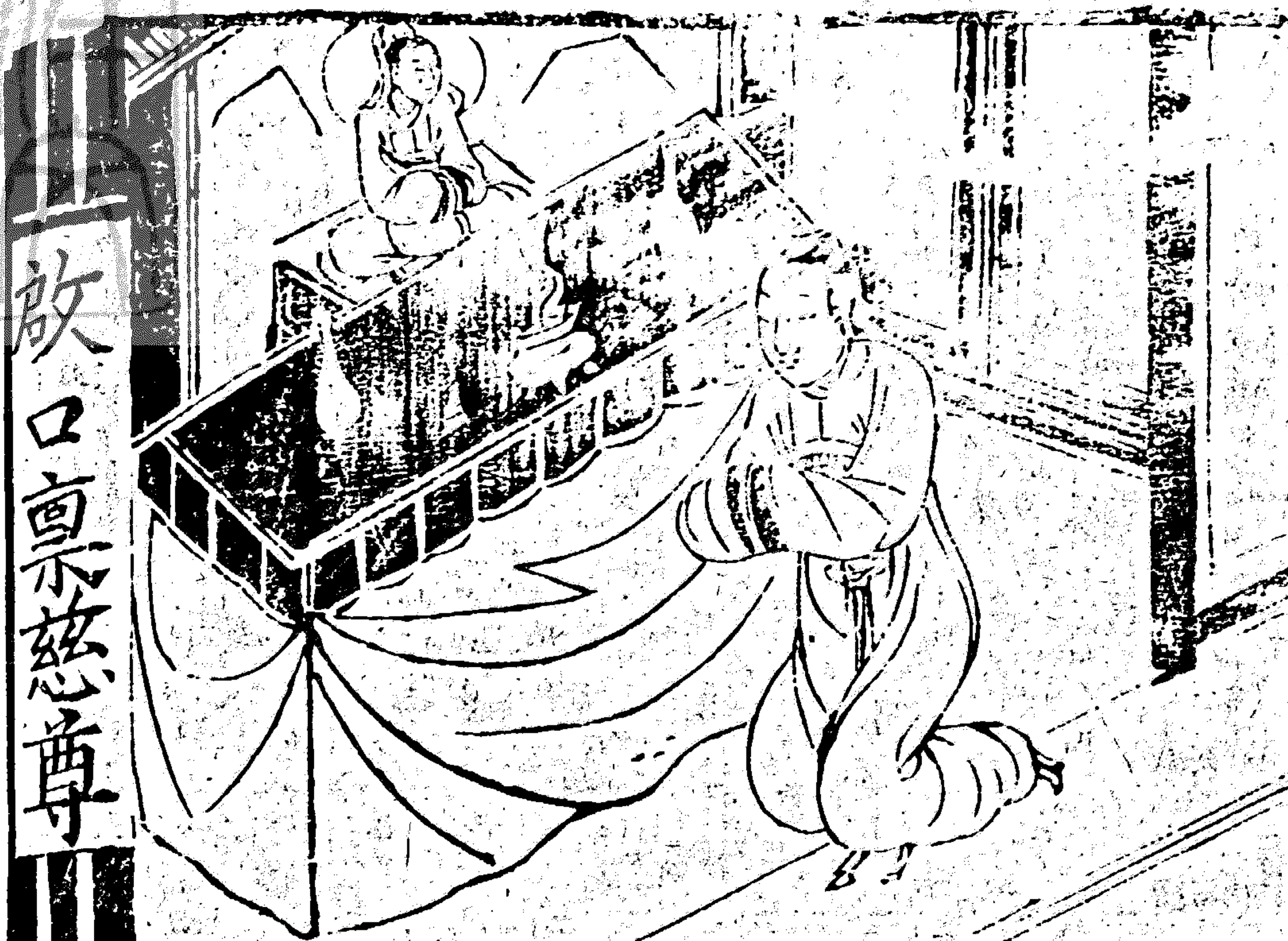


隣母已回言

故從親之命去無違之旨遠矣姑見其隨  
問隨答百折百辦而不可窮知其不可以  
口舌爭也即起身辭歸姑曰言不足聽其  
如洗耳何女曰不能唯命過辱題鳳耳姑  
輒出室女送之于門外而還姑轉入後堂  
遇安人正在獨坐見姑不帶喜容知其所  
言不入乃迎而謂之曰小女無乃重違尊  
意乎姑曰就使蘇張口文通舌亦張而不  
合筆而不下矣請辭安人送姑出堂回見  
長者于堂上長者曰頃隣姑之來其所言



頂禮辭宗祖



敬口稟慈尊

何如安人曰事不諧矣長者乃不敢受林宅之聘而以匪吾偶辭從茲之後女葆相益純修煉愈至絕于飲食唯嚼蘭香吸晨耳而已一日晨起沐浴于觀音之前拜至百拜仍升家堂叩首祖宗泰謁所祀諸神畢乃請其父母出堂再拜言曰人自既始有生之後受氣者則父矣成形者則母矣于未始有生之前則形氣不惟非子有且非父母有不惟非父母有即天地亦不得以有其有故得形氣者聖凡之所共游于

化身扶蒼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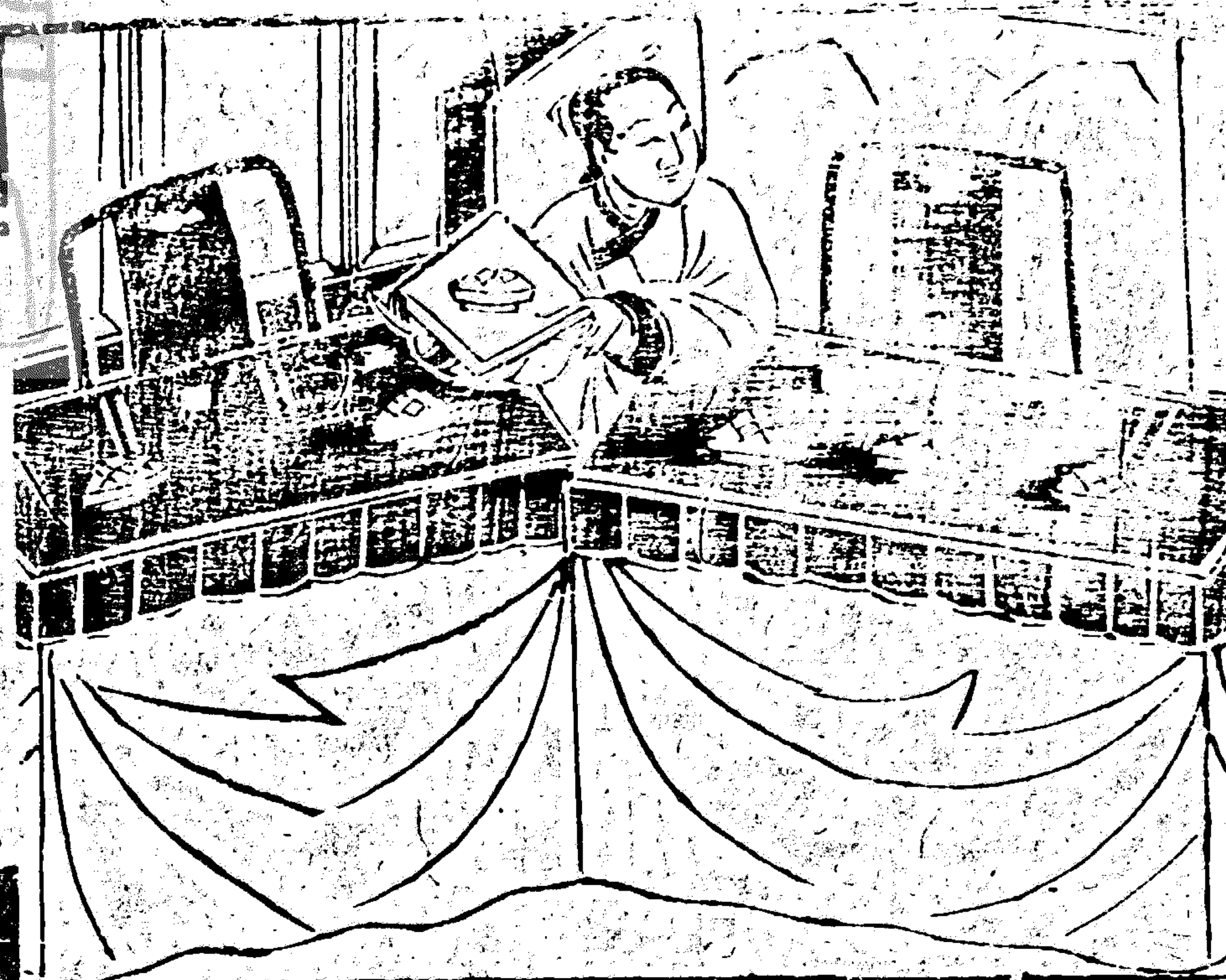


治駕到湄洲

形氣之中而能超于形氣之外者則聖人獨歎今兒亦將決形屏氣去塵凡而上浮于混沌事父以天事母以地思見于無有其息報在于不知所報乃坐忘矣語畢步虛周堂三匝父母大驚異之遽巡聞之環橋門而觀望之無慮數千人女見凡氣重侵轉入靜室以手扞地為八卦自端坐其中直至晚日不視耳不聽口不言身不動父母雙至為治香灯女乃出自屋外言曰明日當辰巳時望父母多設席供及召境



家人办供采



仙女別塵凡

內僧尼道士輩到家兒有用處父母曰今已晚矣各僧道散處四隣欲搆告之不能明早即為反已頃刻間即欲召之不給既有其意何不預言之女曰父母只為治供矣明早僧道之來可立召也長者同安人即回入厨房中令使女便取五谷菜菓等物連夜熟之至雞鳴不覓齋供俱已整備女是夜只坐于蒲團之上手中持帋數張只以手泛空而為為人形囑以經呪牒文帋向燈前化之次早遠近僧道俱知一齊

道僧齊建醮



玄女即登僊

赴家女乃命向青山江頭大建道場各執劔一把水一鍾或洒或舞女亦同洒同舞候忽問白雲四繞紫霧重圍女命各道士只執笏端拱皆向東南而立女回首再拜徑步至江邊取脚下綉鞋一脚投之于江女飄然飛乘向涓州而去眾道士望之不見乃各收器物回報于林長者有詩一首為証

凡產骨自仙

丹成入九天

煉脩明似鏡

脫化出如蟬



法師占卦象



聊借尼僧果

適完人世緣

道場江頭建

從此釋塵煙

第十一回 黃毛公西番顯聖

却說猴精因于林家庄出乖弄醜在途中  
猶千思萬想那幼婦不置自吟自嘆且憶  
且行日夜兼程行不上二三十里張法師  
回自林家中途遇一雀三跳其前手占一  
卦是何吉凶之兆乃謂其童曰妖猴必去  
不遠追之可及即不能得彼而滅之亦使  
有惧而速逃外境不然延遲此處遠近又

猴子受災危

驅妖逃塞外



收將轉家中

有復受其殃者即當天祝請祖師召遣天  
兵遣之猴正經過一鄉村見一女子送嫂  
回母家行半程別嫂而歸心中火燥欲向  
前迷之乃變作一鳥飛在女子面前跳踔  
而行忽聞後面鈴角之聲喧天而來急一  
躍向高山而望之乃知法師之追兵也遂  
丟了女子捨命而逃法師縱兵隨之至于  
口外乃始召回其衆曰妖已入于西番矣  
彼蠻夷之人非我族類雖遭妖害非吾力  
之所能及也吾可以已則已矣那猴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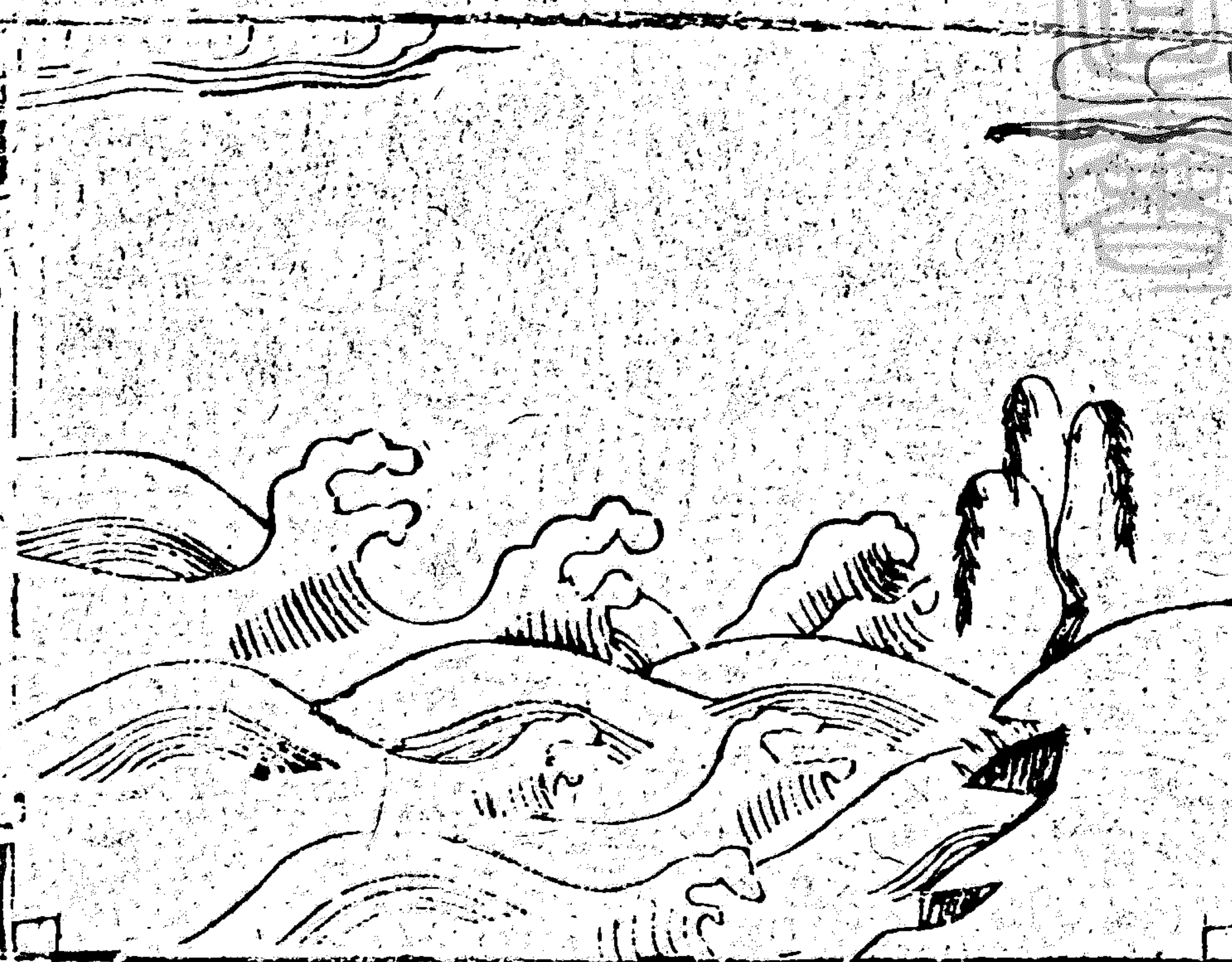
途上觀風景



山中遇虎蛇

口外見山童水涸四野絕花鳥之聲萬里  
 無往之跡不覺悽然不樂再竭力經過一  
 重高山見大石巖上脩樹陰上腹餒力疲  
 欲少憩之見虎豹犀象相隨而出着一大  
 驚潛跡而逃乃嘆曰人出幽谷迂于喬木  
 吾下喬木入幽谷矣仍行至一水濱欲渡  
 之而不得泮頭乃一躍于高處望之見河  
 西一坐塵煙心中喜曰此必有國都焉遂  
 往各處覓渡見四下并無舡航乃咏古詩  
 一首云

河中人絕跡



心下自沉吟

誰謂可廣 一葉可航  
 誰謂國遠 企而可望  
 企而可望 我心憂傷  
 一葉可航 宛在水中央  
 咏罷終不見人馬來往乃自語曰吾聞云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永之將之  
 今既不得方舟吾就于淺處永將之何不  
 可之有直至河濱見黑水千仞並無洲渚  
 復心生一計向山中取一條枯木欲浮於  
 水而以身立其上用手鼓動其水而渡不



尋木登彼岸



失足入中河

知此水乃是弱水一日十二時辰只有子時可以渡其餘諸時即毫羽投之亦沉猴將木一半放于水中一半閣之岸上即以身緣坐其中用力推開其木不竟連身具沉水底猴急扯住垂楊纜得幸免及至登岸渾身濕尽不得已乃坐于石岩上晒日且餒且寒心中大悶坐以許皮毛畧乾轉過石岩下閑遊見一穴景甚雅致近前視之有二小鼠把住其門見猴即堅閉不出遂入振其主其主令開門問之猴告

鼠將途指引



候把穴未傾

以情由鼠乃教以半夜子時可渡猴與之求食鼠不與猴怒大破其穴尽取其儲糧而飽之至子時見有渡者隨往其濟處次早而至弱水國見其景物雖不似中華第此之諸蠻中頗稱富強之國暗喜之歷覽其廟宇以為安身之計至王殿後有一所土地祠因番王新立一庙于富國之中以便國人祭掃故遷其神而祀之以祠遂空猴見其既無神祀棟宇軒翔簷阿華采遂竊據其所是晚即托夢其境之社長曰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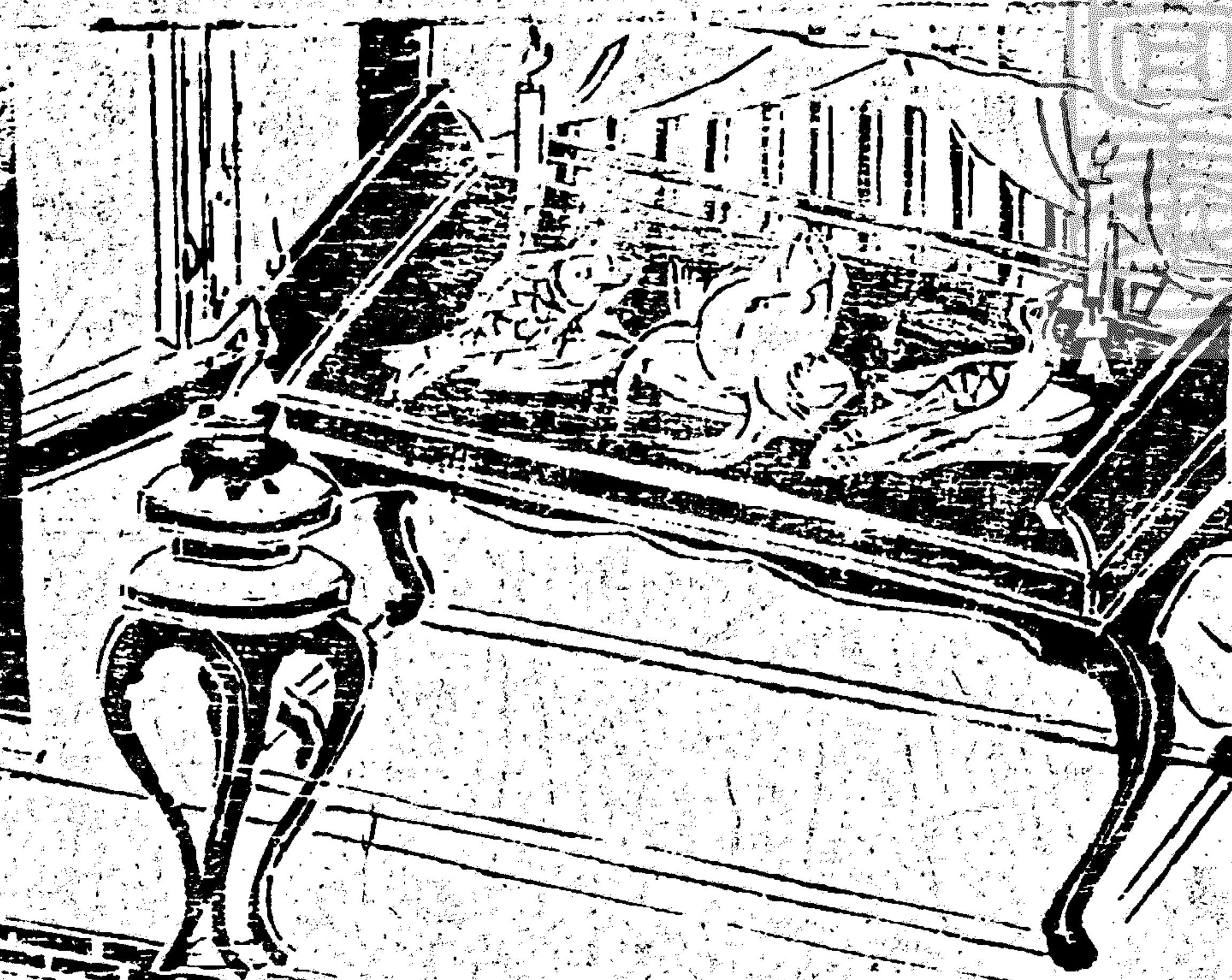
妖猴傳夢寐



人老報君王

皇上帝披按曆數謂今大統之傳宜在尔  
西番弟見尔君臣安于弱水而不能奮發  
有為故特命吾殿前捲簾大將軍未守以  
土尔可報于國王為吾大立廟宇春秋不  
失其礼自然國勢日昌天時有待今吾暫  
宿舊館此非吾所居也其人驚奔次早聚  
會境中社衆相議凡境内如是之夢者甚  
多即全往國王殿前候候番王升殿朝班  
礼定諸社長俯伏階下奏聞所夢王曰倘  
有是事乃寡人之願也遂下詔親幸其宮

猴精受享祭



番國賴康強

行香昇乃祝之曰尊神降臨敝國敝國之  
幸也倘得邀天之灵邀神之福大惠小邦  
不腆牲帛春秋不失是晚即顯夢于國王  
王見其金盔錦袍威風凜凜七次早登朝召  
諸酋長議于国中大建廟宇封為鎮国大  
將軍月朔一小祭三月一六祭七必多備  
牛酒品用生物祭祀行礼之後用一大帳  
將品物俱圍于内立刻而空庙祝恍惚之  
間如或見之国内有事小祈之則小應大  
祈之則大應其驗若執左券其報只在頃



西番昭孽跡



小狄受災殃

史國內即一冠一婚亦必禱于其廟王即  
行一政布一令亦必祝于其前而後乃設  
施厝置焉其威靈顯赫大震西方使數年  
之內收成廣畜王又勅令諸大小軍營及  
祀之乃能常上於夜靜之時演武大力以  
教兵士因賴之以富強時有小蠻不服番  
王與兵伐之禱告其廟始動至典會陣之  
時那小蠻軍中所見漫山寨野尽是猴子  
候孫不戰而兵自敗番兵由是大張聲勢  
凡諸夷小醜無不聞其国有將軍廟云有

毛公施小庇



詩為証

逃遁入西番 途逢有許艱  
得據尋為怪 憑靈輒肆貪  
近謀欺小醜 遠計犯大邦  
除蕩威未震 非橫大豕間

第十二回 弱水國造計獻車

弱水國王以國內富強乃深鑿其池高築  
其城廣招勇力之士習以戰陣之法數年  
之內東討西侵南征北伐所向无不如意  
大伯西戎然醜虜之性无常大戎之欲唯

醜虜起貪心



諸酋齊共議



巧賊獻奸謀

飽遂慨然睥睨中夏之志一日大会諸酋于廷番王問曰九州之中六合之內提之全一乾坤之覆載也古何以有夷夏之分且人生含齒戴髮一也飲食起居一也中國何以稱文物衣冠之主諸夷又何以謂被髮左衽之鄉况彼居挾上國安受万物之貢吾則僻处一隅歲勞土產之供彼何以獨尊吾何以獨卑彼何以獨逸吾何以獨勞于理不順于心不甘以寡人所深忿而積恨者也諸卿何以教我使國勢日尊

西土評忠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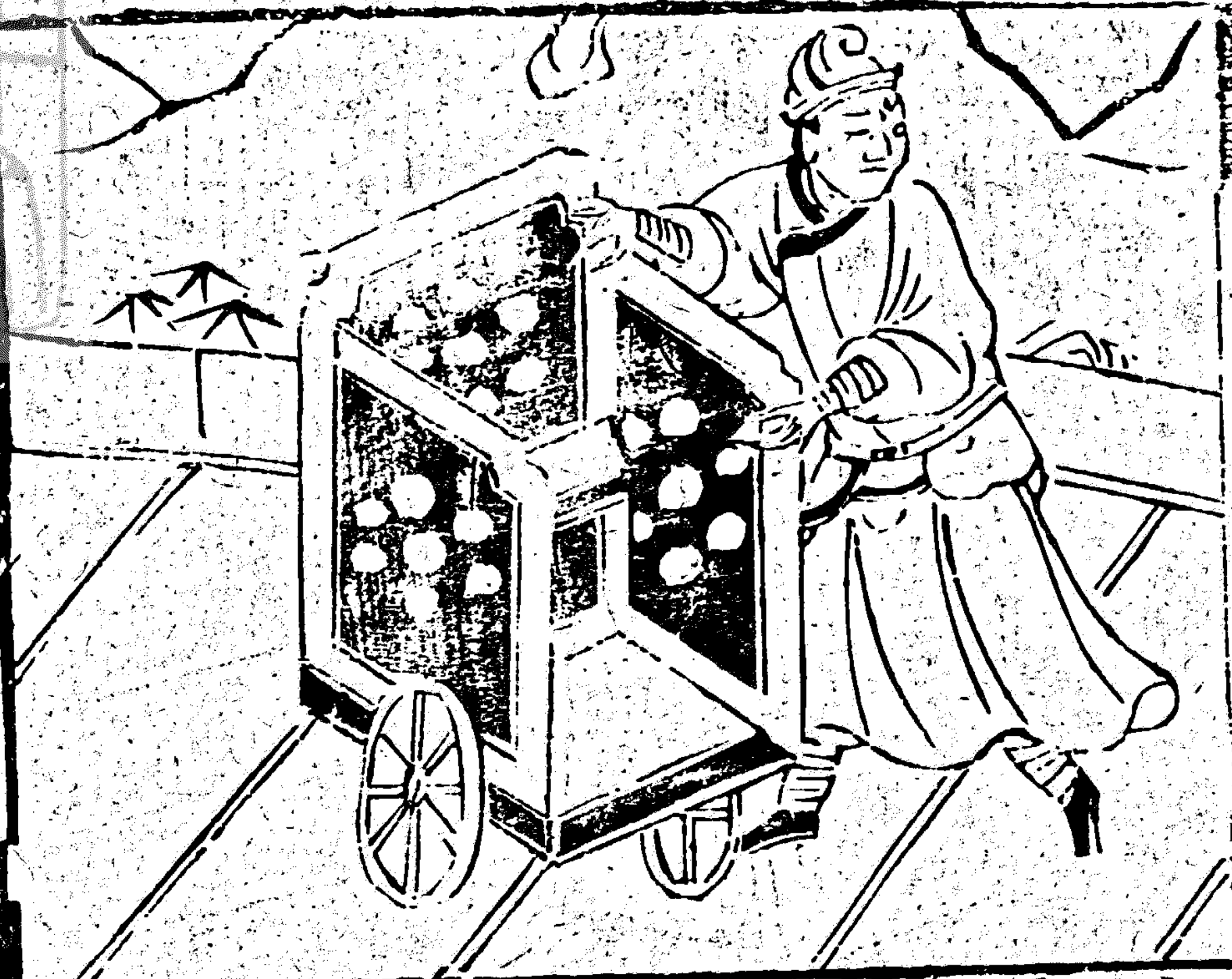


強蠻伺聖朝

威日張乃為快矣語罷有一酋長出班奏曰自我王登殿以來皇天垂佑于上群衆咸戴于下明則諸臣佐之幽則鬼神扶之遂使雨暘時若五谷豐登德恩覃及于境內威靈遠布于四方以西方最勝之業莫強之國也頃聞中國主驕而不仁臣誦而無智大綱弛而不張細紀散而莫理天怒于上神憤于下遂使正月不雨二月不雨三月不雨金無靠于蒼天種而不苗而不秀上而不實總同歸于赤地居子多



內匠造車輦



令人獻羽毛

離德離心之眾小人無尊君親上之心國中縣聲边境無人乘机而入勢如破竹以臣之交王可下詔國中使小民尽献其鴻鴈鸛鷺之毛令一巧匠飾為大車名曰羽車取可觀而不可載之義難成而頌易敗之意遣一使者賞賁中朝以窺國內之有賢否倘彼詭測吾之意則知人君當有廣載之德國家有易失之慮而不吾小国誅求下詔優恤則是俊杰在位吾可一心内事倘不其然則高爵厚祿者必素食也吾

計謀侵内国

將軍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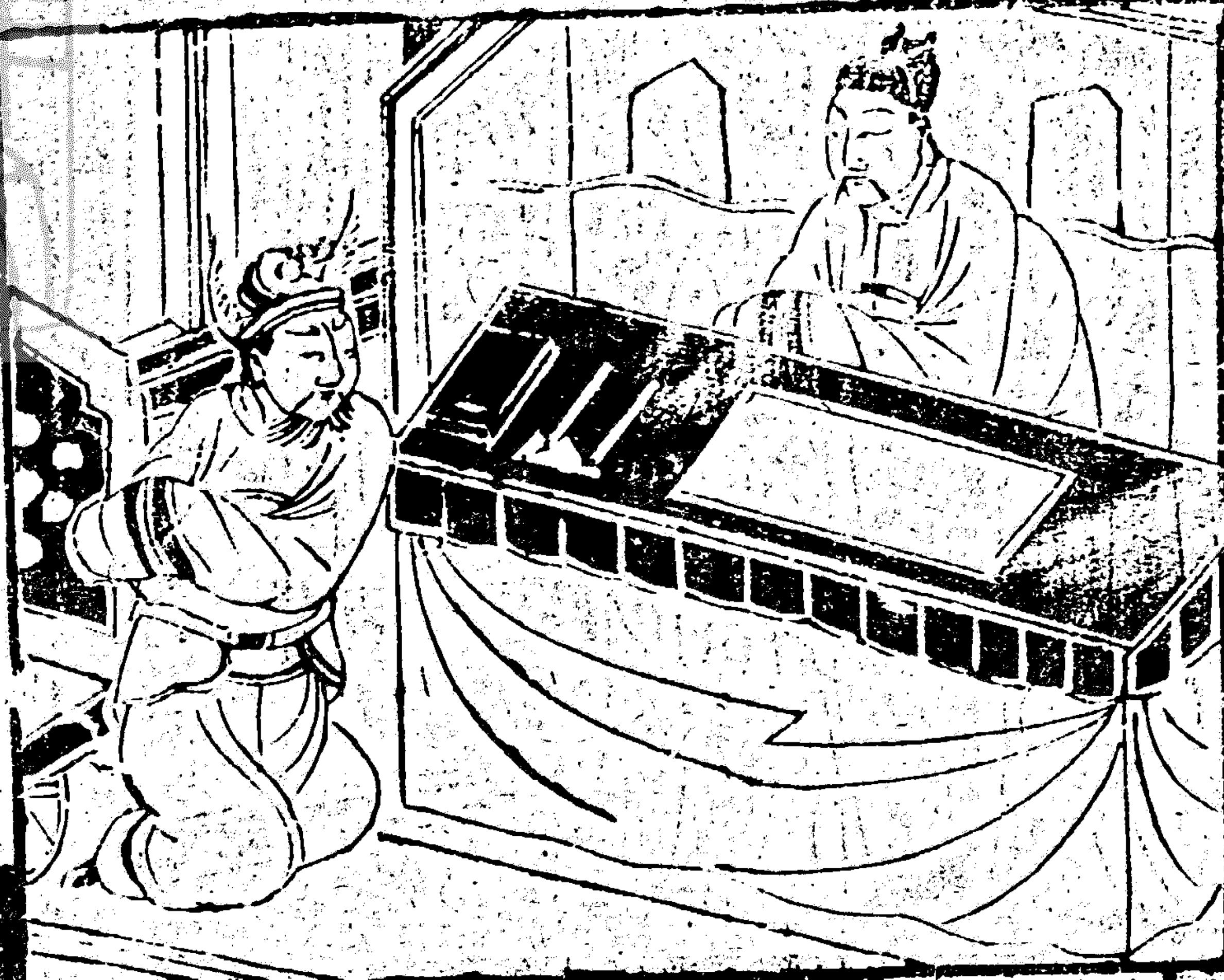


營度擾边疆

何畏之有何服之有國王聞之心中大喜即宣上殿視之何臣乃佐國酋長哇囉喇也王曰此計美則美矣但未嘗往將軍廟卜之以觀其利害何如即命群臣全往將軍廟行香礼畢王以是計卜之得上吉之筊上下大悅命駕而回即時下詔國中使尽献鴻鴈鸛鷺五色之翼有献者輒重賞之於是獵戶以鳥翼進之日以千計飛鳥尽于塞上羽毛堆國中王仍令各酋長為擇輪輿之工巧者置之于官俸限以期用



漢主登金殿



番王進獻車

之內車務成就酋長遵命施行不出二旬其車已就諸請王觀之王大喜曰以此獻于中國誰有能办之者吾計得矣由是命掌馬酋長選弱馬救足仍脩工地所產之物遺使附車以進去後王令國內大覓其兵馬鑄鐵為刀縫皮為甲密藏不軌以面內向一日漢帝登殿文武官僚序班祀畢帝問曰朕生長深宮目不親閭閻之情狀高拱九重耳不聞四海之內危所時以宣上德造一情者非卿等何以但未知今雨

可惜盈廷計



眾羞作舍謀

賜若與年谷登與國運大與民生安與抑亦朕失德與政不節與民生困與四夷叛與卿何不封事上聞使朕知有則改之无則加免語罷工科給事中俯伏奏曰近見西番弱水國王遣使貢獻土產馬足仍羽車一輛不知果何所用上即下詔群臣議論紛紛卒未有的其議者此以為是彼以為非彼以為是此以為非无有用有用无无用知者與不知者爭不知者亦與知者辨或有主受之之說又或有主却之之說



元建安邦策



何收莫国功

自辰至午君臣了无明見帝嘆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卿等之謂也卿為天下而立寡人寡人為天下而置卿高爵以崇之厚祿以養之技之衆廢之中而置之群僚之上无事以資啟沃有事以徭顧問遇紛紛則資之解紛釋紕當多難則賴以錯節盤根此君為天下立卿意也今一旦小蠻獻異峯朝聚議竟日乃党同伐異之論盈于朝階而真是真非之見了无一主不其負已負君負位今小蠻知之以謂中國无復

賁予自上国



光寇及西番

有貧人是生我心者矣寡人為卿恥之乃下命留其車貢而盛享其使而遣下詔褒之曰我國家自高帝以來賜尔西番內附歷年貢獻不失則賁予无愆尔无我詐我无尔虞今尔任上作貢其于齒革弓馬乃其常也所有羽車置則廢存之无用向後務遵守舊章无愆无过亦須繕脩內治以服四隣于我國家以為不侵不叛之臣是尔番之福亦我皇帝之願也詔下遣行人餞于郊外大賜輜重玉帛番使再拜



稽謀生不軌



肆志逞妖威

稽首謝恩回西番而去有詩為証

堂上一漢朝

醜虜欲倖僥

虎車藏不軌

輕羽獻蠻驕

淺議廷卿相

深羞國佐僚

外夷心不折

邊境始為妖

第十三回 弱水國藉妖入寇

弱水君臣自遣使貢之後深藏不軌之謀

一日值八月中秋諸酋長拜賀畢王問

曰番性好寒而惡暑今秋已高矣馬亦壯

矣你狩之礼久廢不講甚非所以張國威

聊舉行獵礼



深藏犯關心

也吾欲出狩于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一獵禽以供祭祀二訓練士卒以備有時之用何如諸酋長同声應諾即日大選其衆車馬之聲羽毛之音載道不絕成陣于南山坡逐禽于走狗坏擺開上上鷹兒疾犬兒快飛毫蔽日血雨淋天王領為酋長曰今日獲禽可謂多田獵之事可謂樂矣你狩之礼亦即奉美肉向中原可馳驅矣謂酋長曰以若是之中有大王之吳可直之無上奉之無前淺吾所向誰敢有當吾鋒者



漢朝無定識



番國起梟心

王大喜傳命班師卒榮載騎以歸王正坐于殿上論功班賜忽有一臣伏奏階下上一封事王視之乃大漢皇帝之褒詔王命設香案率諸酋長再拜稱萬歲山呼畢殿絃讀罷即收香案顧謂左右曰中國之人有能知吾意者中國之中可謂有俊傑在位否左右曰中國之人機心不測可召原使而問其所見之動靜何如則強弱可立見矣王召原使問之則曰所獻羽車見于國朝廷臣之聚議者自晨至午不能裁決

中國無聖人



西番思王氣

辭受兩端無有定主第曰姑留之而已王曰以此觀之則中國之無人可知矣吾何畏彼哉夫吾番之所以又屈于中國之下者以中國之有聖人也今若此則其功德不能泯于神人恩威不能行于邊服則天且以其所命而旋向于他人矣昔文王生于西卒于西亦西夷之人也今王者之氣無乃復興于西乎吾今國富兵強安能復俛首以聽他人之命今將傾國而行與漢決雌雄于太原之野乃所願也群臣皆曰



今日陳祖道



明朝犯塞關

大王此奉必能席捲長驅取中原如指掌矣王由是下令明日大祭于將軍廟然後治兵以行番人樂于戰聞一聞入寇之命無不欢天喜地乃尽出其所獵之禽以充俎豆次日辰時王率諸酋長到將軍廟設祭見將軍之像欣上然有喜色有欲動之形大設酒席供帳須斯行礼畢而所陳之品亦空王乃再拜親禱之曰寡人與漢累朝遭其屈辱寔有不世之忿奈僻處西番壤少兵弱不能洗雪大恥近蒙將軍來鎮

番王思作難



將軍許助威

茲上之後國漸以致富兵漸以称強是天之哀吾番而賜之將軍也既有能為之勢復有可為之時願乃偷于燕安而不自振刷則上負蒼天默授之意中負將軍降館之心下負吾國威靈之重寡人不願是也明日將率兵內向與漢軍見于城下倘將軍果有輔番而帝之意敢請同臨中軍之帳贊助威風指示陣勢春秋賽報與國同休囑罷連祈十筭連十許之番王大喜便歸次日勅令統領三千金戈子八萬鐵



不聞求款語



尺聽文吳謀

見即大將軍陀摩呢即時引兵啟行直向  
中原而發番兵將次漢境八十里下營在  
遣一使入朝索地求親許則永為甥舅之  
國不許則治兵相向一決勝負節度使李  
郁廣騎大將軍張威得聞邊報甚緊一面  
差人入朝取兵救援一面繕治兵馬差左  
營指揮使黃金領了左營軍三千去大同  
關口守把差右營指揮使朱紫領了右營  
軍三千去宣府關口守把又差燕督五營  
都使司都指揮使周全往來二處迭為救

塞無盤錯將



朝乏板籍臣

援乃親統大軍十萬聚居中軍之中張為  
副帥率軍前行去大同三十里下柵李傳  
命日則四圍盛插旗幟人馬迭相出入張  
其聲勢夜則提鈴發號徧遶諸營固其防  
守以俟朝旨降日另行議戰而朝廷自以  
安之後君不知兵官惡聞戰一聞弱水入  
寇薄近太原文武諸臣相視失色或有主  
和議者亦或有主戰議者或有為和親可  
許割地必不可許或有為割地可許和親  
必不可許又或有和親割地具不可許只



割地非良策



和親豈至謀

以金幣遺之使去衆議未決有同平章事  
余光出班奏曰以臣觀于廷臣之議是所  
謂望梅止渴益餅充飢者也有何當于是  
用蓋醜虜之性無常欲無厭若許之割地  
則今年求割地明年又求割地上必不勝  
其割此割地之請必不可泛也若許之和  
親以堂上天朝之女而出事于犬羊之輩  
此乃向者齊景公之所涕泣者天下後世  
聞之必以陛下為何如主乃至不能庇  
一女也此和親之請是尤必不可泛者也

固本先苞竹



樹威始拆膠

且臣聞之欲立威者始于拆膠今胡虜有  
挾而求敢與上國為仇是貪兵也貪兵者  
敗死故而狡焉啟強而深入入境是驕兵  
也兵驕者亡且我國家席重熙累洽之後  
元氣則固而未遘當軍容謹備之際神氣  
則揚而益奮乘彼之來而一大創之則終  
身不復東向矣此正樹威壯基萬古之一  
日也群臣碩乃見不及此徒作楚仇對泣  
亦何益于國何濟于事哉陛下當速下詔  
賞赴三邊敕命守臣務要便宜從事虜來



胡虜驅怪騎



將軍壯威

則大治之去則薄追之平定之後論功行  
賞帝從其議星馳着令進兵毋得帶延以  
損國威李得命令張出師是日會戰于大  
同之西那番兵全憑黃毛之妖戰上教令  
但見漫山塞野及是黃猴中兵皆无用武  
之地大師敗績李張被擒諸將死敵而不  
能收番兵得勝即班師西回有詩為証

妖怪顯西番 匈奴夜叩關

索地心何橫 求親意豈安

卿相无良策 將軍少壯顏

敗師雖失策



雪耻豈无謀

胡塵惺不寐 終須持節還

第十四回 漢君臣傍招術士

大師敗績先鋒黃金朱紫尋收拾其餘衆  
得五萬而歸大同堅壁不出連夜具狀馳  
報朝廷漢主聞言大驚急召群臣計議侍  
臣林茂出班奏曰陛下勿以天師之藥為  
患夫患之生也生于亡備而患之卒于不  
可弭者在于不知所弭夷之包藏禍心  
始于獻車而我諸臣皆不以為意而不之  
防所以使彼得窺吾之隙而乘之今一旦



出榜招術士



史謀護塞軍

挾其妖術而悍毒于天朝之將勝則勝矣夫妖亦何能為之有以臣料之今四海之內九州之中豈无有以術自鳴者王誠遣一使賫一命播告于諸州長使轉行于郡縣令其存舉許以重賜若狀則一月之內方士以術進者无不可以勝美矣然後商一名將振率大軍以術士護之再下詔大同附近諸鎮各張声势相為犄角則賊不足平矣王大喜即差使徧馳四方時天下聞西番寇邊迫近京師无不惶惧各鎮諸

佛道雲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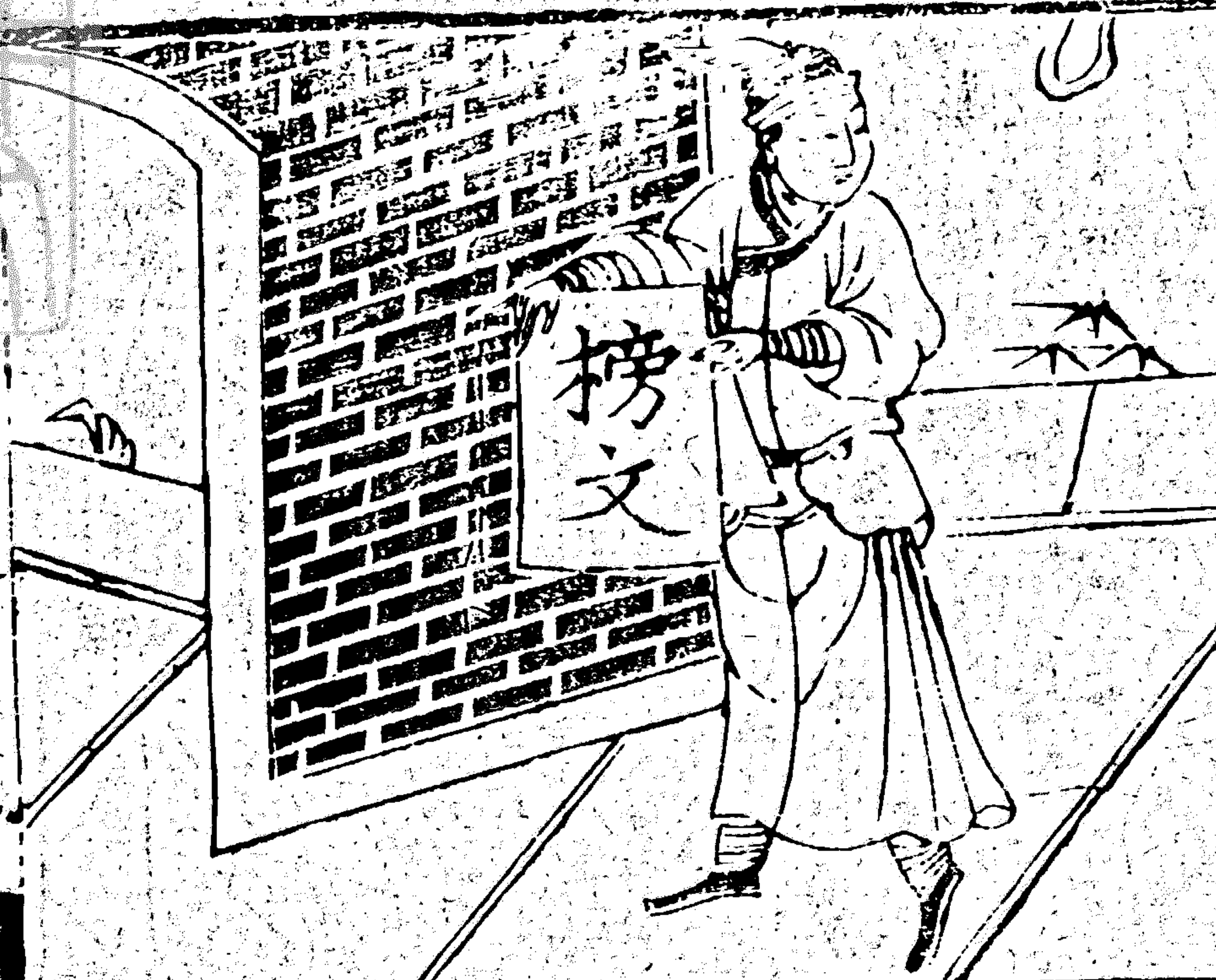


僧尼輻輳末

侯皆欲率兵內助会使臣賫命到謂西番有妖猴護陣其兵來不可當各鎮聞之皆不知策安何出有聞福建節度使王臣接了聖旨即時開榜張掛四門仍傳令各所屬衙門凡管轄地方有奉道者有奉佛者或為神女或為尼姑一上具狀取其年貌籍貫里申于縣上申于州申于上鎮有則即召其人聚集于官舍內俟各方所報者具來則三日一小試五日一大試萬中取千上中取百上中取十果有法術高強者



遴選途詳設



法術教罕真

即進之朝廷以備邊用榜出數月各州縣所申報者有五百人至縣選之日千不得百州選之日百不得十至鎮選之十不得一州縣官患之鎮官催促甚繁一日吳化府莆田縣城南鄭家其家有一少女為鬼所迷其父母請城內有張師公到家治之那師公辭之其請者曰我家娘子犯妖安人囑我來請師公謂若能治至痊愈當以十金謝汝上何辭之有師公曰非吾願辭汝也吾昨為官報要解去京師與西番對

有女遭魔魅



求法顯威靈

戰吾年老不能去又家貧無銀脫名無柰只得將法衣并法器不與當了今汝欲使我空手而拿鬼乎請者曰師公汝若肯去則衣服法器無亦無妨吾有借處師公曰汝既借有衣服器具則彼之有衣服器具者汝何不即請他而願來請我也請者曰此人平日好說大話又為人氣甚驕傲吾家主極惡之所以不款請彼而独請師公也那師公問其名姓心中自付曰吾近日縣中申報狀內並不見此人名姓敢莫



因假他人器



輒張自己机

是有漏網者若得其衣服法器吾自有處  
置因許請者是晚徑到其家林公果出所  
借衣服法器師公問以何處借來林公曰  
吾同鄉有林家二郎者近年亦初奉法門  
弟為人氣質驕傲與吾不协吾所以不請  
之入聞尊師大名所以特遣使相邀師又  
問曰既與公不协何以得借其衣服器具  
曰吾托家親付借之師公知其詳細是晚  
遂不殄言即大建道場一夜演法至次早  
而散主人散齋謝礼畢師公乃設一計曰

相訪非無意



叙懃自有心

林公吾有一事相告吾今晚還有一施主  
請設清醮柰器具果無所借望林公轉借  
與吾且今爰三日內禁符三日外吾未開  
有自帶奉还林公曰恐此人知之必怪吾  
將他人之物來做人情也師公曰此亦有  
解謂吾歆禁符而用之林公亦得已許諾  
師公得衣服器具過手即時拜謝林公將  
礼物送回家中後只帶他法器一件直到  
二郎家請二郎相見二郎不知其故即出  
見之師公曰賢侄與愚老同道柰何並未



只因言誇大



致使身西征

會面對曰吾奉此法門有一等小輩之人  
吾不與之為友一芥小可之家吾不屑其  
來請所以多與人寡交師公聞其言誇大  
心中惡之又問之曰賢侄當年英俊想必  
法力高強今日州縣榜招術士護陣退番  
賢侄獨未嘗應奉乎二郎應之曰在家何  
逸去彼何勞吾自有人情縣中不知自不  
來召我矣師公既曉其故乃將言以啟之  
曰此乃朝廷之事誰敢以私害公二郎聞  
言作怒曰何公無私公即自我害之吾無

兩言相激怒



一狀直申聞

憑據人其如我何師公應之曰無憑據則  
人無如之何設若有憑據則人況柰之何  
二郎愈怒師曰有何憑據汝其柰我何哉  
吾謂汝禿老無用不然定叫逃遁無門矣  
師公見其怒已乃出法器示之曰憑據上  
上不在遠處若要聞官法器在此二郎見  
法器果真乃欺其老率家人執而奪之大  
羞辱之而歸不知其衣服還在他家師公  
被辱回家憤悶不已次早即具一首狀到  
莆田首之為欺法事切有城南林二郎





請解語徒然



山正法李見真宗驅邪拷鬼喚兩呼風無  
不精到無不神通隱名匿振欺國欺君某  
懷公議具狀上聞甫尹得狀大喜厚賞其  
師公即差人到林家去取二郎一面申聞  
州鎮謂得有術士法教精通堪應此選以  
護北軍二郎家中得牌知其是人之害已  
也即告父母叱之曰口是禍門弗可  
向也汝平日不能守口如瓶到今悔晚矣  
其父乃出見縣差以多金求差解之公差  
曰吾縣官已申聞州鎮矣雖有多銀吾不

敢受且此行無妨果有妙法還應重賞其  
富貴不可諒也何解之有其父曰吾豈不  
知第一恐其所李粗疎二恐路途遙遠三  
恐軍中之事吉凶不測此所以欲為之解  
也其差不聽即同二郎到縣上官見之甚  
喜待以客禮二郎不敢受跪稟曰某負虛  
名而無實能恐負所奉尹曰吾近來採訪  
甚真謂汝有妹白日登天汝得傳正法此  
去為朝廷樹大功勳則受爵祿之封允矣  
何自失其機會哉二郎不得已乃跪稟之



從征深為國



麻監豈謀身

曰國以亡家君以亡身亦是為臣子之分  
就使馬革裹尸乃大丈夫之壯志也何不  
可之有第某衣服法器俱在家中望賜某  
回家收拾器物客後限赴臺以憑解報縣  
官許之二郎出自衙門欣然而回有詩為  
証

一自西番入寇

奉朝蠶蹙不寧

毛公作怪顯威靈

蠻風自此為盛

可惜漢朝將相

厚顏忍辱于廷

旁求四海有真人

立看單于繫頸

延訪惟直笑



從征何解之

第十五回 林二郎到山見妹

那林二郎歸自縣中到家父母正在思憶  
未知音信何如忽見二郎從門外而來喜  
而謂之曰吾兒赴命之事諒可解乎抑不  
可解乎二郎對曰國家邊事危如累卵州  
鎮招訪急似發機彼可解者皆其必不可  
用者也可用者則其必不可解者也父母  
聞言心生一喜汝言可解者皆其必不可  
用者也則汝固自無用是在可解之條汝  
言可用者則其必不可解者也則汝未嘗



勤勞為公務



請託屬私心

可用是必不在不可解之科何幸如之二  
即曰兒正自不能解父母又問之曰汝既  
不可用又何為不能解無乃弥縫疎與密  
應對非與二即對曰非関弥縫之力亦非  
由應對之罪也兒亦曾勤事托為関說兒  
亦曾多財賄賂當權兒亦洛陽激昂為雌  
黃办兒亦曾陰曲屈為長沙舌我言諄上  
他聰貌上愈办愈至他意轉堅有欲言而  
不用者亦有欲用而不收者不膠而堅不  
漆而固者惟兒一人矣父母曰何縣官仇

施雖有厚德



報國亦忠悅

汝之深哉何吾家不幸之甚哉吾生平勤  
修好施德無微而不積愆無細而不除即  
不能遠代為孫子庇乃何謂當吾身而見  
父子之重離也二即曰詩云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縣官所以堅不可解者  
彼謂吾門有女登仙則法術之妙乃吾家  
之世傳也然則今日之事豈非自貽伊戚  
乎于人何尤焉父母曰吾二人自汝應召  
之後心度汝必不行頃聞言必行反覆思  
之不得其故如汝之言吾今知之雖然事



從君征上国

訪妹入湄洲



到頭來亦不自由可以將事只得就事吾  
近聞遠近傳言汝妹時于湄州顯聖使彼  
果有灵則必為正而不為邪諒今日之事  
成敗利鈍人雖不能懸度彼自了上分明  
吾將催一漁舡汝可乘至以山祝禱其前  
彼素有護国庇民之意冥上之中必然默  
相汝矣二即應諾即時命家童往海邊問  
其漁舡有知湄州水路者催之有一老漁  
盛林湄州風景且言其山有顯灵諸凡南  
北往來之商漁遇風濤波險之時禱其山

桂棹徐上至



香風拂上迎

者皆獲免焉長者聞言對二即曰是必汝  
妹氏之灵也以行必贊汝矣二即由是欣  
然登舟徑向湄州而去但見舡稍離岸微  
風徐上而來頃臾即到江心一片風帆三  
日之程不數時而近焉舡將到山漁人招  
二即而指之曰此湄州也彼之巍巍者其  
神庙也二即就于舡面遠視之見庙前往  
來紛上或紅或綠雜然間出心中暗疑曰  
此孤島也何其人馬之多也未幾舡至山  
下見一陣清風拂上香氣襲人二即登岸



廟貌巍上壯



英灵亦上生

慈航乘苦海

廟



樓閣插煙空

步至宮前見四顧無茂松脩竹晨昏少鶴  
唳猿啼惟阻萬仞之高岩觀千乘之玄水  
冥然寂然並無出入只見廟外立一足  
鉄馬昂然有飛騰之象轉入廟堂見真  
人端坐于宝座之上面目肌髮恍然如生  
二即焚香再拜而囑之曰時維大漢國事  
多難西番入寇邊境為殘惟猴為怪惟敵  
為難朝遭僂辱將不生還廣招方士大創  
彼蛮凡兄與之名籍于官有何法術受命  
登坛呼風喚雨地震天翻汝灵不昧為我

指南胡塵一掃邊淨民安威行外國德播  
内邦論功曷報詔下金臺囑罷見一庙祝  
信立于傍二即問曰此庙建于何年以神  
来自何所有何顯灵有何聖跡乃食民報  
賽之若是也庙祝曰景物原是天設庙宇  
非自人為所謂空中之樓閣乃称海上之  
蜃樓神像泛天而降聖駕飛渡而來當天  
地晦冥之時有光風霽日之意商漁賴之  
而得全者所以尸祝于無已也二即曰今  
天色已晚吾有大事特來禱求于此汝可



陰陽人睽別



兄妹暫相逢

為家設帳于堂祝應諾而去遂盛治齊供  
 二即力辭之是晚遂宿于堂未及二鼓異  
 香徹壁灵光曜日真人乃乘鶴軒擁從神  
 女登殿與二即施禮言曰重勞聖兄到此  
 礼當遠迎奈陰陽之隔一帟攸分頃已差  
 人迎候道左諒兄未免之知彼香風拂馥  
 乃其時也愚妹聞兄欲有事于西邊此天  
 乃所以啟吾兄成功立業之秋也彼西番  
 之怪妖猴實為之向者北天碧苑與妖鯉  
 而且逃鯉潛東海猴遁西番鯉為害在于

勤王憂靡盬



援世志亨屯

舟猴為害在于国夫鯉之愚妹日已驅際  
 之東討西逐南征北伐四海無安身之地  
 是雖不得立取而殛之其墜魂落魄亦已  
 多矣獨猴顯附蛮夷蚕食王国吾欲誅之  
 久矣奈無機會之可投今既有朝旨兄當  
 勉從事不可告辭所謂王事靡盬不遑  
 啟處此其時也二即曰去則去矣但孟子  
 有云天下溺援之以道吾無援之上具以  
 此應召是欲以手援天下乎真人曰此亦  
 何難之有區上醜虜而欲與大国為仇是



名顯八同塞



功成八陣圖

所謂以卵投石者也其勢必不勝矣問之  
 所以暫為屈辱者實妖猴為扶如兄之往  
 妹自有擒之術真人就于殿上堆沙于地  
 分八門乃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各門內各  
 堆小堆先指一門而謂之曰此生門也  
 此門入者必吉後又指一門而謂之曰此  
 死門也後以門入者必凶仍教以經呪指  
 以訣法且囑之曰此術不用多兵大軍可  
 去各路埋伏此處只可存兵八百每門只  
 以一百守之倘賊到之時即便開門

成陣宜石積



征妖利火攻

之又倘其入自四凶門則自能變沙石草  
 木皆兵沒他插翅亦難飛逃彼猴本東方  
 之木精其所不利者惟火妹有火旗一面  
 風扇一把兄明日可帶往軍中但見有大  
 猴小猴弥天而來之時至于近前即將旗  
 一招以扇上之則順風發火彼之皮毛無  
 不糜爛矣此一戰而成功乃全勝之策上  
 也二即曰此法妙上第妹亦須往不然恐  
 兄臨時忘之則悞大事矣真人曰兄一意  
 直前妹自然隨行二即欣然曰吾有聖妹



隨呼無不應



有叩自通靈

何愁西番式議論未幾不覓天已五鼓真人乃謂二即曰今時已寅矣陰陽之氣分矣妹不能久為兄侍兄可取妹爐前一撮香囊而帶之無論在軍在塗以共扣而呼之妹則輒在語畢乃頷二即曰門前有馬一疋兄即日可騎而去真人即命駕鶴軒而去天色漸明二即正起廟祝已奉湯沐浴畢二即即于殿前拜辭欣然而別有西江月為証

妖術原來無正

神法自然有真

不恃立威勢



全憑神力功

二門攸判隔淵星 竟迷都田分徑  
南海朝來神妹 湄州授于聖兄  
蚩行西鄙顯威靈 始信得傳上乘  
第十六回 林二即鉄馬度江  
林二即得傳授之法術不勝之喜即時收拾起身行到廟門外心忽記得昨夜吾妹許吾有馬一疋四顧視之不見乃呼廟祝而問之曰汝山中畜馬有多寡祝曰無之二即曰吾已知之尔又何謂給我也廟祝曰海嶼荒涼馬從何而來縱有所畜亦何



火旗傳夢裡



鐵馬渡江中

所用之二郎心忖曰山中如果無馬知昨  
晚所謂馬者魚乃即廟前之所立者與行  
近前視之但見眼望口動鬣尾飛揚四足  
有騰踏之象復見腹上鏤有詩文大合其  
意乃喁之曰馬乎上上尔形孔似尔質非  
真尔氣顯昂尔力似強能負重乎能致遠  
乎能渡水乎能行陸乎寧馳驅千里而與  
騏驎爭衡乎抑獨立廟庭而與泥塑相隨  
乎寧冲鋒陷陣建奇功于上国乎抑俛首  
孤嶺與古庙而具巧乎喁罷挽馬之轡飛

乘波如駕陸



奔軼似飛塵

身而乘之那馬仰天大嘶轉盼之間雲騰  
霧罩踴躍而行其安如乘輿其疾如鞭霆  
其涉江也不知其為江也其涉水也不知  
其為水也以泛舟遊之數日而不足者只  
以俄頃飛渡之而有餘離自涪州登了甫  
岸人見其為非常馬也而不見其為鉄馬  
也人知其為良馬也而不知其為神馬也  
二郎直乘到家長者見其來而大喜問之  
曰汝見若妹乎漁舟昨日先歸汝今日從  
何處得渡乎向者跋涉而往今日之馬乃



傳聞未足



親見始為真

似何處而得來乎二即答曰自妹氏入于海濱之後人或言真上言假上傳似是城傳似非淡之者惟出諸口聽之者徒入諸耳孰有得其故而深知其不訖兒曩到涪州之山見煙塵不到鷄犬無声所見者惟孤岩怪石所聞者惟風簾湍声宮宇不知立于何年營建不知出于何手巍上像貌宛似生前所少者口氣微也嫋上香煙達于上界所隔者凡塵遠也兒耳聞目視頓覓五官之為妄心抬神曠始識四大之非

形影如或見



語言似可通

真呼之雖不能應而無声之中獨聞和焉拜之雖不見答而冥上之中獨見曉焉至晚也更闌夜靜萬頃茫然似覓似夢似人似神叙兄妹之情嘆陰陽之隔原是玄宮之神女實為除怪之來茲奉天之命奉佛之旨普濟生民出離苦海始托跡于吾家旋蟬脫于涪州與鯉為敵扶舟為事當風狂浪急之時為旋天轉地之卒持危者而之安卒不有其功出死者而之生經任其德作福于一方不為小矣威灵之顯赫他



欽知兄法術



當識妹神靈

神異焉西征之事未卒而先知成敗之數  
不料而自見傳兒秘訣授兒真言助兒鉄  
馬兕若先行彼亦隨往兕護陽將彼統陰  
兵必然擒妖猴于冥上冥上之中定須斬  
皆蛮于堂上正上之下收奇功于一鼓建  
異績于當年欽知兄為聖兄當識妹是神  
妹長者聞言頷謂安人曰吾始十生女  
時常嘆其為生女不如生男及其孩提也  
又見其伶俐而亦惜之既又于其不習人  
間世每憂其為掛人齒頰貽貽先人及其

家有登仙女



羽化也又不識其真假而姑聽之今如所  
言則向者陳家女今為涓州神矣吾家有  
神女兕行可無患矣由是罗列香案奉祀  
于堂右有詩為証

為術應征求

訪妹入涓州

金針微撥轉

鉄馬度飛流

德力超騏驎

神理出華騶

馳驅邊塞外

上國沐洪休

國成護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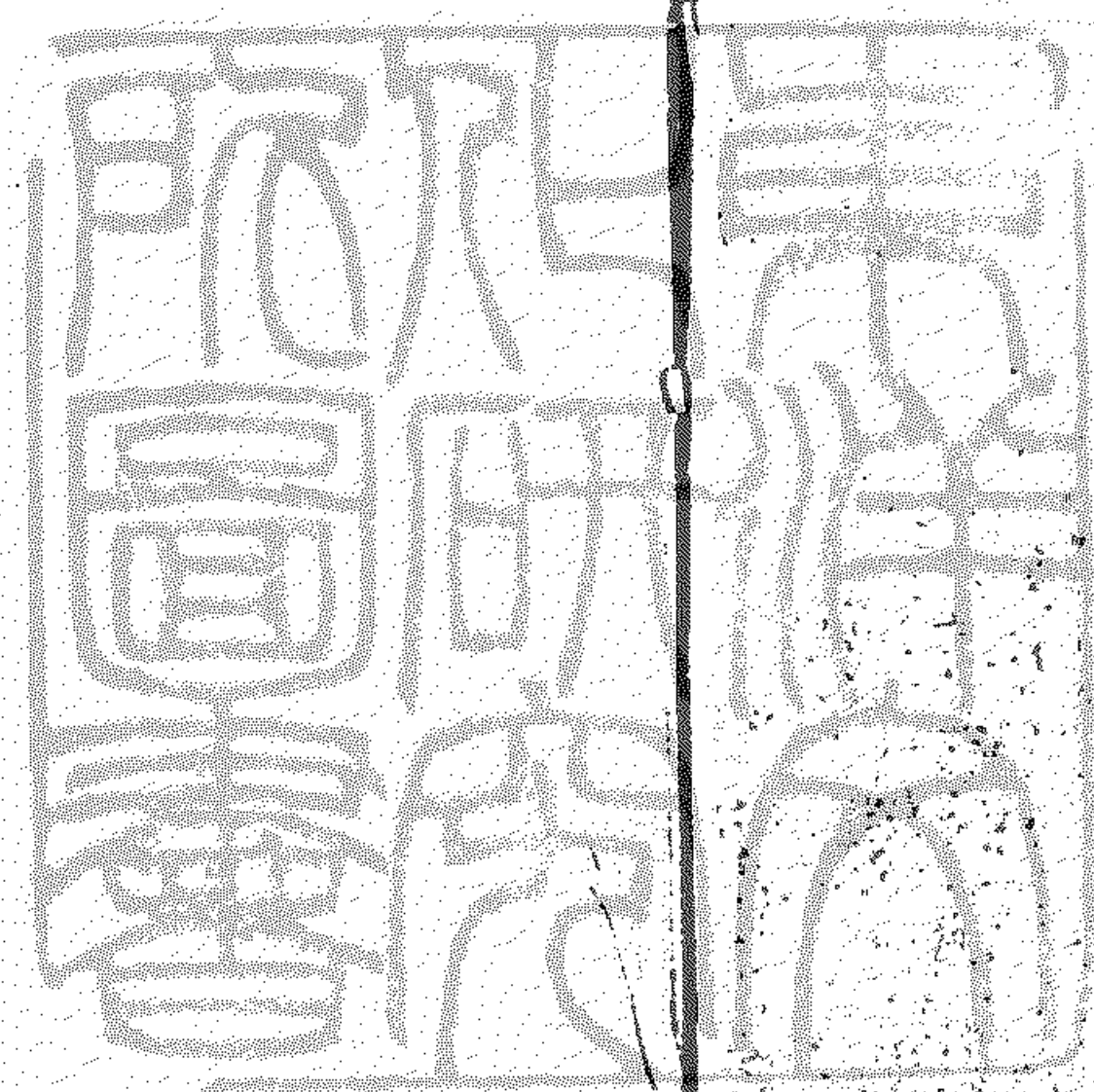
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傳上卷終



全錄天如出集傳

上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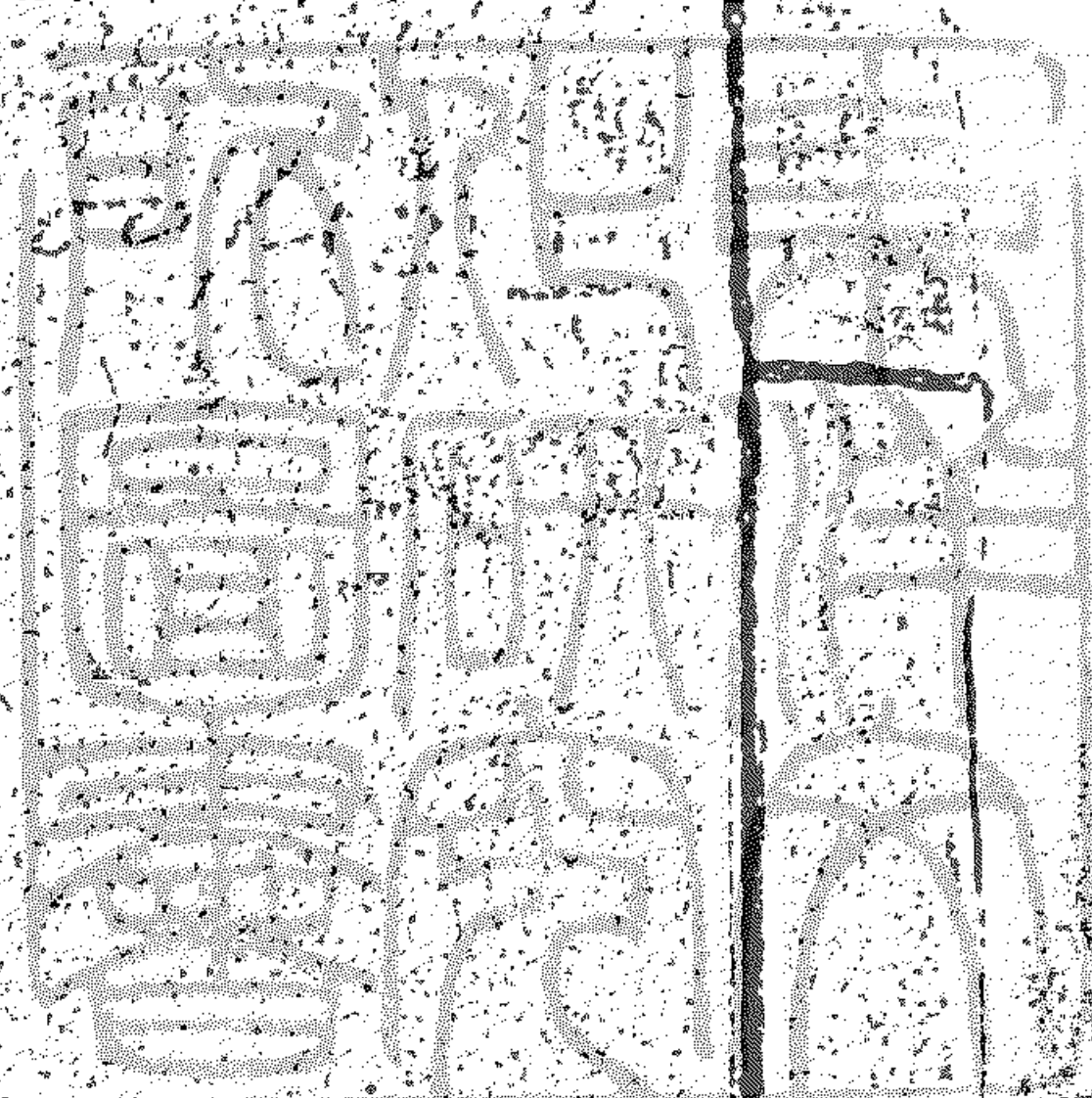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双紅堂  
小説  
1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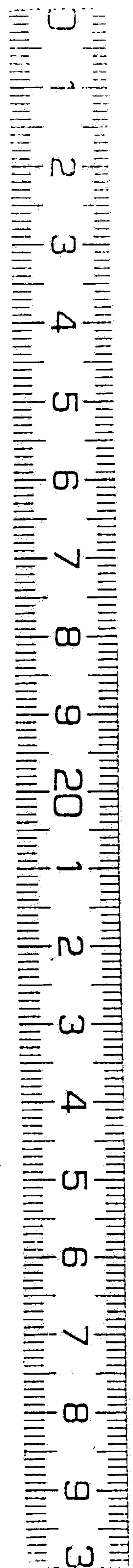


天妃娘媽傳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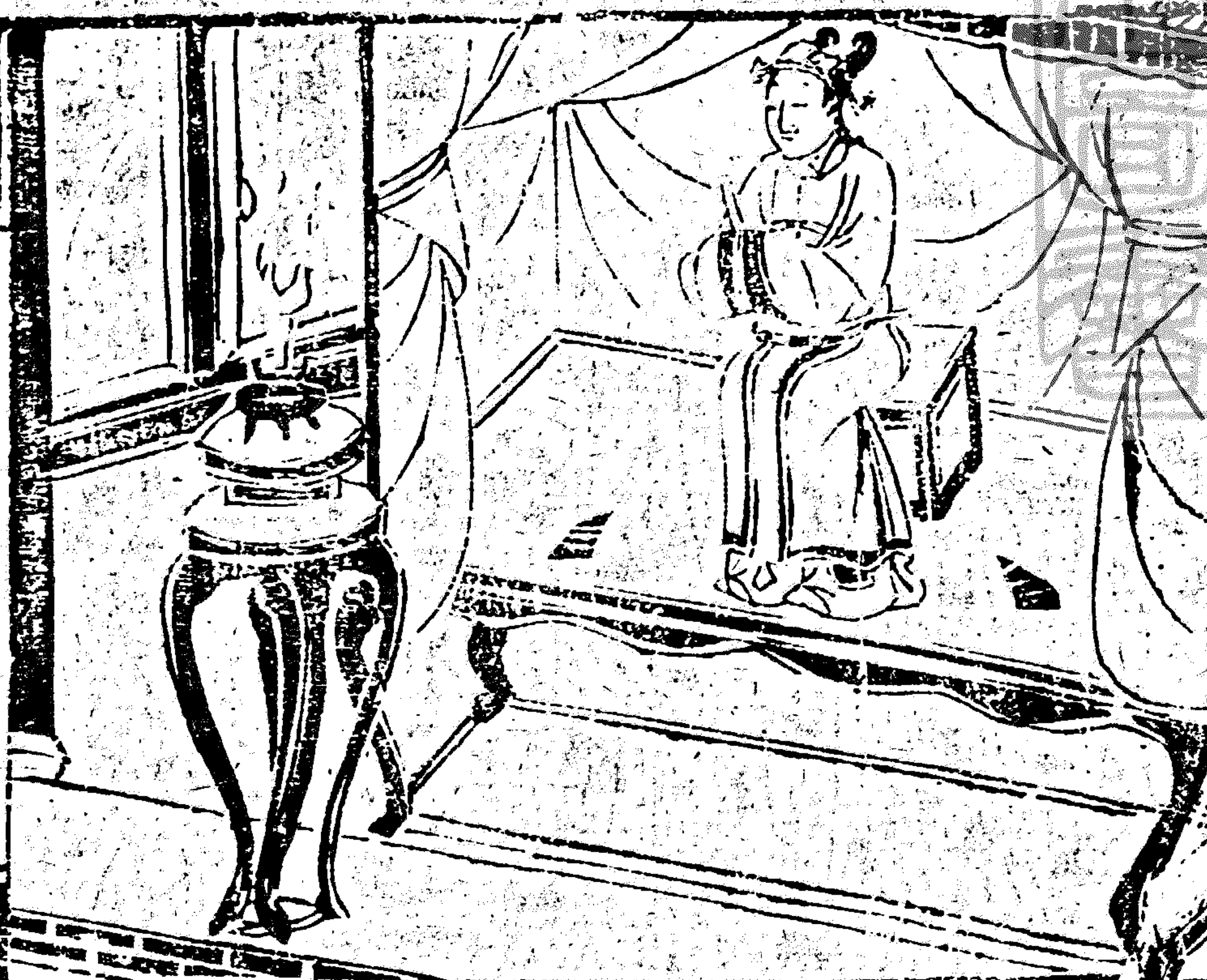


双紅堂  
小說  
114





祀女誠尊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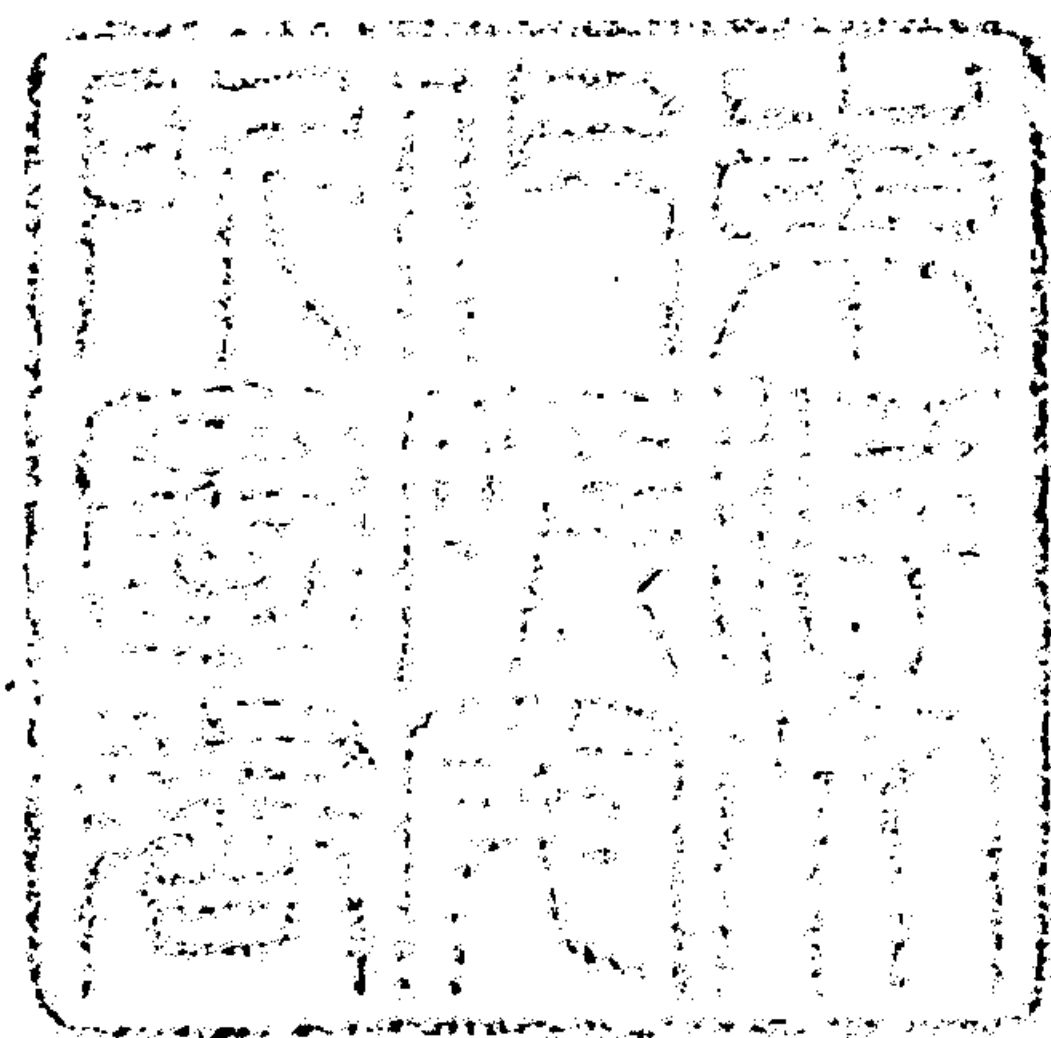


別親只為君

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下卷

第十七回 林二郎別親應召

却說林長者塑一真人神像以金粧之仍  
命匠人雕一大龕飾以象玉祀真人于其  
中晨昏二即拜禱其前長者與安人夜多  
夢其承歡左右若為女時然有一夜僅將  
二鼓長者與安人方就睡恍佛聞堂中金  
鼓聲倏似車馬声又倏似鈴角声安人對



科 3001 (2)



恍佛籟声响



於昭正氣臨

長者曰公曾聞甚响乎變金變鼓變車變馬又變鈴變角声洋洋猶盈于耳長者曰吾亦在疑似之間無乃更闌夜靜聞天籟乎聞地籟乎聞人籟乎須臾且寂傾耳而聽之窈不可聞二人遂成寐了輒夢其人步虛而來直抵卧房作禮而言曰二司馬日當西行兒女宜陪隨左右可幸萬一無虞父母在堂倘缺奉侍乞賜不孝之罪蓋秘孝可以作忠而忠于君者亦其所以孝于親者也服勞奉養未足以為孝矣語畢

今夜清虛夢



明朝遭戍行

即步虛而去長者竟呼安人而問之曰總吾夢見若女告我曰二郎明日西行女亦全往夢中言語吾牢記之其声容象貌如親見之安人曰老身之夢猶乎公也其語言動靜亦猶乎公之所言也二人因相與語曰此非夢也乃吾女之來昭告我也明日一定州縣有人來趨行今吾與汝年老弟未知此行成功之遲速何如歸期之久近何如使吾念之有不能自置焉遂不寐坐至天明二郎沐浴已畢正到父母房前



只為心勞瘁



所由夢不成

親為行役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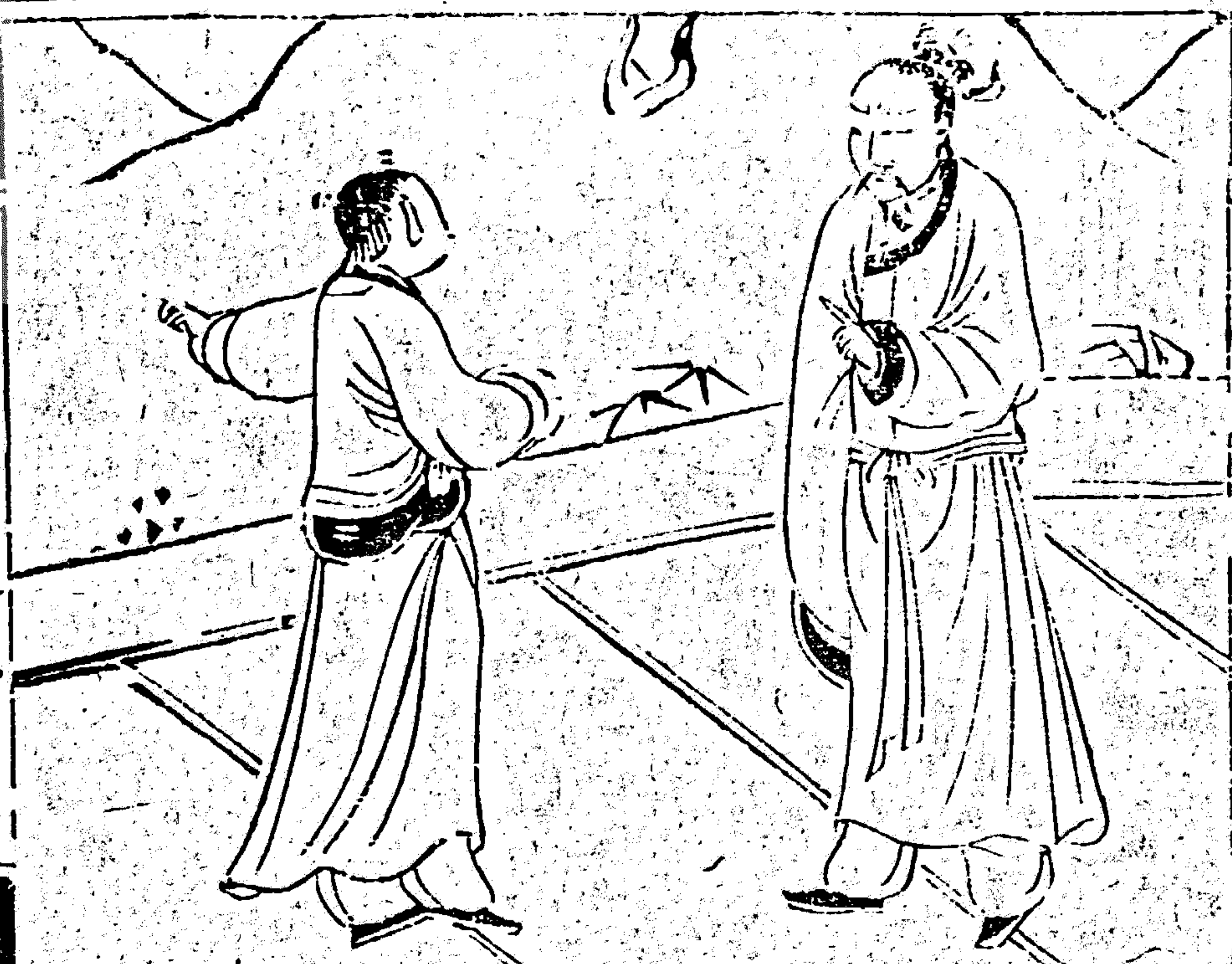
子思劬勞難

問侯見父母已起而端坐于房中雙有要  
容乃忙問曰父母今日何太早起與年高  
氣衰精神少倦惟早眠晏起塵事不絆于  
心庶幾可以順養天和壽考無彊第恐早  
起則神勞神勞則氣疲終日役上焉而不  
知所止甚非所以養生延年之道也望父  
母以逸易勞去彼取此長者曰吾豈不知  
早眠之為適吾豈不知晏起之為安亦豈  
不知無絆無碍之為逍遙自在與第事不  
關心關心者乱吾兩人雙髮如銀所謂風

中之燭草上之霜者也數年一女仙遊  
慕之心至今未已今日一男出塞別離之  
恨轉竟弥深昨夜吾兩人並夢汝妹道汝  
今日應西行吾兩人一夜思之使汝功成  
名就則國之福也亦吾家之幸也倘天下  
事有不可為是吾一憂也就使汝功成名  
就之後歸鞭早整使吾得及見之則是汝  
之願亦吾兩人之欲也倘于事勢不可預  
度是吾二人憂也且吾家事頗煩汝如去後  
所望以理內政者誰乎所望以治外事者



子進寬親語



差促赴公程

誰乎所望以待親戚答鄉隣者誰乎早暮  
思之不見冬夏憶之不忘即有緩急召之  
不至言念至此如何使我而勿憂之深也  
二郎曰西征之事且未若是其急也倘或  
西夷悔心而遠去則免役之命可旦暮自  
天而來父母何慮之遠哉正議論未已忽  
家童入報曰有縣差數人在外呼喚甚緊  
二郎忙出外接應茶禮畢二郎問曰西征  
之消息何如差人曰州鎮之繳文無日不  
下縣官數善回之近聞邊報日甚一日四

君事不可緩



子情那得全

方之徂征連袂于道獨本縣未有一人赴  
召昨州鎮皆懷怒于縣官縣官今亦不可  
再回故差吾來所以畢案者亦以奉上司  
也二郎聞言即理發差人先行我隨後即  
到差人去訖二郎即請出父母父母問曰  
頃縣差之來無乃促西征者之行乎抑有  
免役之命乎二郎曰醜虜入寇日迫京師  
四方召戍靡人不行兒欲泛親則不能赴  
君欲泛親則不能泛親男子遭此亦是兩  
難之際父勉之曰子親遠別一人生莫大



親行諄之囑



子去綿上思

之矣雖然士君子處世在家則為人子在國則為人臣今汝名籍在官則此身已為君有矣雖父不違將母不違養是理勢之不得不然亦為人臣者職分之所當然也家中之事吾自當之吾之所以囑汝者晚行早宿恐力之重勞亦以杜傍窺之不則露宿風眠妨和氣之相侵亦以慎疾病之暴作花街柳巷所當深絕賻奕飲酒亦宜重戒此流連亡反之因亦殞命傷生之咎也其在軍也將之號令敬以遵遁軍之約

徒勇無可用



有謀方見成

束重乎自守觀敵勢之強弱為吾軍之進止機臨時而轉換謀預定而先成勿恃血氣之勇蓋一人之勇幾何即萬人之敵亦小此暴虎馮河孔子所以不與也勿為身便之苟蓋利者人之共好亦人之所必爭者也此不奪不厭孟子所以做王也勿輕聽蓋兵以正合以奇勝所謂貴詐者此也胡虜變詐百出苟不深度其情而惟人言之是信則反間之行恐如謀之中也勿輕敵蓋舉止高者其心不固所謂常勝之家



輕敵非良將



窮追豈勝兵

難以語敵者矣也胡虜歷崎險而若平苟不重張其勢而乃行伍之不齊則紀律之疎破敗之形也勿窮追蓋困獸猶鬥而况于入所謂歸師勿掩窮寇勿追者此也胡人走死地而如生一至于困敗無聊而加以追迫之愈甚則不聞不已而不死不休也吾之所可告汝者其大閑止以其余可以止則止可以行則行可以遲則遲可以速則速此吾口之所不能盡言意之所不能況至者也以其自忖自度自斟酌自計

謀事乘機妙



成功退着高

計百成百發百中是在乎汝矣至于成功之後名不可獨專功不宜自任賞不必貪多謂天之靈謂君之福謂將師之善謀軍士之戮力早疏乞歸田野以待明君之自處是所以居功所以完名所以保身所以榮親乃莫上之策最勝之畧也汝行矣吾朝夕家中禱告願保汝矣一即聽命唯上順泛即登堂拜了祖宗禱于妹之炉前仍辭其雙親凡親戚兄弟之餞送者皆致謝而囑托之命童收拾行囊及載其法器向



寸心存耿々

京師而去傍觀有識者知其此行必不虛  
焉有西江月為証

一身自泛許國 寸志惟歌輸忠

雙親睽別只為君 亦是為臣義分

傍觀衆人偶々 前途疋馬油

抵日西塞建奇功 神力朝廷倚重

十八回 林真人鄱陽救護

林二即即日發行長者同安人送出門首  
目騎其疋馬冲々西行倏然遠去長者願  
謂安人曰二即此行欣々然有喜色此能

疋馬去冲々



護兄成至愛



赴國見全忠

為國家建功安人曰吾亦以成功為二  
子蓋况之于吾女也二人遂入堂上拜  
乎真人炉前曰國家一理臣子一心今汝  
兄以國事多艱之故竭力泛軍輕棄其家  
而殉其國以臣道之無愧即子情之能  
者矣矣望汝推愛國之心愛兄護兄之功  
護國冥默之中所以維持而調護之者非  
望之汝而望之誰正祝禱時忽見一陣香  
風泛天而上二即在塗任狂風之發屋拔  
木而不見紛塵之蔽已隨烈日之金石流



所至魚崎嶇



金憑有聖神

土山焦而不見薰蒸之酷已在途則常見雲來圍遶渡水則恍若就至護持日經高山峻嶺晚石叢林之間絕不見獸蹄鳥迹之駭日夜宿孤村僻處荒藜古廟之內寂無聞魑魅魍魎之驚心行不數日到一大湖名曰鄱陽湖是晚應渡此湖但見于春暮之時風雨晦冥湖浪滔天湖船有方發者有癸近數里許者有至湖中央者又有將近而來及岸者一遭風浪往者欲進而不得進來者欲退而不得退水中者東西

隱隱湖中怪



明明天上神

南北而不知其向迹山者以堤彼岸而不知所登舟中之人皆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蓋因是日五湖龍王會飲于洞庭至晚未歸湖北有一龜精數年之前常于此處化舟渡人至湖中輒沉而食之民之遭害者不可勝數怨氣上積于天观音菩薩知之一日游以尋渡彼龜不知其為佛即載于舟中仍招有數十人全載是晚未至半湖噓風作浪舟即將沉观音念了真言此缸遂沉不入水那龜無所逃脫遂為观音所



龍王因別出



龜怪得潛逃

收但未嘗殺之只幽一小壑之中用經鎮壓其上囑龍王守之向後此災暫平故龍王平日大凡有出即囑付謹防恐被逃走那日五湖龍王皆往洞庭賀壽齊過相邀一到即行未及囑托至晚未歸那守者不加戒謹遂被計脫此妖久幽于此受苦極矣一旦得出即為翻天覆地之幸故尽將舟人而吞之為快真人是晚至駕正到鄱陽于夜靜之時忽見狂風驟發真人曰此妖風也從何方而來因出視之乃知其為

朱猷征蛮策



先施捉怪功

湖北之龜精也急召部下兵將即于湖東湖西湖南湖北各處圍圍托夢于二即曰湖中妖龜為虐妹往救之即將圓盒化為一船乘向湖心那龜見真人一至展起神通欲未開敵真人誦了降魔咒龜便望風而走尤不甘出湖只得逃東躲西奔南伏北真人尽力追之仍召將吏于湖四方布下八卦囑付虛其南門不令守把只重張羅網于外那龜被趕至四鼓氣衰力竭無所容見勢不得已思逃出湖回視四圍



妖既遭除服



人自得安寧

把守甚牢千冲萬突並不得出走至南門見無人把守徑望北門而奔心恐後追之急而不顧其前遂罹于網羅之中而不得出真人帶兵將而下此龜仍送至原所再加鎮押重祝守者今後用心牢守真人旋向湖中于各舡頭圍尾放起火光令倏然湖中照耀如日頃刻之間風恬浪靜湖中舡舟並無隻失至次早各舡登岸無不相賀曰吾聞自數十年以前經此湖者幸而不遇風浪則已倘遇其時百舡之中能保

聞怪心神怕



店

思神志意虔

全其一二者吾見亦罕矣數十年以來湖內稍安平一歲而遇風濤者不至一二即有遇之亦未見風濤之甚故罕有罹其害者至于昨晚其初風之來也如雷浪之翻也似山方意十死而一生不意具活而無陷于昏昏黑土之中忽見火光之耀日映元有灵神之救護諒非以僥倖而獲免也各上市酒相慶二即舟亦到岸歇一即舍見各酒館中無不喧嘩歌飲二即問其主人曰此乃過客者之逆旅也何其飲酒



得活齊惟慶



知恩昏報忱

看之多又何其喧嘩之甚也主人答之曰  
昨晚諸渡湖者舡至湖中偶遇風波各  
自以為不能保全幸皆無事今早登岸  
說于夜半之時有神人于各舡頭放火  
以固得無事今人相慶乃于此沽酒而  
尽欢矣二即聞言心中自忖曰此死吾妹  
也今日有功如此使不留显迹則天下之  
人恐未元知其為林氏之真人况欲使數  
百年之後尚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乎  
于是乃語眾人曰汝知今日生全之樂亦

全活雖有命



得濟山豆無神

知昨晚所以得不死之故乎車人曰吾曹  
所以得免于難者固有命存焉然亦神人  
維持之功不少矣有活萬人之功者當食  
萬人之報第未知其為何方至神吾九人  
宵然無知故徒感恩于不忘而寔報德之  
無自也二即曰尔輩若知之其將何以為  
報乎時吳郡有一林長者家資數十萬男  
女大小數百人是夜全二男且在湖中被  
害并無事大喜不勝深祝其男今後如遇  
祠宇社庙或道士僧尼皆當報施忽聞二



神恩何廣大



人報尺慇懃

即之言即出而問之曰先生人也何言知昨夜之神也果如知其迹吾當輸金數千大建廟宇于此湖頭春秋祭賽近以報生全之德遠流于數百世之後知有神功之不朽焉二即曰當無戲言長者曰奉頭三尺即是神明人間細語天間若雷君子言不妄出諸口即一物之微尚不輕許人以諾豈有欺上鬼神直有若見其陟降左右者乃敢為兒戲之無徵乎二即曰昨夜之救護者乃福建莆田縣湄洲山林真人

勤王趙上因



除怪顯江濱

是也長者曰先生何以知之二即曰頃者西番藉妖入寇朝廷廣招天下法力高強者以往驅除之吾奉命而往此真人乃吾至妹也于數年之前白日昇天今在湄洲顯聖救護海舟今與我今赴國難昨夜亦經此湖見有妖龜為害尽力收之所以汝曹之得免也長者曰何足為憑二即乃向箱中取出香火錦囊示之且謂之者汝欲知顯迹當于今夜子時便見分明長者遂留二即一日之程自即遣一男先回只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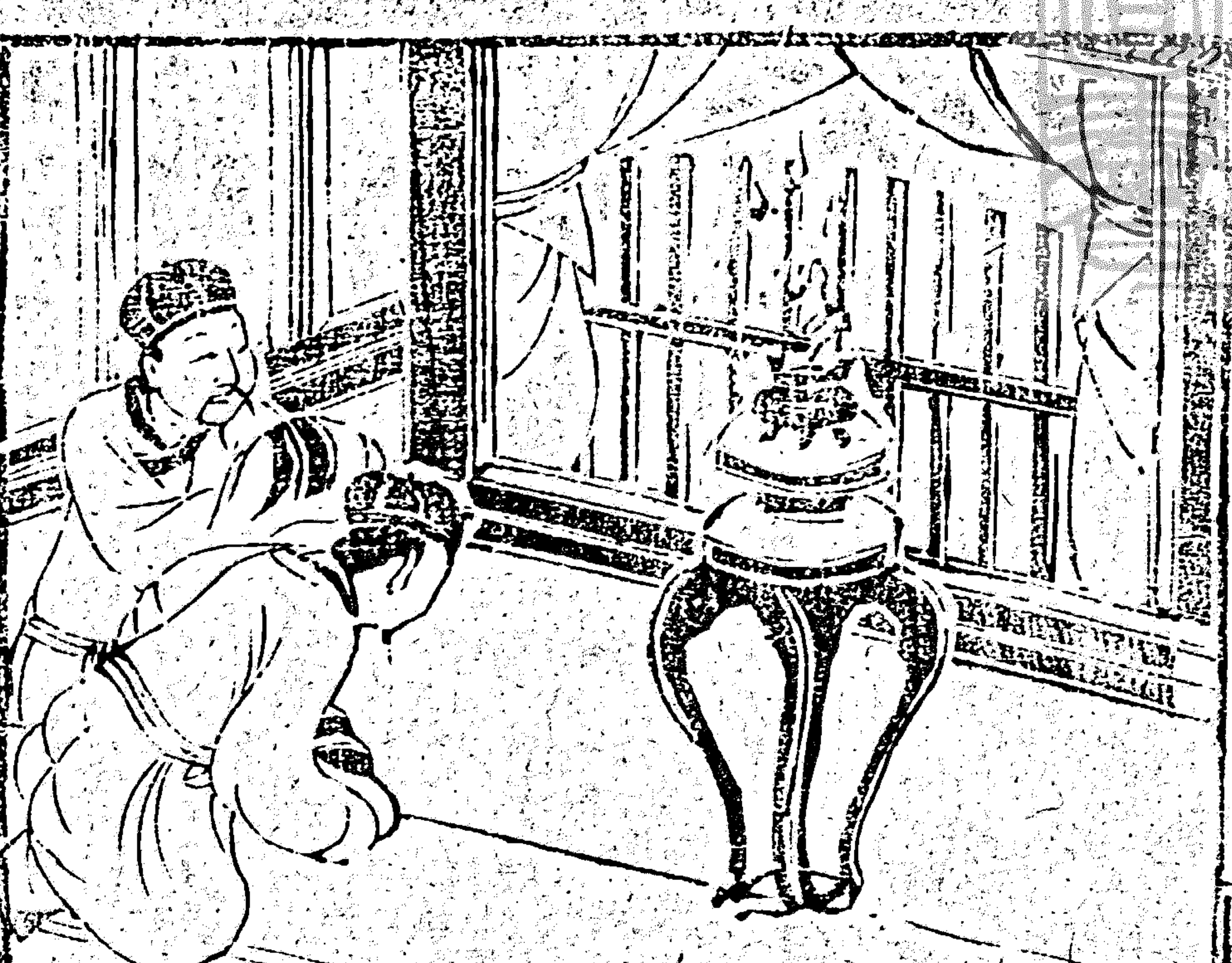
江濱留聖跡



廟貌報功神

一男身也使用是晚因意不寐以觀動靜  
 將至半夜不覺睡去忽然真人見夢曰吾  
 全汝命汝顯吾靈陽功不少陰德無並語  
 畢乘虛而去只留一小軸于桌長者及覓  
 謹記其語輒起向桌上見一綾軸取而視  
 之乃真人像也遂坐至旦請二郎而拜之  
 曰某父子賴真人生全則林公即再世之  
 父也本欲暫留主為廟事第恐遲候公句  
 無以為贈特百兩白金望勿鄙而叱之二  
 郎再辭不得已而受之即別去

神功流今古



賽報享春秋

即出銀一千遂于本處多買木石大建廟  
 宇塑真人寶像于中以全金飾之遠近爭  
 各助緣四時祭賽其威靈顯赫蓋有不可  
 得而詳言云有詩為證

為國出西征 鄱陽渡一經  
 妖龜流怪毒 真聖顯威靈  
 一旦人生活 千年廟嗣興  
 湖濱留此迹 萬載仰盛名

第十九回 林二郎護軍西征  
 林二郎自鄱陽一渡直詣京師但見四方



廣集奉術士



甄拔出類賢

術士鱗集輻輳而至二郎一日到京投知  
于部申奏朝廷上即下部凡天下所送  
到術士擇日于教場大選閱一遍于間拔  
其尤者以護中軍部官奉旨即出告示仰  
明日各鎮州縣官所送到術士務要親帶  
赴教場稟選縣官奉命即召二郎為之曰  
明日部官親臨教場大閱法高者必賞付  
以重任因賞及于所薦之人此榮辱之門  
亦建功立業之基也汝可大顯精神能居  
寂而不居殿則吾亦與有榮焉二郎對曰

香升惟取



神降已昭

天下大矣方士之術鳴者亦多矣其本下  
乘辱蒙推荐每恐為控地之鳩以貽父母  
之羞庶幾藉國家之靈邀父母之福幸不  
至于慘辱乃所願也語畢因辭歸至晚二  
郎命館主潔淨庭除設了香案取真人香  
火置于炉中俟夜靜人寂之後二郎當炉  
前告祝忽真人飄然乘香車而至二郎告  
之曰明日教場稟選四方之術士集焉文  
武之耳目屬焉倘居人左无乃不枉千里  
而來乎真人曰兄何示人以太懽哉妹已



術只行雲雨



法可助陣行

料之審矣明日兄于教場演試之時登城  
鳴角三声而三呼妹上則在云頭相見足  
顯吾法之真而非他術士之可比也二郎  
欣然辭真人歸宿次早五鼓縣官已差人  
催趲二郎速步赴教場見四方術士蜂擁  
蟻聚天色漸明部官下令諸術士各按  
各見所長衆皆稟曰願設清醮三日之內  
能行云致雨部官曰西番入寇村在燃眉  
吾聞其兵之來也不招而至不召而集沙  
石草木惟其呼唤使也此可以三日需乎

術自有窮時



法原無盡處

此可以清醮設乎行云致雨乃禱旱之故  
事陸梁醜虜願可以甘雨而洒退之乎應  
用者妄妄薦者亦妄以若之輩載之西行  
是所謂以卵投石以羊戰虎亦何幸之有  
二郎見部官有怒色乃直前稟曰天下惟  
法無假惟術無真彼方士之所尚者術也  
術只可以愚愚當青天白日之下則術窮  
矣其有一妹白日昇天傳伏正法願遠西  
征以為國家雪恥部官聞言召而問之曰  
昇天之事無可目見佛法之傳亦歸渺茫



角响繞上達



仙風即下臨

如有顯迹當膺重用二即曰願賜香燭登壇神人可立見也部官大喜即命取香花燭燈羅列壇上仍命諸方士團遶其壇二即將灵符破穢法水除氛飛身登壇行罡步斗口誦真言三鳴其角而三呼之是旦光風霽日頃刻間輒然祥雲罩座紫霧籠坛忽見天將分列左右現出真人通場文武見之皆望雲朝拜畢真人輒乘雲而去二即以一手敲鼓一手搖扇鼓声响處則雷從地發雨扇搖時則風從天來坛中

正法能破揭



大軍可護行

對面不办白黑如此者一時二即只于壇上拱手端立收視還聽口中嘿囑倏然天清地寧日暖風和二即遂下坛拜伏于部官之前曰某枝止此矣部官大喜遂出位親執其手以酒勞之載後車以歸次早表奏朝廷大喜即下旨勅廣騎大將軍李茂統領京衛五萬軍馬以二即為護軍仍勅明日即行以赴邊急旨下李將軍設香案接畢即遣人來喚二即往見之拜伏于地李將軍親扶之待以客礼後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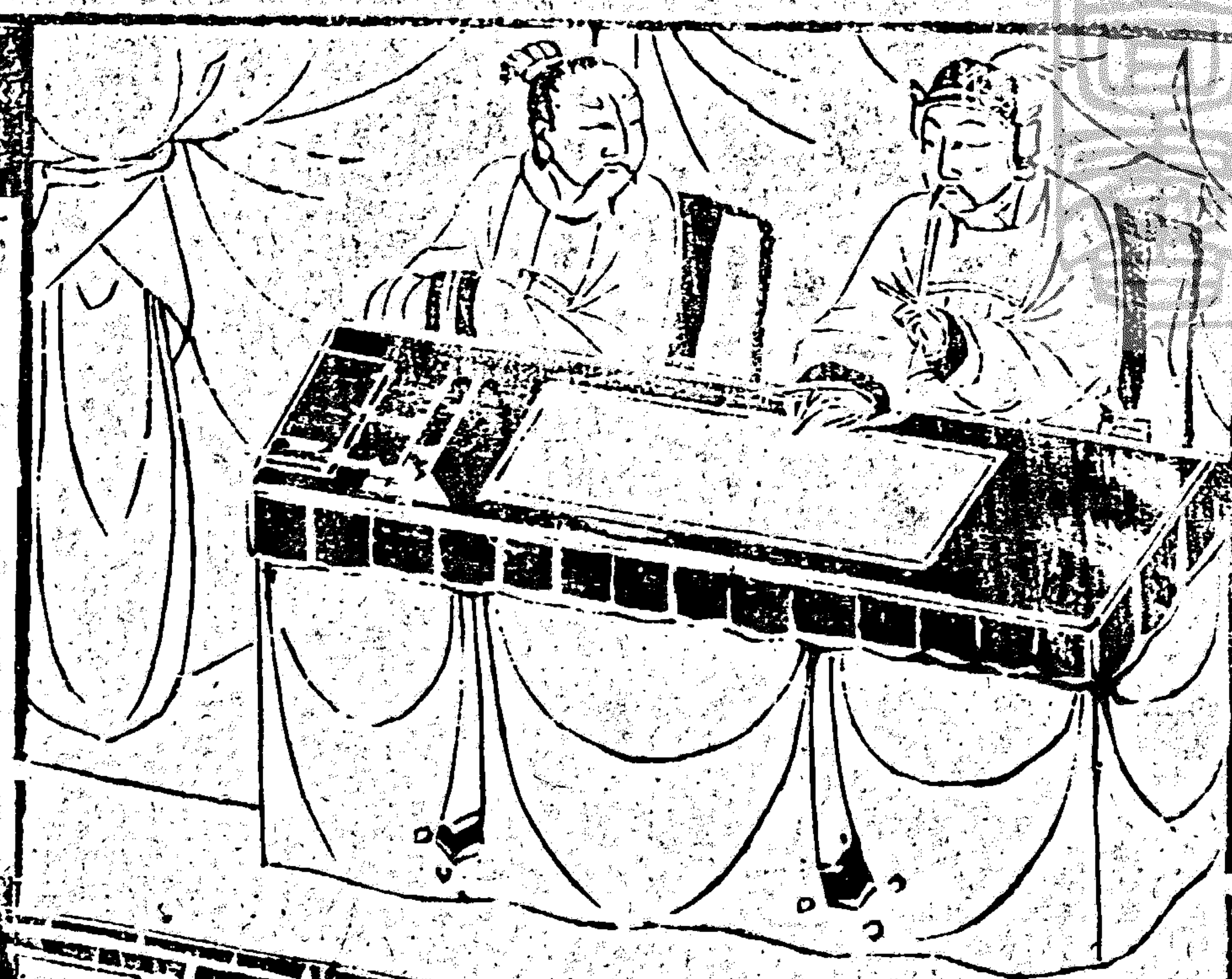
莫誇蠻勢勁



且看漢威強

問曰聞法師能呼風喚雨能驅電能使  
 霆令妹真人於昭陽降然此行勝可勝矣  
 而吾嘗聞荷兵之來莫測其凡千萬數人  
 皆不知其從天而下後地而出藏之山乎  
 藏之澤乎干也戈也雜然間出劒也戟也  
 左右無方時弩時馬時弓時刀旋出旋沒  
 轉出轉沒以亦非常術也當以何術破之  
 二即曰彼術來我以術往兩術相遇相敵  
 則不相勝互勝則互相為敵如此妖未易  
 勝也賊未易滅也蓋天下惟和正不兩立

妖術全無用



正法可大行

法術不並行邪而御之以正則正勢勝邪  
 勢况不勝術而御之以法則法筆多術筆  
 必不多以勝勢敵不勝勢以多筆敵不多  
 筆則可以舉旗于矢石之中可以折衝于  
 樽俎之上泛天者不能下泛地者不能出  
 山不能高藏深不能深藏干戈劒戟徒設  
 而無用弩馬弓刀雖備亦何為一掃腥羶  
 拭目而可俟三犁虜庭指日而垂成天朝  
 大將何惧蠻術哉李將軍大改容礼之曰  
 予始謂法師只術士也不知其為高士也



將軍輿馬壯



高士訣謀深

真人雲頭現



毛公塵外奔

不惟為高士也抑且為天下士也今幸左  
 右暮中是天哀不佞而賜之法師也何幸  
 如之即命大設酒食二人暢飲尽欢而罷  
 次日李將軍傳令軍中各要器械精好旗  
 旗車馬無不鮮妍無不壯健兼程而進六  
 十里而止軍士奉命踴躍爭先大將居軍  
 之中二即深謀幕裡是行也識者知其兵  
 不血刃虜无生还矣有西江月為證

小小妖蠻上犯 堂上大陣西征  
 旌旗輿馬耀日星 定須犬羊繫頸

中軍天朝名將 幕客關國真

指揮談笑把功成 西郵程羶洗淨

第二十回 林真人雲頭大戰

却說漢將軍李茂引大軍直抵大同黃金  
 朱紫聞朝廷救兵已至出營迎接各叙禮  
 畢李茂召黃金朱紫而問之曰向者賊勢  
 如何李節度禦之之策如何又何為而被  
 擒也黃朱二人答曰賊之來也全不憑其  
 力而致之敗也亦不由于戰彼日我軍會  
 賊衆于大同之西排列未成賊犯鋒而進



搖松能引類



拆草可為兵

善政心是上



能敗守為先

戰不上數合賊將敗走我驅兵從之但見陣後閃出一將以黃巾裹頭身著黃袍手中並無兵器只持一青松枝見我師追逼近前只用松枝一招那大小黃猴不知其兇千百万亦不知其從何處而來拔木為旗折枝為戟我攻其前彼出于後我敵其左彼出于右力不可用策無所施以大軍之所以潰敗二將之所以被擒也李又問之曰近來賊勢何如二人答曰賊自得勝而歸氣驕益甚其常使細人探訪軍情約

東不知軍馬散處而無伍宴飲無依三流連而荒亡且三日一出五日兩出或造營而即散或叩關而逃還來時只于不測去時只以須臾李曰汝何以禦之二人曰某自困敗之後見勢不敵只早閉關門朝懸旗號夜謹巡綽來則只自堅壁去則不出追兵李又問曰亦知二將之消息何如二人曰二將生為虜擒義不屈辱虜亦不敢肆虐聞其送入弱水矣李聽罷入見二即曰賊人驕傲荒佚而不習軍伍之事其



將軍明紀律



法士審機關

所恃者惟妖聞其術亦似高法師倘不大  
展其法力未易勝也二即曰隊伍之事將  
軍為政法術之事小道為政第願將軍紀  
律嚴明軍士用命臨機應變諒此行虜必  
不得全師以歸矣由是李即差人下戰書  
一面傳令房兵秣馬二即就于幕中設了  
香案告禱于真人炷前那西番聞漢師救  
援已至乃率牛殺馬祭賽毛公遂約明日  
會戰近書小卒回報李即請二即問計二  
即教其是晚調撥各營兵馬去各路埋伏

四處張擒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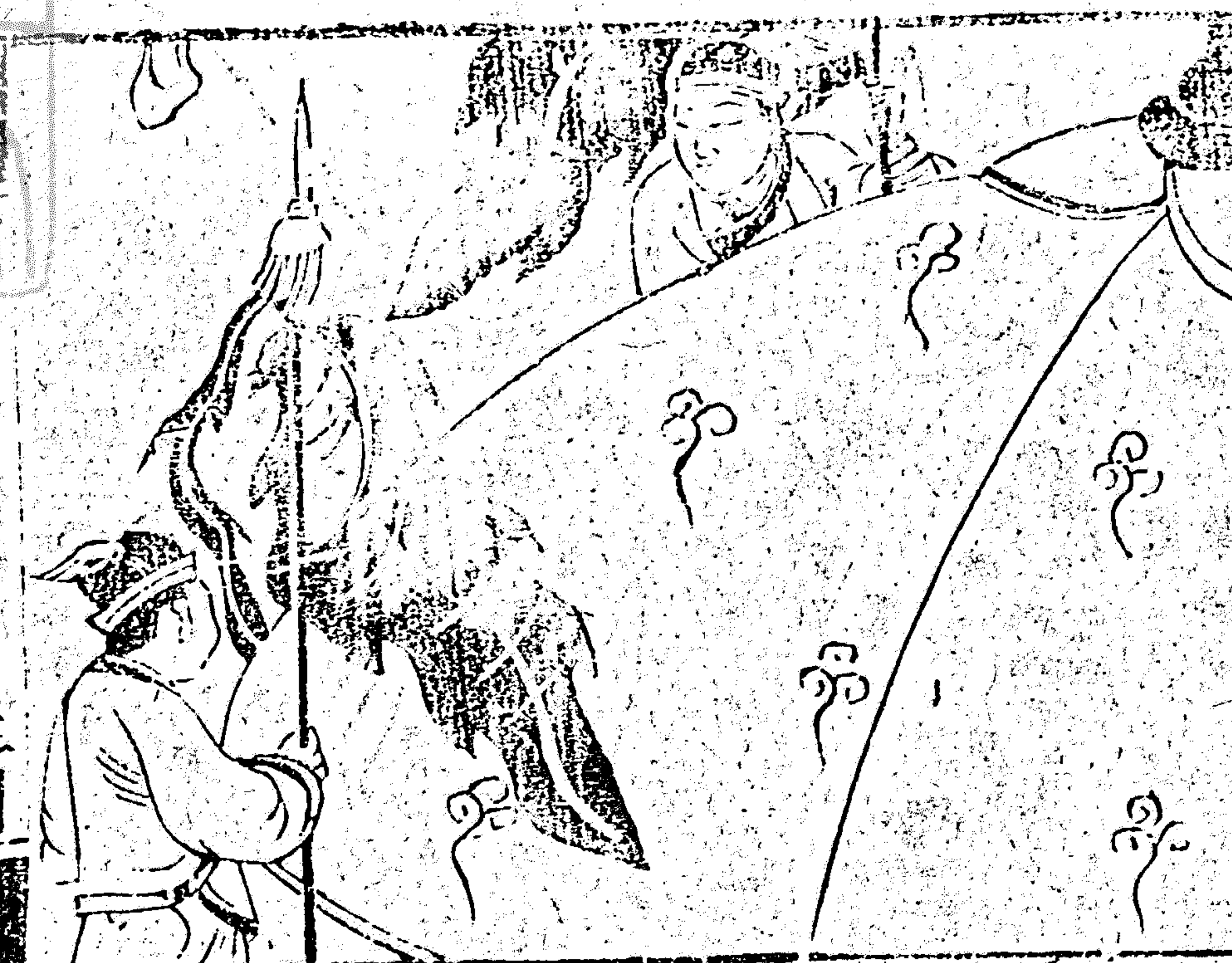


一戰獲收功

命黃金帶輕兵五百伏于大同之北各營  
火箭俟南風大起之時應號而發又召朱  
紫帶輕兵五百伏于大同之南多藏旗七  
金鼓伏藏火砲于地俟賊軍奔至之時應  
號而發又召驍勇將萬敵帶兵五百去伏  
于大同之西南鑿地為陷俟賊至之時憑  
計而行又召破敵將軍全勝帶兵三千伏  
于大同之西北多積乾柴各火炬一把俟  
臨期應計而行分發各路埋伏去訖只留  
兵八百護衛本營李曰兵太分則勢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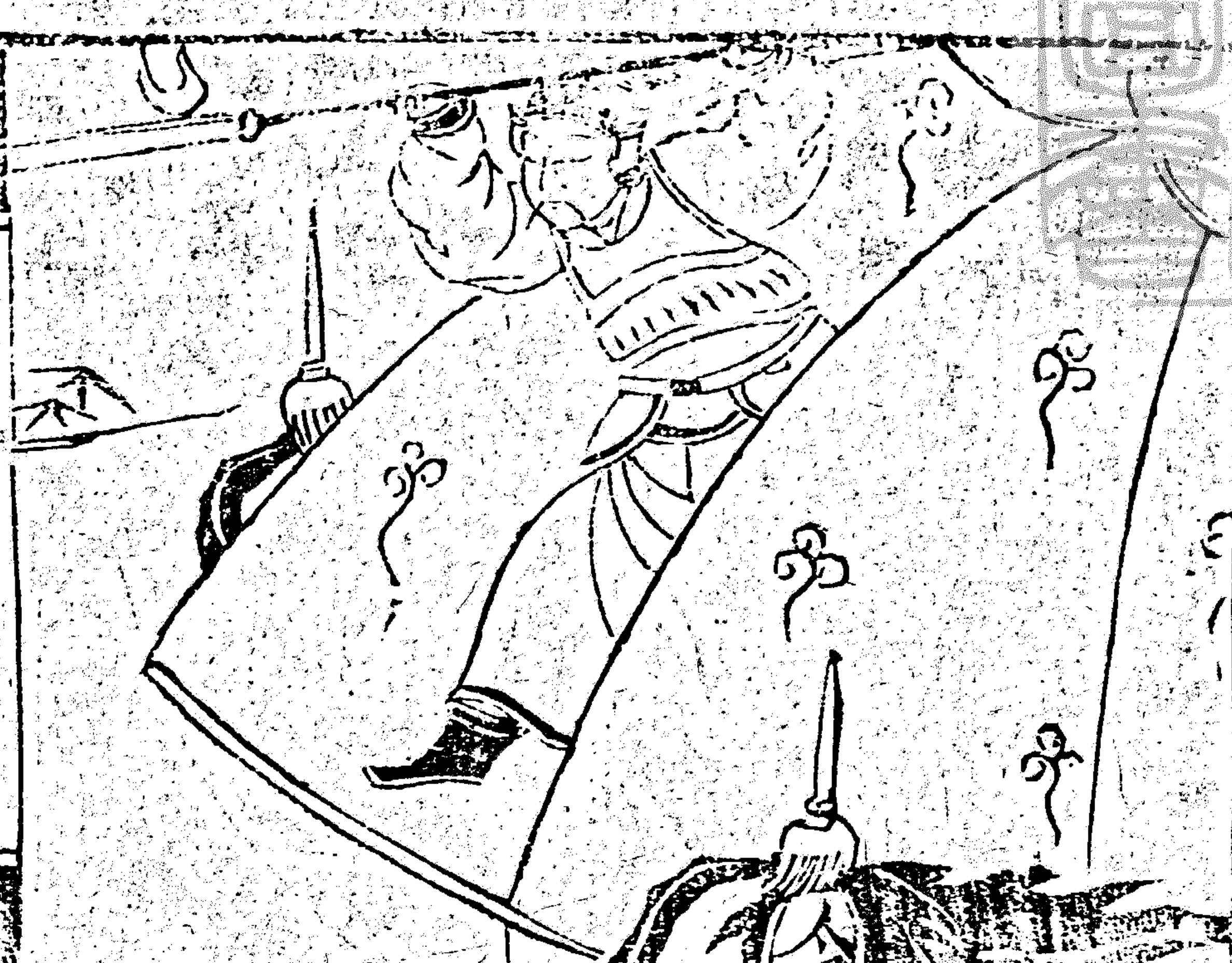
失律多無用



得法必亦精

虜進不顧後死不旋踵今吾只留兵八百  
倘彼大中衝突吾將何以禦之二即曰將  
軍只事調理朕明番兵之來小道自有以  
禦之李即如計調遣去訖二即復謂李曰  
明日將軍一面提兵前行小道帶兵八十  
于營後建一大坎以應午時之用李曰  
既寡矣法師又托而後行以何意也二即  
笑曰對壘之時即不用隻兵寸鉄定縛巨  
魁于麾下乃為奇矣李心中終不釋然至  
次早引兵出大同向西而屯番兵見漢兵

事斯勿悞



好謀自有成

已出亦尽出兵望大同向東而屯未及交  
戰二即乘馬帶八十人各立五色旗幟分  
立于八方旋入營內調其餘軍各依八方  
對面而立一定祝李曰臨事勿悞以良將  
對敵之第一要也李應諾二即遂退于營  
後親立大坎之上左樹一大旗手中執一  
羽扇跣足而立番將陀摩呢見漢兵不多  
不以為意首出一將直引番卒衝突而未  
李引兵迎之閉上二合李即遁走入營摩  
呢見兵敗走尽揮本部直搗漢營但見入



任徒他猖獗



不出我機關

至營中並不見一人番將心中大疑便引兵回見四面狂風大起飛沙走石左冲右突並不碍出被李擒之後軍見前軍奔天皆猴子猴孫李當不住二即在坛上把香囊一扣真人輒見于雲頭猴精見了真人即飛身乘雲而上未聞真人却被二郎把扇一招倏然南風火起以旗怪搖電火四發那猴燒得無處逃生番兵大敗死擁毛公望南而走繞到南谷口被黃金

風火連天焰



皮毛帶骨銷

伏兵順風將火箭亂射番兵帶箭而逃走疾火熾死者無數急又望北而走止到北陵朱紫翁了伏兵尽插旗幟金鼓齊鳴番兵捨死直前紫命尽點火炮一齊從地而發犯者皮爛毛銷那猴見勢不得已引兵望西北而走李縱兵而追之候走至西坪陰處見前面尽是乾柴塞了去路急欲回時又被全勝奢率炬將柴縱火尽燒番兵死者不可勝數後兵迫至猴搶條血路西南而逃走不上數里番中死者十有七



逃難起筆外



走不出箇中

八猴力窮尽回視隨後不上二十人尽帶  
 傷損猴心中思曰吾之所以不早逃去者  
 欲保全此衆矣今大衆已死亡殆尽吾復  
 何顧之有且輕身奔回國中另作他箇正  
 躊躇間忽見後追兵将至再走数步見前  
 面漢將萬敵又領一兵迎戰猴發大怒奮  
 力與戰上数合敵佯敗且戰且走猴招  
 後兵隨之趕上半里許轉過一坪番中尽  
 陷于坑猴見隨後並無一人乃踊躍飛騰  
 而去真人遣天兵追之妖猴捨命而走二

擒將威風凜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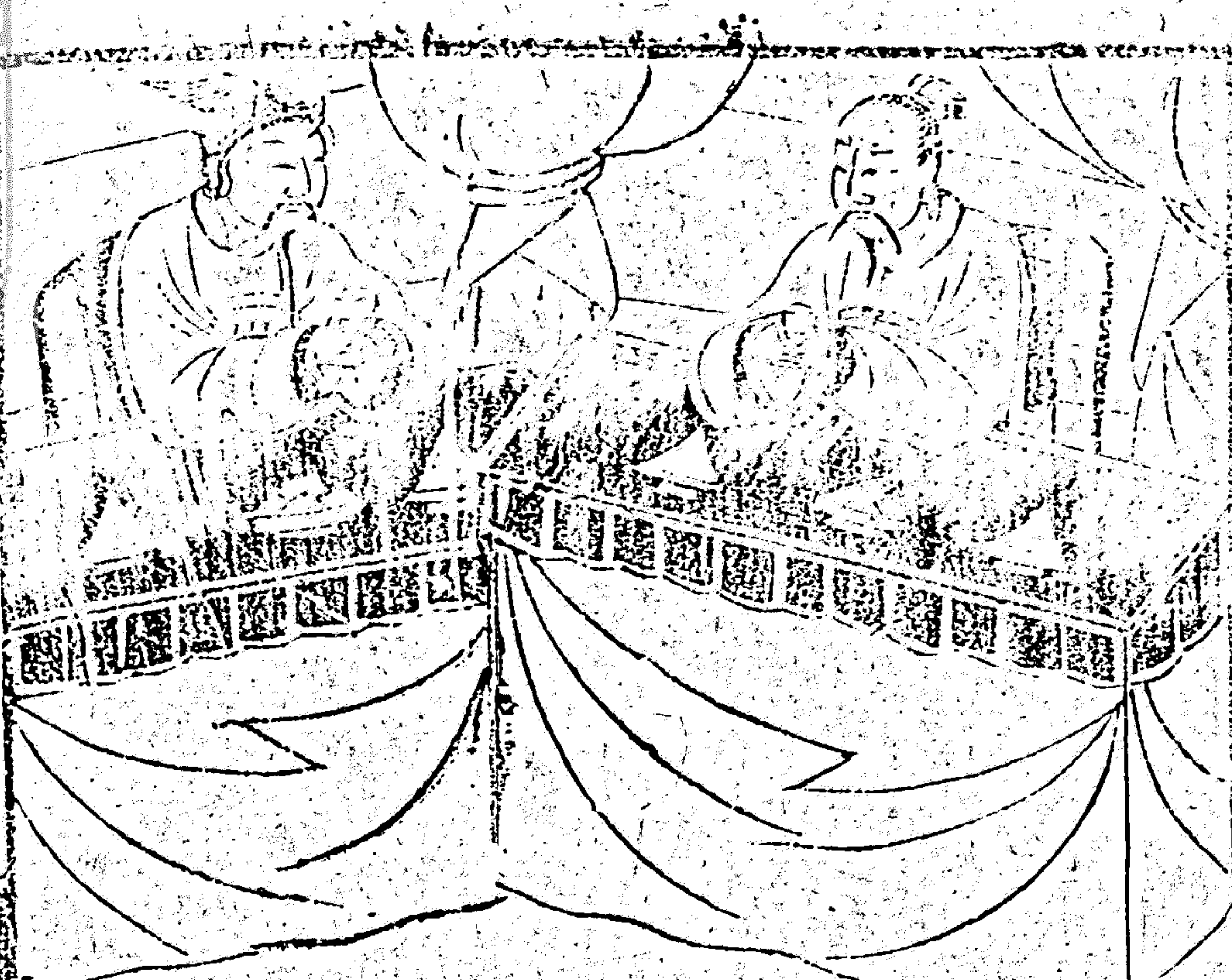


奏功志氣軒

即見番兵大敗乃下坎入于營中見李將  
 軍追趕未還禽守營諸將將番將陀摩尼  
 置于檻車之中須臾李領得勝兵馬回營  
 各路埋伏兵將一時俱到各獻首級李命  
 將各人登注于紀功簿收兵回入大同大  
 勞軍士諸將論功受賞一面差將陀摩尼  
 并所斬首級押送京師去訖二郎詣李賀  
 功李曰今日若非法師則不佞幾乎墮二  
 將之後行矣二郎曰國家之福也將軍之  
 威也亦諸將之勞也小道徒袖手觀成而



成功心不伐



飲至礼斯興

已何能之有李笑曰孔子称孟之反不伐  
不佞謂法師有焉二人相與欢甚乃宰猪  
羊設祭于真人炉前畢遂設酒典二即及  
諸將飲于帳中各暢飲至醉而止有詩  
為證

同関試一臨 虜騎落西城

不料螳螂臂 敢當車轍經

塞出边月近 戰苦火雲深

登坛談笑頃 蠻怪化灰塵

第二十一回 毛公護番再寇

被火皮毛爛



沉溺首尾猩

那毛公被火燒得皮毛皆爛又被直入遣  
召天兵追趕不已遂變作一虫藏于溺池  
畔青草之上天兵追遠不見而回毛公心  
驚未定不敢出首臭氣薰蒸寔受不過乃  
輕緣向草尾視之却被狂風一吹墜于溺  
池之中身首俱沒尽力一躍纔浮上了池  
畔一身中穢濁臭不可言欲入清水洗淨  
則渾身糜爛痛不可當只得取青草略拭  
坐于石岩之上腹餒氣竭乃仰天嘆曰  
向者將兵數萬曾經以途而過數日而



心愧蠻王見



神驚別將追

同開一戰而擒二將彼一時也何等  
何等威風不想今日復經以途片輪不  
隻卒無还不回西國四顧無依倘回去就  
使西國王怜我而收之亦何顏再受其報  
賽之勤嘆畢不覺悽然泪下正躊躇不決  
忽塵頭起處一簇人馬飛奔而來嚇得那  
猴魂飛魄散嘆曰今如追兵再至則吾命  
休矣翻身欲走見來人馬已近回視之  
是西番旗幟心中略安須臾中至乃酋長  
啞阿生也猴一見便呼曰酋長使何處

番將無生意



蠻兵有死心

素今欲何往乎現了真形阿生見其皮銷  
肉爛鮮血迸流急下馬扶之曰何將軍形  
銷而至于此也阿摩尼將軍今何在乎猴  
嘆曰

休說阿摩尼 鶴淚猿亦悲

大同經火焰 肉爛復銷皮

啞阿生聞言大驚曰國主得將軍捷報喜  
之不勝恐師久糧乏故特遣某賁送餽糧  
不意全軍覆沒無一生还奈何上猴曰  
吾本欲以身扶尔國孰知反為尔國傷吾



蜜王雖不怨



妖怪有何顏

身吾不任德爾主亦不可任怨爾可回報  
國王我今再投強大之國倘有機會必為  
爾報仇達阿生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何足  
為恥倘將軍自此而他投使國王知之不  
罪生之不善挽回者乎况西番雖小亦足  
以王將軍若肯回國與王再振復仇之師  
卷土重來則今日之喪敗未況不可不以  
一旦復也烈上車轉上豈若匹夫匹婦之為  
諒哉候不言久之乃曰今恐國王之不信  
我也達阿曰國主尊將軍如天敬將軍如

降氣如西復



捲土可東來

父倚將軍如太山寧失數萬之衆而不顧  
失一將軍語罷達阿生強與一馬乘之而  
回西番上王見說情由與猴相向大哭歎  
殺漢二將左賢王止之番王曰吾誓不與  
漢共戴天矣吾番雖小悉率國中之衆尚  
得三萬餘驍勇可當漢兵之十萬吾何畏  
彼哉願將軍輔吾志由是及占番中得  
三萬即日離了西番直向漢朝進發不數  
日兵寇大同関李將軍正與二即相議謂  
今日番兵尽無一生還獨有妖怪得脫此



痴番思雪耻



大漢班固除殃

軍威雖展布



醜類可無遺

怪尚在番王必傾國而未第未知捷報上  
聞朝廷旨意何如二將來歟即尽虜衆而  
殲之亦未足以雪吾中夏之耻也議論未  
已守陞小卒忙報曰西番復率兵入寇直  
近関西下寨勢甚猖獗望將軍急有以寧  
之李謂二即曰醜虜果未信不出吾兩人  
之所料矣但以此未銳氣比前為倍敵之七  
筭宜更加詳焉二即曰番之所藉者猴七  
技止以吾見其肺肝矣今日之來是天所  
以益其疾而速之亡也豈能為害哉將

且整其行陳戒其師旅只一戰之間定斬  
妖猴于陳前縛番王于麾下以振上國之  
威以飭蠻夷之志李大喜即下令明日出  
戰二即是晚復禱于真人曰應期而至  
乃謂二即曰國家之威可為振矣蠻夷之  
氣可為喪矣則圣兄之功劳不為不大番  
王忿怒而復來勝雖不能勝然湏由其遺  
種使數百年之後多事之秋人知吾兄有  
征西之功且妹观天意即未欲尽滅西番  
况二將在番未歸倘死彼國主則彼國愈



赫天威怒



真不忍心



天誅不可宥

聖德欲全生

怨愈深亦非所以保全二將之道也二郎  
 曰妹自離北天下遊凡界夙夜寤寐無時  
 而不在于妖恨不得旦暮廼之乃所其心  
 今既見之此正遂願之秋也而願縱之何  
 哉真人曰妹非謂妖之願可縱第謂勝蠻  
 之時其殺戮不尤太重如前日尽數萬之  
 衆無存片甲枚亦太慘矣若猴自不能逃  
 焉語畢而去二即記妹之言不忘次日與  
 出大同二十里諸將畢集李下令曰西番  
 數寇我边境虐刈我人民羈縻我大將罪

則大矣惡則極矣前懲而不知悔覆轍而  
 思再蹈此天誅之不可少由罪人之所當  
 必得者也爾諸將士務宜同心協力報國  
 勤王或當其前或絕其後或攻其左或夾  
 其右隻輪不許西返片甲不許生還以表  
 數百年侵犯之罪以絕千萬世竊發之虞  
 以示大小夷侮慢之鑒此萬全之策也二  
 郎諫曰兵以驅敵為勝以不殺為威昔吉  
 甫薄伐至于太原詩人誦之聖人取之萬  
 世稱之西番之性自五帝所不能臣三王



醜虜無常性



畱根有後災

難全勝



不殺始為威

所不能服即以我世祖武皇帝之威靈東  
除西掃南蕩北滌亦是為一大治之使不  
復再來亦未嘗及其種類而殲之使傷  
吾生之德覆載之仁前日一戰數萬番  
兵盡為灰燼已為楚痛矣明日得勝之時  
小道願將軍惟驅除之使去如逐犬羊然  
勿縱兵掩殺此將軍莫大之功即將軍無  
量之德也李曰法師之言是矣然吾亦非  
以殺人為快者但醜虜之性小由寸草必  
思再逞此俗所謂斬草由根而滋復發者

也二即曰華夷類異而性同中國有聖人  
蠻夷回心而向化以此觀之則夷之服逆  
實我之治乱有以戲之矣李改容謝之曰  
法師所言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雖然吾  
聞俗云兩虎相聞必有一傷兩敵相遇勢  
不俱全若尽以不殺為務則果可以制挺  
而撻之使去乎二即曰苟將軍之令行小  
道自有不殺之威李曰信如此吾可以無  
憂矣即傳令諸營曰今日會戰之時許進  
而不許退許擒而不許殺許驅逐而不許



拆衝樽俎上



排布陣圖中



雷霆任使軀

窮追遵者盾厚賞遠者受顯戮令行畢  
即即向陳前排成八卦陣分守已定仍令  
先鋒黃金朱紫各領雄兵一千受密計而  
去二即令李將軍營後建一高臺端坐其  
上飲酒那番兵聞漢兵成陳空壁而未遠  
望高臺見二人並坐飲酒想是將帥引兵  
直取左边冲出黃金迎戰不一合金敗走  
右边冲出朱紫迎戰上不二合紫又敗走  
賊縱兵趕之黃金朱紫兩名齊戰且戰且  
走將番兵誘入畝中二即在臺上觀見番

兵深入輒手盪一符于掌中以口吹之遂  
變為翻山覆海之陣只須更間平地水深  
三尺將番王圍于陣中見四顧皆壁立高  
岩候知之正欲來破陣被真人雲頭駭起  
雷電霹靂猴抱頭掩耳而逃番王困于陣  
中捨命殺去向東真人臺上以扇東指則  
東边飛沙走石向西真人以扇西指則西  
边草木皆兵自午至申殺不出重圍李乃  
於臺上大呼曰降則生不降則死番王大  
怒直殺上臺二即以扇一指臺上矢石兩



將臺歇馬處



番王繫頸時

那日番王殺得大敗被擒毛公

第二十二回 弱水岩收伏毛公

呼邪深稽顙

百二靜小河

麒麟原有種

螻蛄豈能逃

旗鼓山河動

攻殺番王曹

大將膽雄豪

真人法力高

營有詩為證

下番王急退馬遭跌陷將番王歇倒于地  
遂被生擒綁送上臺李下令尽將所獲番  
衆放歸不許妄殺一人只將番王械帶回

妖猴逃滅跡



土地訊知踪

真八雲頭遣真追之猴逃入弱水岩天兵  
追擒不及而回報與真人曰猴逃不知其  
踪真人曰西番之難自此定矣妖猴之逃  
吾亦知其無所容矣由是遣兵四處捕獲  
大索三日不得有一天將稟曰彼縱能逃  
絕不然逃於方之內而不能逃于方之外  
能逃于吾之所未及見而不能逃于人之  
所見欲知猴之所在須召此處土地而問  
之真人從其言即時差直日符使召到當  
坊土地真人問之曰汝為一方土主凡有



奪關奔華塞



捉怪入蠻鄉

上下神奸經過此地者皆汝之所得而知者也昨日吾大同之西與西番會戰擒妖猴却被陣逃想當此處經過其自東自南自北汝知之乎明以告我士昨日午未時有一異人經過本處身無帶後無所從忙迫而行土地正盤詰之彼怒發一拳打土地于地奪關而出土地領人馬追之不及而回經向西北而去矣真人曰汝知其去或知其逃遁之所乎土地曰某之所受轄者華地也此去三十里之外即西戎矣夷夏不同治故彼此不相通昨見彼逃入夷境以土地之所知也其栖止之所土地實未之知焉真人曰吾為國家去害除殘不辭跋涉到以不得以妖吾事未畢但欲去西番風景不同恐吾兵中不慣涉歷汝當為我各處跟尋或有神宮社廟或有古洞幽岩查其為何神之鎮據窺其有依附之因由雖有今日之勞當受後日之賞土地叩首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真人既有報國之

華夷風景異



臣子普天同

臣子普天同



真人追尋怪



土地引程途

心土地豈無勤王之志執鞭先馬首是所  
 欣慕焉者也欣然引三四小卒開道前行  
 却說那猴精渾身火瘡未愈是日奮力迎  
 戰血染皮毛疼痛不止走至黃昏腹饒力  
 弱手足俱廢且四顧無投身之地又恐後  
 之追已只得尋一小石穴而處其中乃  
 天嘆曰聞有云  
 為人不可有机心 机心用尽罔害身  
 始信人言騰口說 今知句上却皆真  
 早時伏到已後並不見人馬關動想追兵

火炙還遭餓



窮投復見追

今如不來則不來矣始出穴外左瞻右望  
 思番國則不可再投矣西天則不得復上  
 矣後有窮迫之苦前無投救之邦忍不得  
 身上火瘡熬不過腹中饒餓不得已望前  
 再行光程見有幾小卒在山前山後巡邏  
 猴心中喜曰此處有人天怜我也不然將  
 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只得向前陪笑問曰  
 老冬在此貴幹吾遠方之人欲往西天柰  
 路逢奸細苟免其身尽奪其費今前途尚  
 遙四顧無親幸遇老爺實空谷之足音悔



羞向西番国



忙投弱水岩

冥之日月也望濟人于急無之中其功溥不啻七級浮屠之造語畢泪下那小卒見其哀痛迫切之甚心中亦怜之乃教之曰吾身為人役雖有活人之心而不能行濟人之事吾之大王勤脩好施今方卑礼厚幣以招賢者吾引汝往投之且為汝遊說于其間必見收矣猴曰果有此事生死不忘猴即求小卒先行自隨其後直至那庙前見仪門是一个大牌楼上書巡山大王威灵顯赫之庙其庙面臨弱水背阻高岩

妖心與契



怪志相依

景甚幽雅猴一見心想曰倘彼若肯相容亦一機會也今日之屈安知其不為他日之伸乎小卒入稟庙主上聞言即出相見候偷目視其修鬚長牙巨口強項乃虎精也心中且喜且惧拜伏逡巡言曰亡人患難相依願大王不忍殺骸死生以之那庙主見其重傷言辭哀慘乃問其故猴不得已以實告之庙主憮然曰久聞尊名未曾面會及一見之令人恨相逢之晚矣因由慇懃以加敬款相倚作難不想真人遺



窮途雖有倚



處却生愁

中華土地沿途挨查到弱水岩地面其方  
土地相見詳道其實中華土地心中大喜  
又恐其給已仍替到弱水岩前後探聽果  
見庙主設酒相待甚欢即連忙回報真人  
真人即遣黃騰曹馬四員天將星夜引兵  
直取弱水岩將近十余里屯聚撥人探討  
消息被巡山小卒知曉忙報庙主候聞此  
言恐庙主之怨已又恐其賣已乃佯作色  
曰大王勿憂大丈夫有事自作自當某因  
敗之餘蒙大王美意相收若至相累則亦

何顏立于天地間哉



主母水世間希

何顏立于天地間哉其有一死彼兵自退  
因拔所佩劔欲自刎庙主急進前止之曰  
賢契何其性之暴也余國雖小釋索赦賊  
亦可以自當一陣獨不能庇一賢契哉可  
勿相疑兵之來吾自有以禦之候聞言泣  
下曰大王若肯如此某即肝腦塗地所甘  
心焉庙主因謂候曰吾以此處東西南北各  
百餘里水不可飲以此水者不過二時辰  
即昏昧仆地三日而死彼兵新到不習土  
宜吾且稍遷以避之三日之內彼必片甲



軍受昏迷瘴



佛傳轉醒丹

無回矣候聞言大喜真人兵馬迎迓到此  
各七口乾四下尋皆無水見岩下有一所  
清泉爭趨飲之不須臾盡皆昏悶仆地急  
報真人忙曰此乃遭惡毒即命設香  
案勅了法水洒淨亦不見醒真人乃命司  
負天將圍守四方非有命下不得妄動是  
晚晚身直往南海見觀音菩薩知  
其未乃先立于岩前候真之至迎而謂之  
曰汝從何來直告以是事菩薩曰予既已  
知之矣彼地水毒諸士卒不知而誤飲之

甘露冷洒



昏迷漸開

可將吾此甘露水灌入各人口中自然一  
時蘇甦後若飲水再無妨也因語真曰猴  
數已尽汝不須更奉矣真人即拜辭回營  
之時天已变色矣遂出營命將此法水灌  
入各人口中不尙少頃眾人皆甦真人即  
傳命齊進將岩前岩後張布羅網打入廟  
中並不見動靜搜獲一守廟小卒問之卒  
以實告避于前山之谷真人即令引到谷  
口將兩頭截住真人立于雲端大索齊入  
谷中翻石撿土穴壘俱崩二妖身無所藏



多年為災害



手足莫展只得束手受縛真人傳令斬了  
虎精拆毀其廟將猴綁回下令班師有詩  
為證

猴自走西天

顯怪許多年

番邦深受害

中國亦為殃

再寇大同塞

一摧弱水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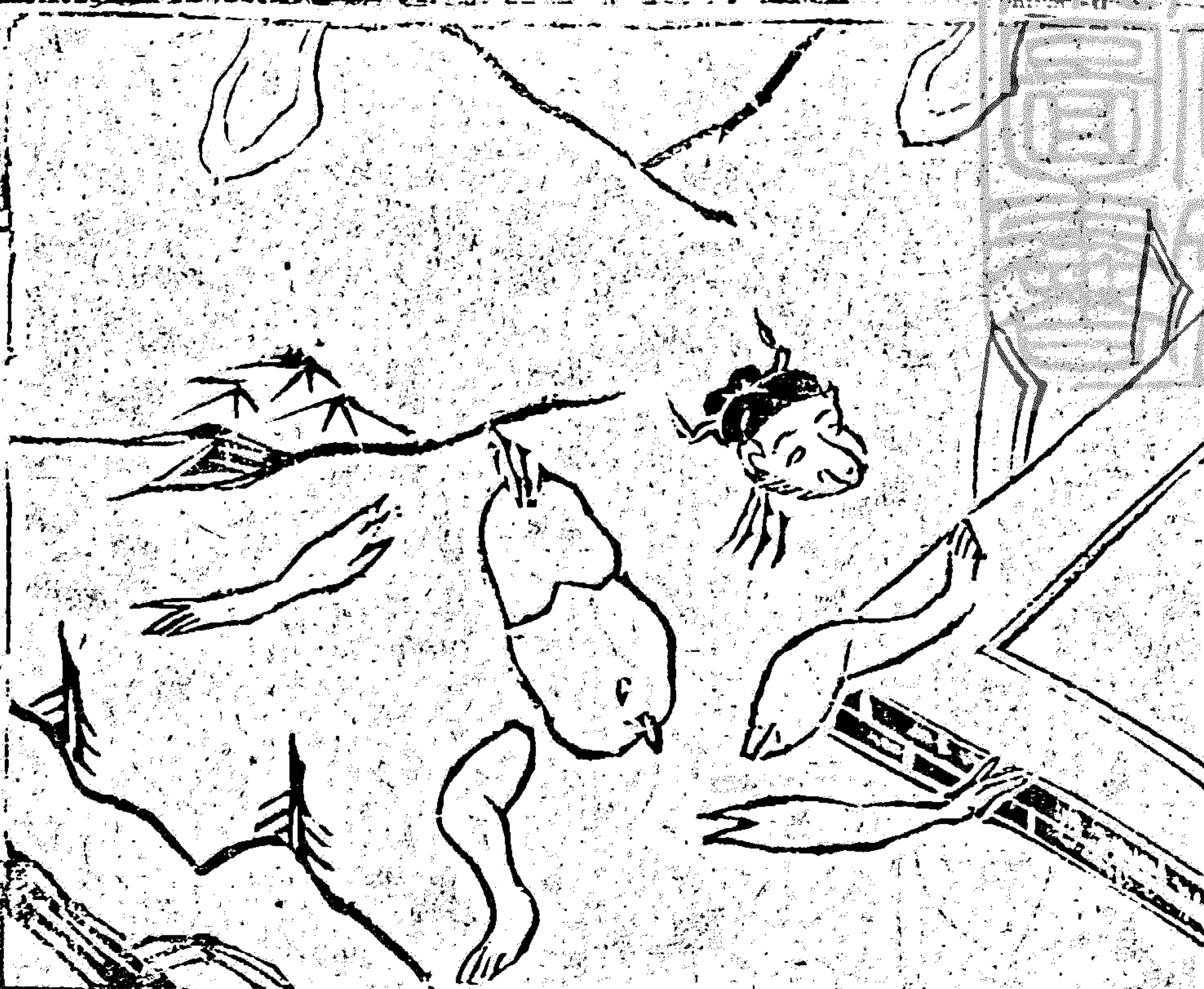
遊凡功已建

萬載一炉烟

第廿三回 弱水國還臣奉貢

李將軍陣上擒了番王檻在營中星夜馳  
報朝廷以候旨下發落時正典二郎相議

斬首未為快



分尸足洩仇

不知妖猴逃去何處外面小卒忙報營之  
東西南北四門忽去血雨淋上須臾墮下  
四大腿生肉教場中墜下一顆首級中退  
視之乃一黃猴也李林聽說即起身到教  
場中查看首級仍轉四門查點已畢果是  
一个大猴重得有千餘斤即令各營軍士  
搗去調食以益壯力二即對李將軍曰妖  
猴已授首矣真人鶴馭其還乎即于軍中  
宰牛殺馬築地為壇設置真人香火于其  
上李林率偏裨將左右先鋒并通營軍中



天如傳  
猴既服誅矣



復能反乎

番王生得脫



漢將喜奉還

祭禱已畢番王聞說猴已被擒來命驚得  
兩眼垂泪口不能言大中未散忽報朝中  
遣使賫詔到遂設香案率營中衆將俯伏  
接旨

制曰蠢尔西番無故藉妖踐踏我疆禦  
羈縻我大將虔刘我民人罪故不容于  
誅本當尽殲其中以洩国忿以雪国耻  
但天地之量無所不容犬羊之類何足  
與較尔边臣能于陣上生擒渠魁可謂  
有功矣真人獲中駢妖国家受福不少

也令宜善諭酋長令送还大將依常稱  
臣奉貢恕其生还仍宜修我邊圉謹我  
戒惧由一將鎮守大関餘衆班回論功  
爵賞遵行無違

接畢李對二郎曰圣上欲釋番王回国令  
其送还二將以固仁心之自然愛其二將  
而因以愛及于番矣但醜虜之性無常恐  
其得脫而去因懷其困敗之恨洩忿于二  
將則又使彼番之得志矣奈何二郎曰番  
之所以為番者以其風声氣習異也其性



虎狼尚惡死



蝼蟻亦貪生

未始不一今圣上待彼以不死之恩彼不知感而固明背之是不仁不義自取滅亡之祚也當召而面諭以圣上之意如此與之約質去後使歸李曰法師之言是也乃令於檻車內取出番王李指揮問之曰番之所以數次反者何也番王曰非我之欲反乃猴之教我也謂我當有天命之傳所以冒死而求也李又問之曰今猴已死矣汝欲生乎欲死乎番王曰蝼蟻之微亦知貪生而怖死豈有人而不欲生者乎李曰

不殺如天德



幸全似海恩

汝今固反乎番曰自數年興兵以來民窮財盡國內虛耗今惟救死治生之不暇固敢言反哉李曰數尔之惡即及滅尔之類爾之國亦不足以罄尔之罪吾昨日申表朝廷我圣主仁明慈愛不忍加誅于尔赦尔歸國尔可大生悔心深改旧性还我之將奉尔之貢求為不侵不叛之臣則尔無我犯我無尔仇定守荒服之義永遵華夏之防不亦善乎番王聞言垂泪大声叫曰我等禽獸不知礼義触犯天



深戴天朝仁



敢忘將軍義

威今受不殺之德始知天恩浩蕩無不沾濡非我番之所能知也恩威並著誠惶誠恐番人不復反矣李復為二即曰番今誠服乎二即曰有聞云以力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此之謂也即令放回番王拜伏于地曰天朝之仁將軍之義吾番至死亦不敢忘李乃命賜之酒食衣服為治其囊物遣一裨將送出口外而去沿途不許盤詰阻當那番王一路自思中朝君臣有以德義吾番信

難報天朝德



柳仲漢將勤

六馬之不如矣回至國中群臣不意驟聞王回忙出迎接入朝相向大哭番王極道中朝恩德終不可忘即時請出李張二將分廷拜謝及率番中拜伏階下大呼萬歲畢即設筵宴三日佐以番樂仍命左右賢王及諸酋長等竭取國中所有珍寶產物載之以車差酋長嚕智親送二將并諸車物直至天朝請罪謝恩大眾即向大同進發番王直送至雞子山將近大同而還有詩為證



郊送心生悔



咏歌志已慙

其一

我送二將 曰至于城 燕上于飛

下上其音 昔之不順 寔愧我心

其二

我送二將 曰至于郊 燕上于飛

其羽交上 瞻仰天朝 德音孔昭

其三

我送二將 曰至于都 燕燕于飛

群聚呼雛 歌報之德 萬歲山呼

第二十四回 陳二郎奏凱回朝

敗雖非戰罪



勝寔有神威

却說二將即日離了弱水不數日到關探  
哨報知李將軍忙差部下出關迎接二將  
入關與李林相見愧耻不已李將軍曰前  
日之敗非番之力亦非戰之罪也偶中其  
術縱有知力無所用之今日成功一賴國  
家之福二則真人冥中照相之功如不佞  
者不過出則告戒入則受成而已他亦何  
能之有二郎曰國家不得已出軍勞民傷  
財今邊事稍定兵士久處于以一恐國內  
之虛耗二恐久役者之怨嗟以非萬全之



分鎮圖謀遠



凱旋喜氣高

收功歸塞外



獻表賀君王

策也可議白守之計擇日班師入朝衆議  
田都指揮周全鎮守大同門分撥兵馬各  
處守備去訖林二即全諸將告禱于真入  
即日拔寨奏凱回朝但見天氣清明和風  
拂上兵馬旌旗濟上載道強兵良將笑語  
喁喁不數日到了京師林典李乃上表稱  
賀表曰

伏以

上古以好生為德祥無取于佳兵王者  
以強本為威每戒申于勤遠豈云內耗  
以弭外憂然而患有切于宸隣計莫先  
于篤祐則雖以周文之圣不輟過密之  
師以殷高之明尚申鬼方之伐蓋易垂  
禦寇詩詠簡書要在以兵止兵非云乱  
而易乱况咸賓之世六合為家則有道  
之長四夷是守頃者蠢尔西番藉妖大  
同為寇踐踏我疆 羈縻我大將罪則  
大矣惡斯極矣臣等全仗

天威深憑

國福橫玉努以高臨縱金

鉞而直進白刃交而宝刀折旬始無芒



全像天妃出身傳

威風雖已震



戒飾亦須嚴

赤重揮而孤劔搖挽捨失色射元鏃  
環甲魁殲賊知

天怒難干王師無敵深苦全師之俱沒乃  
自俛首而乞和彼既獻地効誠我且止  
戈為武然詞早者進法無恃其不來師  
勝則驕慮須防于更卒伏願

皇帝陛下由心邊事戒飭守臣乃令西北  
之勢綿連犄角之形則可以鞏鴻圖于  
有永保無事于萬年臣等不勝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賀

尚撫謙德



君崇錫予恩

聞

以

表上帝覽畢召見二即獎諭之曰大同之  
役卿之功可為最矣二即遜謝不敢當於  
是大封徂征功臣論功陞賞有差群臣作  
賀畢乃具太牢設祭真人于南郊光祿寺  
大設筵宴為二即典諸將賀功賜以弓矢  
真人護國大功另日傳旨褒封君臣燕喜  
帝乃歌彤弓之詩

其一曰



彤弓明報典



彤弓昭兮 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  
中心貺之 鍾鼓既設 一朝享之

其二曰

彤弓昭兮 受言載之 我有嘉賓  
中心喜之 鍾鼓既設 一朝右之

其三曰

彤弓昭兮 受言鑒之 我有嘉賓  
中心好之 鍾鼓既設 一朝酬之  
歌罷明帝親執二郎之手而謂之曰攻克  
戰勝之功少不殺而服之功大故今日求

鍾鼓洩飲心

諸臣歌保定



中將賀昇平

良將于戰陳之中有求真人之功于戰陳  
之中無指日傳封今日之宴聊為先生解  
戰袍矣未足以尽寡人之心也二郎全李  
將軍九頓拜謝歌天保以答之

其一

天保定尔 亦孔之固 俾尔单厚  
何福不除 俾尔多益 尔莫不庶

其二

天保定尔 俾尔戩穀 罄无不宜  
受天百禄 降尔遐福 惟日不足



欽誦君王德

嘉魚

其一

南有嘉魚 蒸然罩上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樂

其二

南有嘉魚 蒸然山止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術

其三

南有鳩木 其瓠纍之 君子有酒

誠服大將功

吏臣評盛美

嘉賓式燕綴之

大衆賡歌一闕明帝龍顏大悅群臣百拜  
山呼稱謝君臣相悅為之評曰

漢自武帝窮兵至于末年海內虛耗尋  
亦厭之武事弛而不用至于明帝昇平  
日夕安而忘危武備不脩弱水得以乘  
間而竊發虜其二將傷漢世數百年之  
神氣向非真人建護國之功則幾乎大  
羊荐食中國腥羶染我衣服漢之為漢  
始哉豈止乎安得有君臣賡歌之相悅

武士偃干戈





一封丹鳳詔



半紙紫泥書

然則真人之為神豈可與別神一評  
而論其功固不脛 與其報封固不  
宜與

第二十五回 金鑒殿傳旨宣封

明帝是日大設祭真人于南郊親自主祭  
率文武助祭畢回朝大作平倭露布播  
告天下曰

朕聞天道討慘以成功春生秋殺玉者  
恩威而並用武緯文經堯德靈敷光靖  
青苗之梗舜仁廣被亦艾丹浦之莠蓋

內代知聖主



四海頌唐虞

揖讓不可勝殘而征伐所以禁暴殛者  
妖候作怪跋扈西陲大駭島寇肆毒邊  
疆紳弁辱在露中大同令生荆棘既成  
吞噬之威復肆垂涎之暴朕不勝忿怒  
欲肆重懲乃命良將以西征復募法師  
以中護直隸大師以擬其中堅隨出奇  
兵以斷其歸路司韶鈐者効力進先有  
斬將搴旗之勇督餽餉者星馳雲挽有  
投石超距之雄前加葺復率大軍踴躍  
前進羆熊入陣叱咤而瀚海為飛草木



詔諭吾黎庶



威懾彼夷蠻

金盞欲賜爵



王殿苦辭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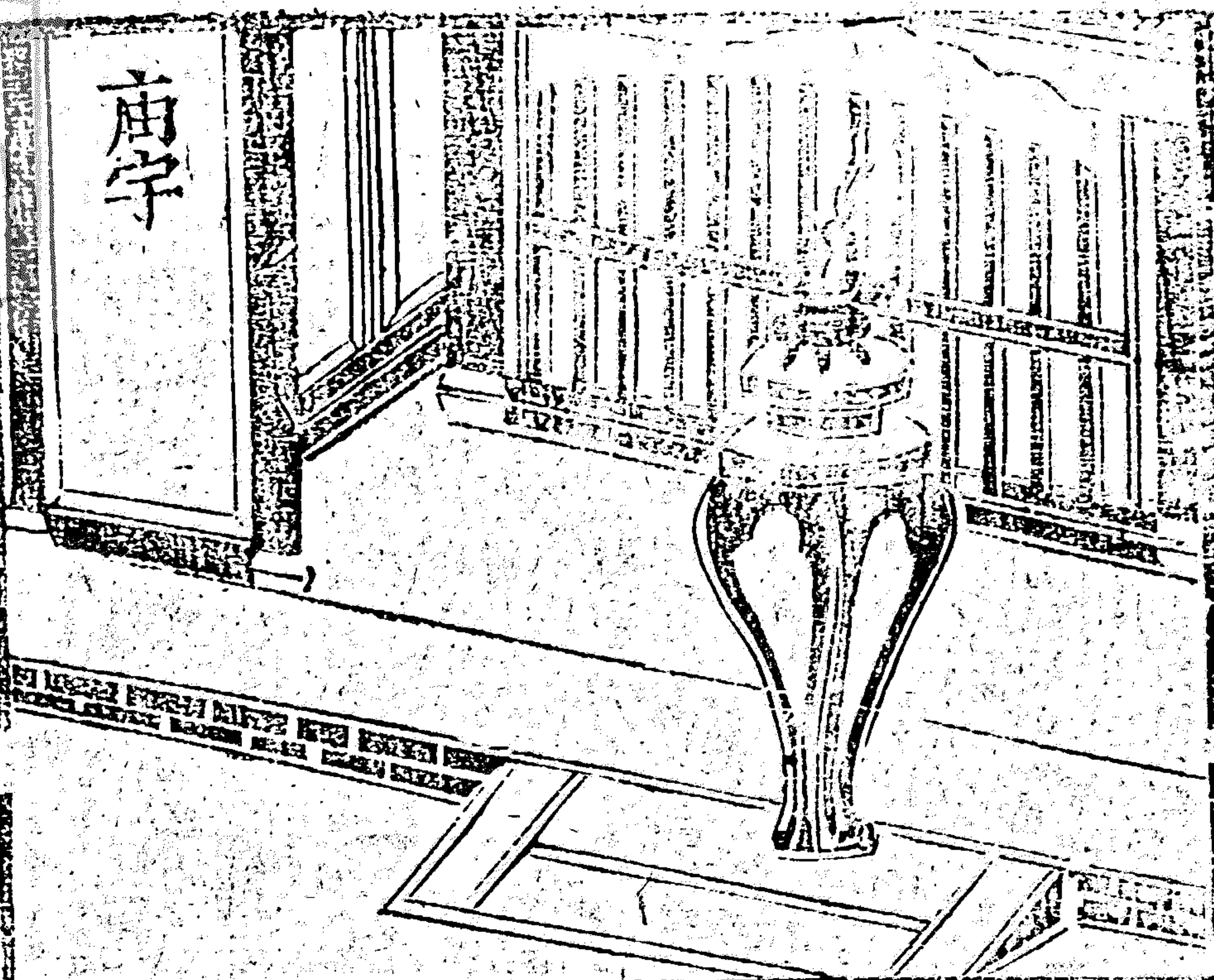
皆兵指顧而山河变色一戰而陷全師  
威若迅雷再戰而擒魁醜勢如拉朽旌  
摩耀日頃觀魑魅潜踪火焰連天倏見  
魍魎銷跡是日也震塞鳴沙飛瓦折木  
颶迴烈炬十里風腥骸委深坑大同土  
赤蓋覆巢之慘卵鵲一遺而破竹之威  
風草皆銳賊等進無所之退不能避聞  
楚歌之動地心掉神搖觀漢幟之排空  
情迷氣奪遊魂驚夜月以悲悽殘喘望  
下風而罗拜願邀天覆地載之德誓輸

称臣獻贐之誠沙漠霜銷塞草回關河  
細綠边城月白狼烟息斥埃搖紅故華  
山歸馬青海洗兵孺子歌滄慶黃河之  
再潤舟人晒網喜旭日之重光用布四  
方便典胥慶

即日班布去訖帝乃召二即上殿後容而  
謂之曰法師何願二即曰臣散人也不願  
玉帛不願爵土惟欲上邀聖主之寵下榮  
真人之庙則臣願足矣帝曰富人之所欲  
也王帛不足以動其心貴人之所欲也爵



天妃山廟宇  
詔鎮興廟宇



廟宇

丙丁聖容

朝廷褒飾績



州鎮議捐金

土不足以易其志是可敬而不可臣可愛  
而不可友者也乃下詔敕封真人為護國  
庇民天妃林氏娘娘長者為誕聖公安人  
為育聖母兄二即為靖國法師護教聖兄  
仍褒閩省鎮州縣官以其率荐得人俟任  
滿之日連陞三級今且增俸就遣使賚敕  
旨玉帛到鎮轉行州縣掌印官務要離任  
親到湄洲山為真人更新廟宇大建樓坊  
使者賚旨到鎮上官設香案接畢即移文  
州縣赴鎮會議州縣官一時俱到典鎮官

相見禮畢鎮官曰林真人大建征西之功  
朝廷遣使敕封仍使改觀廟貌整理埃場  
此雖國家之盛典圣主之厚恩實真人之  
功有以致之也真人在天其榮顯極矣倘  
非吾輩荐率得人亦何以有今日然則今  
日之事吾輩亦與有榮焉州縣官皆為鎮  
官作賀鎮官復曰朝廷褒封真人固圣主  
厚報之心然吾輩拆國家之主撫國家之  
祿則真人有功于國家是亦有功于吾輩  
者也真人為國家出力是即為我輩出力



州鎮能捐俸



佐貳亦輸誠

者也然則獨可無報乎鎮官因捐俸資五十兩州官捐俸三十兩縣官捐俸二十兩諸佐貳有領各願捐俸共成勝事鎮官曰崇報在心不允拘執自佐貳以下並不許捐俸只各備香燭及時齊送真人香火歸廟則亦足以盡爾曹之心矣議定着令縣官全二即先回差人褰封長者次日鎮官與卅官俱到莆田縣上官迎接禮畢鎮官禽召林長者到縣相見縣官親造長者之家長者出迎拜于堂下縣官忙下堂扶之

縣官迎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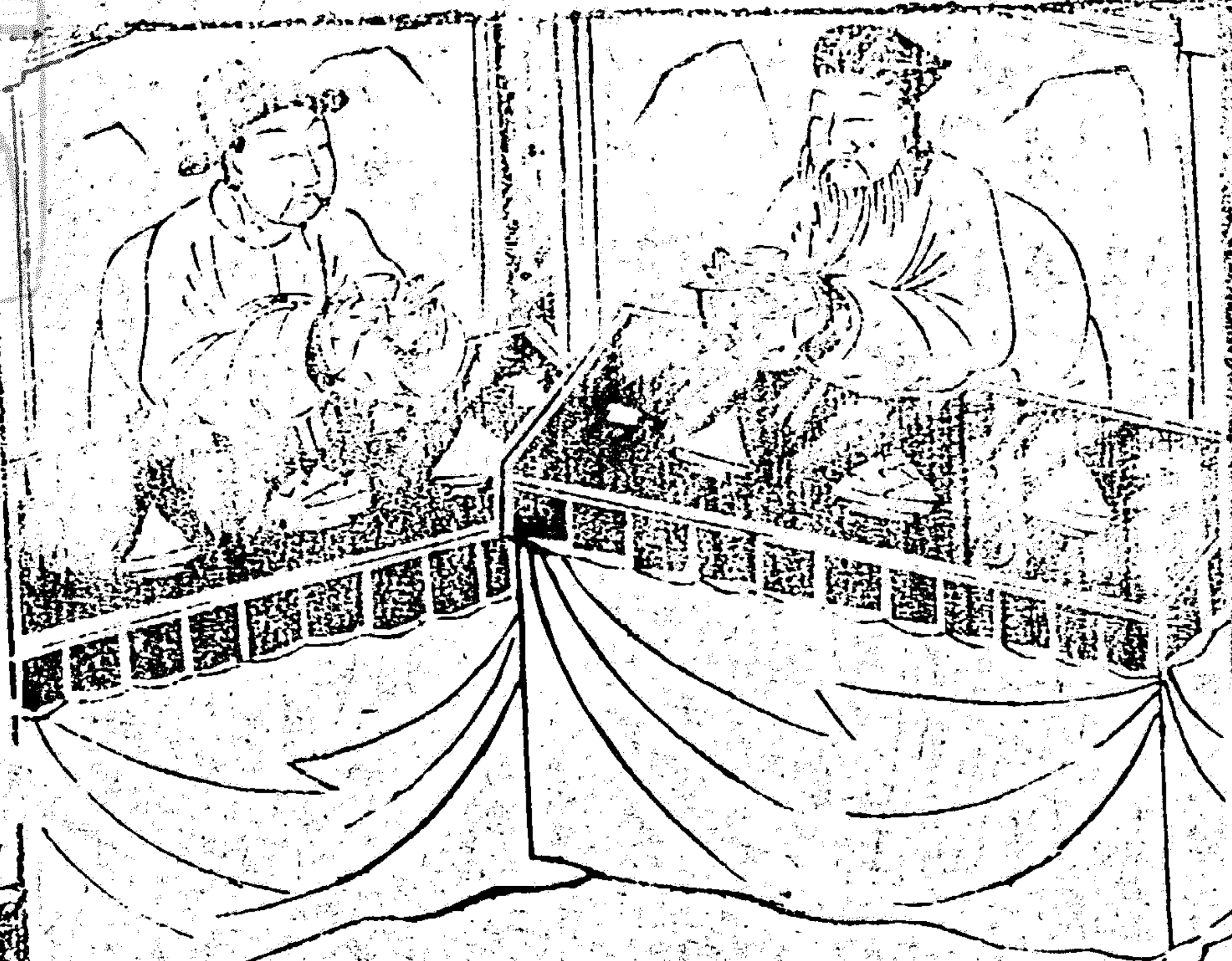


鎮主見封君

曰圣主思真人大功恩冤及于君家鎮官親到山為真人整治廟宇今日過縣欲相見故下官恐差人冒瀆特自来耳可請全行長者由是全縣官到縣鎮官出賓賓館相見待以客禮長者曰老爺國之大臣某齊戶編氓何以恩分至此鎮官曰予敬朝廷以故今愛敬令愛以敬尊翁君臣之禮雖不可廢而賓主之禮如之何而廢之長者竟不敢當客禮取傍坐而止鎮官曰仙骨托于凡胎故千古第一奇事陰兵顯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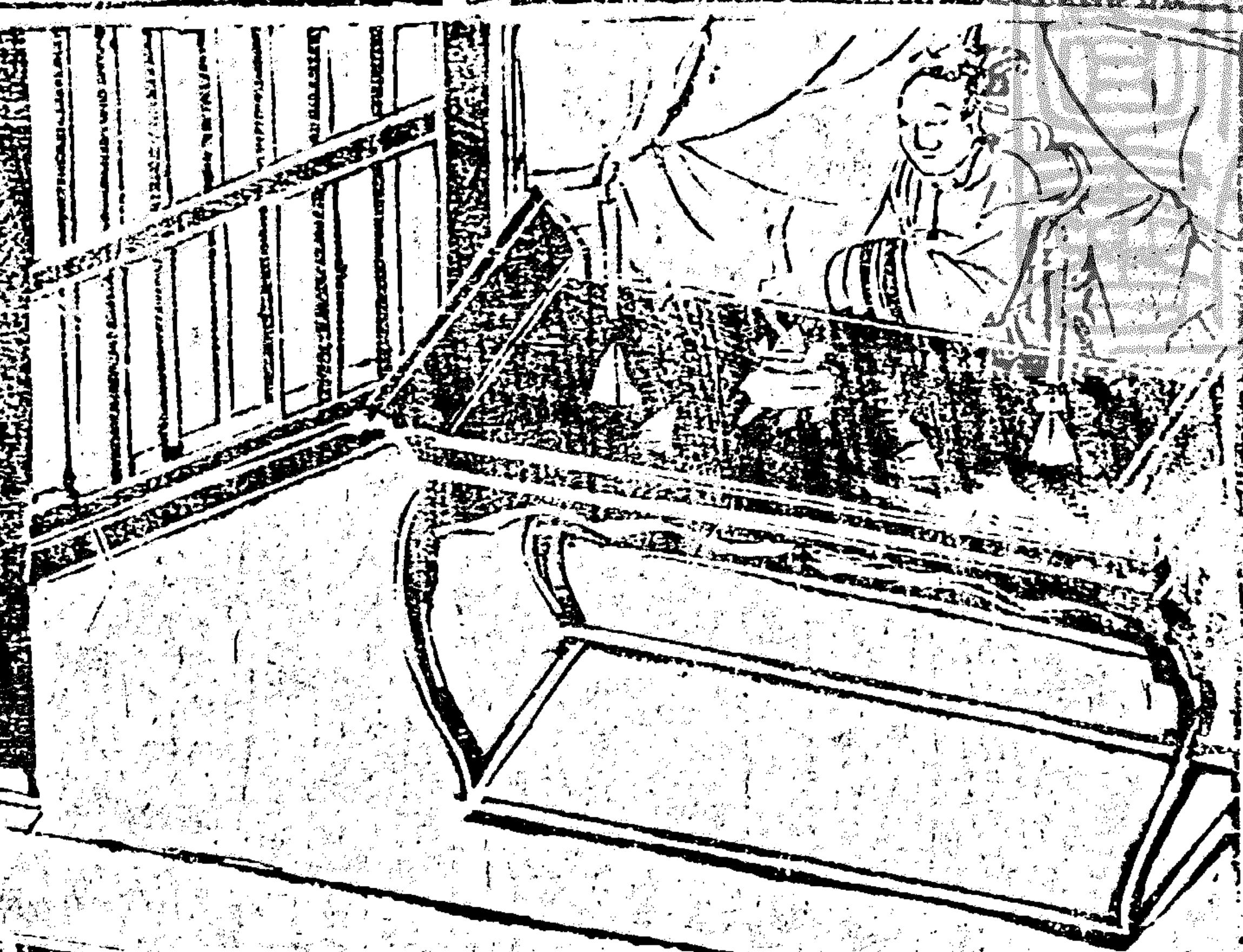


衆人齊効力



不日已落成

室像增光彩



廟宇又高崇

陽戟寔萬世第一奇功尊翁家兩有之是  
奇上之外復有奇上焉長者避席答曰陰  
陽未全一理近事寔出偶然重勞至慮仍  
辱公車誠載饒以車樂鶚以鐘鼓何愧何  
懼如之鎮官聞言起敬曰陳公年高矣頃  
聞其言似有德者齒德俱尊是非常老也  
宜其有文如真人矣命載以後車全大小  
官負工匠人等至海濱全登海舡齊到湄  
卅見真人舊像美灵如生率衆齊拜次日  
大吉設祭即起工營建廟宇衆工競勸不

日廟成召募巧匠仍塑真人大身于前殿  
飾以金玉造作已完鎮官具表回奏朝廷  
請進真人龍袍三年一進五年兩進至吉  
准是迎歲不絕進袍之三日真人即上奏  
稱謝其威灵顯赫如此百世之後犹然有  
詩為證

真人出護軍 西塞建奇功

閑草回嫩綠 狼烟息埃紅

萬方瞻化日 四海播仁風

御墨香初動 鴻恩下九重



諸神恭聖駕



衆將護真人

弟廿六回 天妃媽上表謝恩  
林真人自收服毛公之後朝廷遣使勅封  
建廟落成之三日境內大小神祇無不到  
坛拜賀附近四海龍王各命駕獻珍真人  
礼遇已畢當堂上召遣四負天將鎮守四  
境及庙庭親赴玉京謝恩時八月十五早  
率朝文武表賀圣寿鴻胥卿傳唱随班上  
表宰臣驗封見有一表背書福建福州湄  
州林天妃謹封緘奏上宰相即將此表奏  
上曰今早當圣寿萬國稱賀之表臣得一

報恩臨紫闕



謝德到玉京

百三十道外多一道臣觀其緘乃福建林  
天妃之表想圣上日者傳旨褒封而今日  
故來上表謝恩矣明帝即命宰臣啟緘讀  
之表云

伏以

皇帝陛下道合太清功參造化体乾元而  
撫運礼樂征伐操自出之大权秉離照  
以当天文武圣神運無方之妙用雲行  
雨施仁恩普被于遐荒獸舞鳳儀謨烈  
重光于累葉百灵協應政致治于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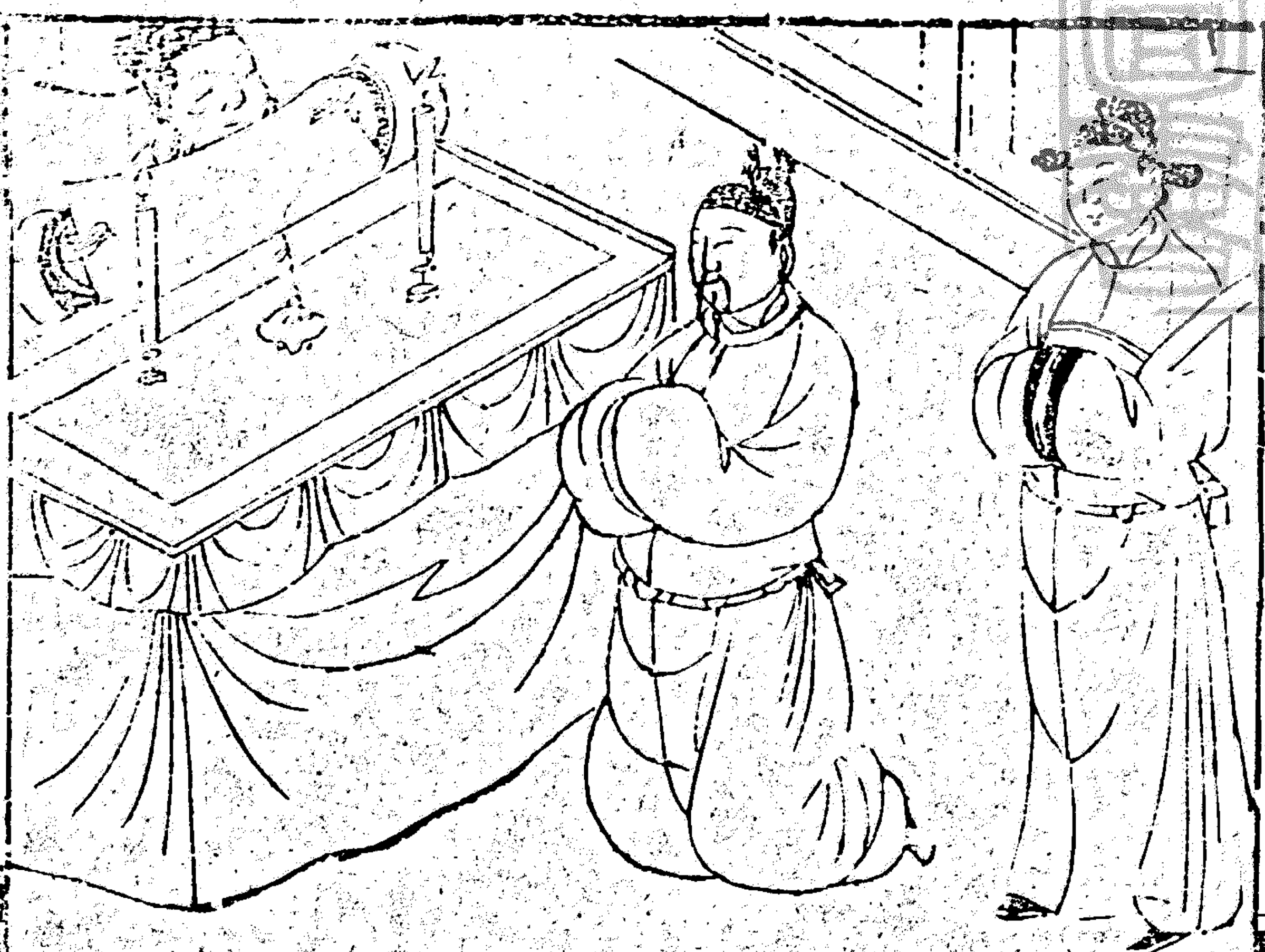
文臣登至殿



四夷咸服每蓄威于不戰豈茲倭寇犯  
我边疆赫怒出師投蜚毛于燎火成行  
對壘折螳臂于抗輪計寔出廟廊恩乃  
及僻壤命臣昂建策使馳封乃瓊宮流  
響仙韶引五鳳之雍鳴紺宇生輝宝炬  
作九龍之璇繞何以當此豈敢忘茲伏  
願和氣與虞薰具集而欢声將獄贊交  
騰敬進烈文之惠祉小裨天保之休徵  
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武將列金階

主臨空拜



群臣望北朝

宰相讀罷明帝即下寶位設香案殿前當  
天拜喁曰頃者西陲告捷是天哀小子而  
賜之天妃也傳旨宣封聊効寸衷之萬一  
復賜表章何重勞仙駕茲調和陰政佐國  
庇民朕不聰實于天妃有望焉祝罷率朝  
臣一齊礼拜恍惚之間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明帝為群臣曰陰陽之理故不可誣  
第未聞有英灵若此之天妃也所謂鬼神  
之為德其盛矣乎乃誠之不可掩也宣其  
此乎乃命群臣于京師中立廟命其額曰



蛇怪行凶事

天妃行臺

第廿七回 天妃媽子江救護

天妃既上謝表即脫到揚子江頭時天氣  
黃昏忽一陣陰風從西北而起卷地而來  
天妃曰此何兆也手卜之乃曰妖氣為殃  
當在今晚大妃遂不過江是晚化作一客  
商運貨乘舟渡江却說楊子江西岸邊一  
古廟有一怪憑依其中乃白蛇精也此蛇  
在廟中大作威福四隣民人春秋祭賽皆  
用牛羊品物用生祭祀及時則境內無事

鯀精作惡災

盛饌邀蛇友



变色敬鯀朋

稍一失礼則災戕即隨之大凡船隻往來  
者皆在此處許愿率以為常于前二日隣  
壑有一鯀精數與蛇善鯀常過蛇所蛇待  
之甚厚鯀與衆小鯀謀報蛇之德乃邀入  
其壑見穴中雖小出門景界甚寬其商漁  
船之往來者日以百計是午鯀大設宴竭  
其山海之珍蛇見其品物多極乃作顏色  
儼然鯀問曰兄頃者何無喜容魚乃弟以  
褻味取瀆乎蛇曰非也賢弟却不聞書云  
有盛饌必变色而作今茲席前方丈饌則



款語良朋



溫上陪故友

云盛矣然則儼然之色乃泛弟盛饌中生也何足怪哉鯀精大笑飲至半酣鯀乃出一玉盃行酒那盃酌酒其中自能冬溫夏涼無價之寶也因數日前鯀作怪稟一商舡而得其寶至是用以劝酒蛇乃疑之問曰物泛地產以予覩于此地境界有限其所出之物諒亦有數賢弟此寶乃泛何處得來鯀不款典言乃作色曰兄何相欺之甚也弟自先祖先君此寶流傳至今豈一日有僥倖得哉蛇笑曰非敢為欺也兄近

款朋治美饌



幼友出玉杯

聞江中龍王日有宝杯失落諒是宮中使喚盜出豪賣與人曾出賞帖許知情報首者割地而封之以物無乃即龍王之寶乎恐有知風弟此處難保矣鯀被嚇得心驚胆戰乃以寔告之曰弟此寶寔以昨晚獲舟得之非龍王有也弟恐他或知之兄以大欺小將無作有其祿福難料蛇大笑曰吾與尔友有數年矣古云朋友面前莫說假弟有此好事何故給我也所謂終身交一臂而失之者也何知心之有鯀乃陪笑



鯀精益惡計



蛇怪起梟心

曰非不與兄言乃不敢言也蛇曰弟固可為兄獨不可聞乎鯀乃告之曰弟昨日差人探聽今晚有一家口舡過江其中宝物甚多今晚江頭又到一大客貨物亦多想兄今晚而過兄倘不棄弟當前行一息之勞亦勝似岸边終日受人數帖紙錢乎那蛇毒心正動一聞其言乃大喜曰果有此事兄得其三弟得其七兄任其勞弟享其逸永世之交死生不忘鯀亦大喜復命取酒大飲見南風時發舟之渡江者已各上

頃刻風波作



頃刻風波作

開頭離岸巡江小鯀須臾報曰大王大喜事到了那家口舡全一商舡俱未无量宝物今晚得此可永享百世无穷矣再一頃又一小鯀報曰來舡已將近矣鯀乃全蛇即游向江中徐上近舡边正欲用力翻起大浪未幾沉其舟却被天妃立于舡頭手執一盒蓋向江中一撈二妖尽在一盒天妃連盒置之袖中隣舟大駭見須臾浪定天色靜霽如昼水波无声那舟中宦者卧于倉中近入于底聞水中人爭語曰今



投軸遺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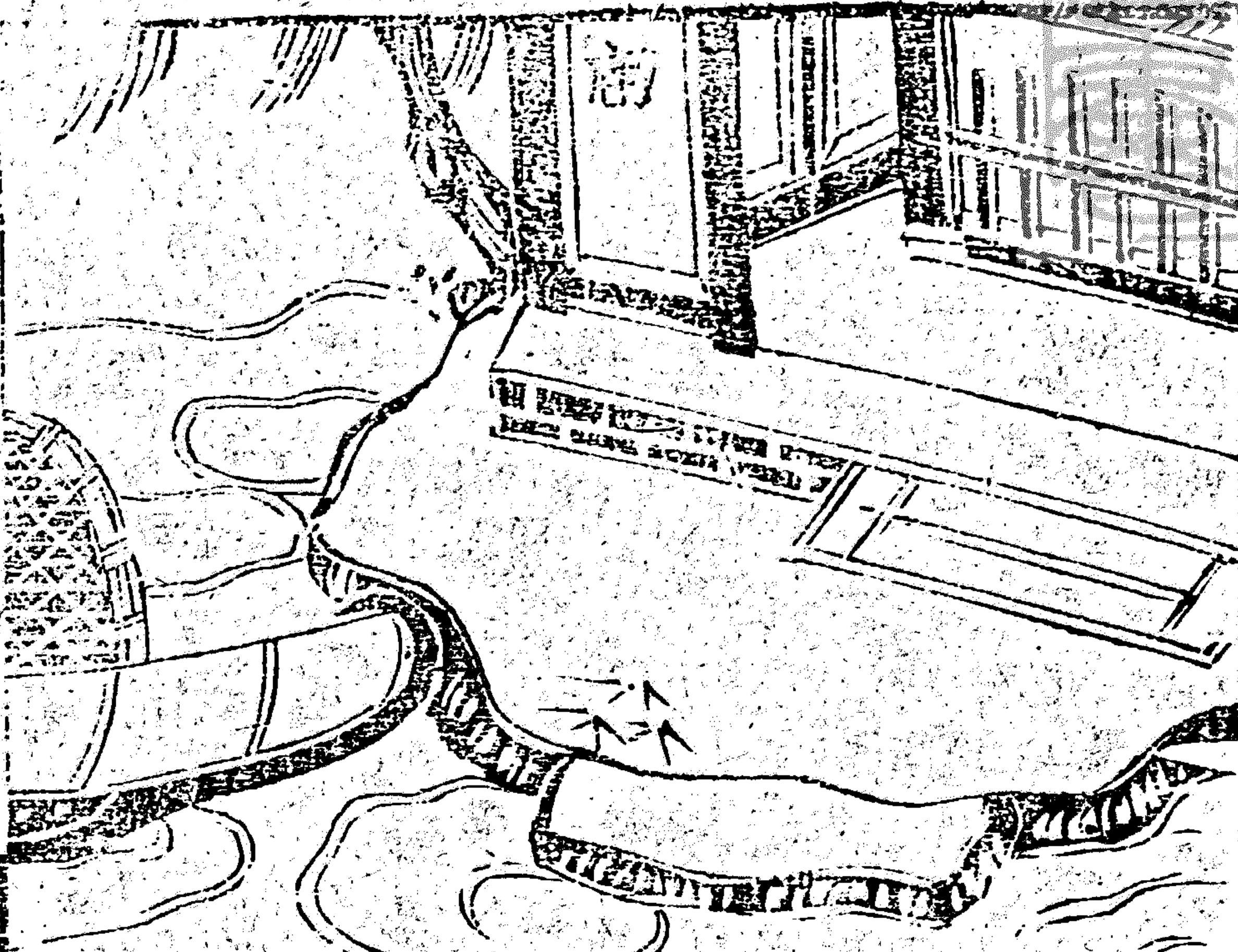


扶舟顯聖功

晚此一宦者有福倘非天妃外上在昔后  
 舟一家二十口性命難保矣宦者聞言大  
 駭告其夫人上曰妾亦聞然至此早登  
 岸宦者即令查昨晚后舡中有何人在其  
 中舟子查報並無別人只有一京客裝載  
 貨物宦者即命相見舟子曰此人早已登  
 岸尋之不見但其貨各在舡宦者即親過  
 舡查看見只有一大圓箱上有扇一把取  
 而視之詩云

本是湄洲一顯神 為因謝表獻朝廷

捐金與廟宇



募眾建塔場

要知救護名和姓 天妃林氏娘娘身  
 宦者看畢愕然曰吾昨晚倉中所聞信不  
 虛矣第不知相中所藏者何物命取鑰匙  
 開視之乃一軸小冊書一封外書即付與  
 宦官開而讀之只道其實跡托以建廟于  
 楊子江頭之事其軸即天妃之像宦者看  
 畢喟然嘆曰人雖聰明聖智孰能如神有  
 先知之詰乎即捐金數百募本處有富厚  
 之家使各出銀數十共為天妃大建廟宇  
 那鄉各富家長者是晚俱夢天妃外上祝



天妃出巡傳  
鯢蛇浮水面



孽怪死江中

以建廟之事至宦者相募各大院樂役即  
全往江邊擇坎場忽見江心浮起二物一  
長數十丈一長約有丈餘大皆數圍須臾  
流近江邊中近視之乃一死鯢一死蛇也  
渾身帶血染江水微紅宦者曰此正昨晚  
楊子江中同惡相濟歎栗吾舟其為天妃  
所斬即此二物也轉目即沉于水底潮退  
化為二石伏潮其上中人曰此地即廟基  
也因命匠即日起工人工競勸不日廟宇  
神像俱完其棟宇簷阿之華彩軒翺其威

威灵千古仰

天顯赫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有西江月為  
證

朗然飛過子江 陰風 平地淒涼

蛇鯢相倚作災殃 水伯河侯遠讓

上下乾坤就裡 方員變化無量

妖氛一切尽歸降 瞻仰廟貌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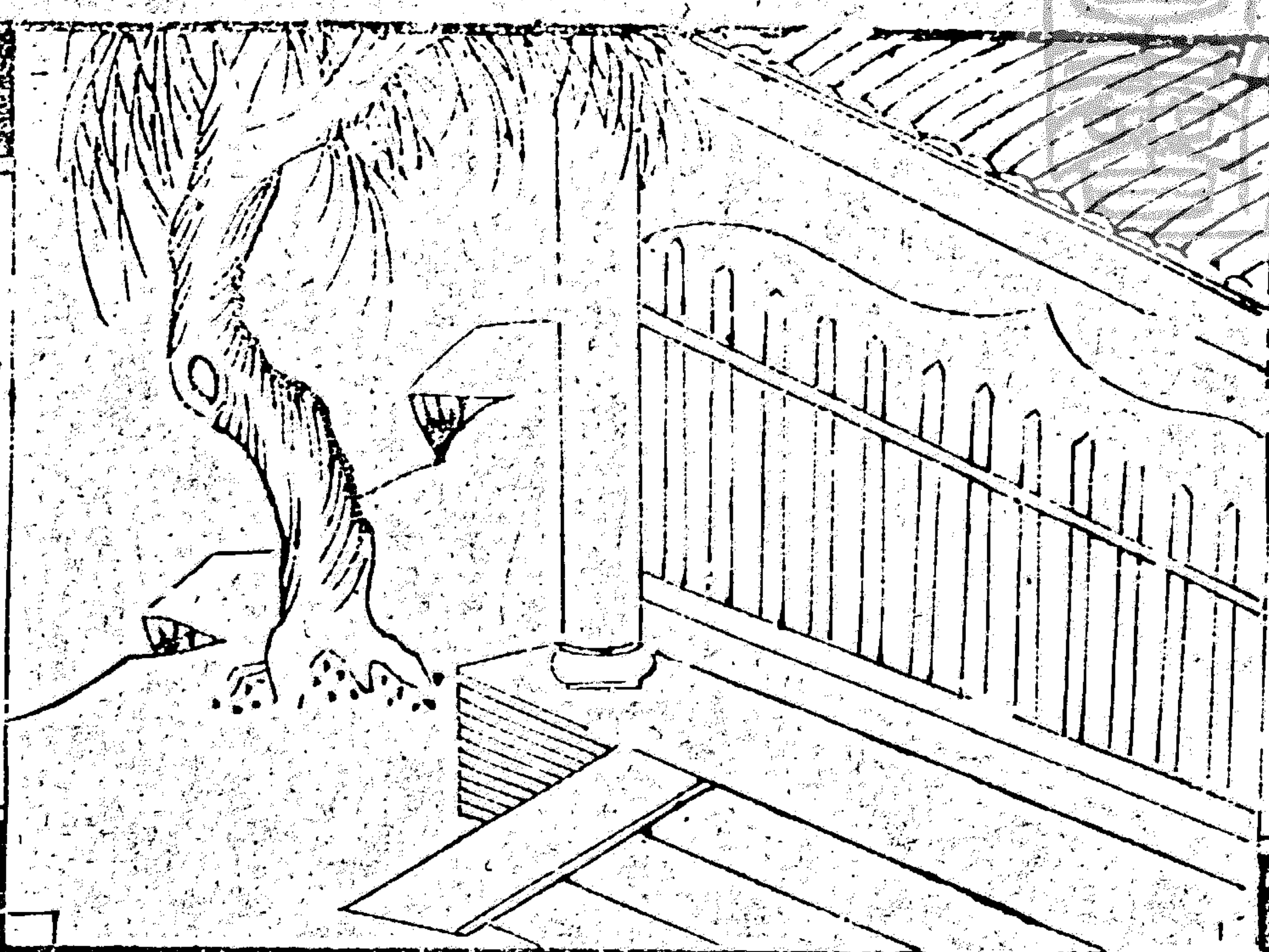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回 天妃媽莆田護產

天妃媽那日羊子江收了蛇鯢二精救宦

者一家二十餘口由存显迹宦者知之大

為建廟妃由一將鎮守其坎倘有妖魔向

功德萬年揚





輕身回故土



田將守垓場

後江中為孽只向炉前一扣香烟動處則飛乘來矣妃次日回到莆陽過故問里四顧登臨縱觀景物底回田之不忍去云本縣社主知天朝京而回忙出郊迎接妃與相見叙尊卑礼畢妃問社主曰境內治與抑有故與社主曰亦略粗安第本縣主母王氏今夜子時当分娩但彼衙後舊有一雞精時常显怪舊任主母多遭其難令正欲遣小卒往衙前後候候恐有不測天妃曰既有此事今夜吾當自往一面差小卒

妖怪欲興害



真人力扶胎

先往打听是夜亥時天妃化為一小卒在衙前提鈴巡邏巡至衙後果見幾个小鬼唧唧濃濃天妃佇視久之忽見一女妖頭戴文冠身穿白袍從衙後而出中小鬼見之皆列于兩傍那精曰今當子時王氏將分娩可恨此人並無薄儀禱祝于我欺我甚矣吾定欲分裂其胎以喪其命時聞衙內大小言語喧嘩灯燭齊明乃王氏身中震動妖知之即飛身入衙內王氏忽見一陣冷風吹上其面當時身体似欲分裂不



天人卧房內



妖怪立門前

妖怪繞離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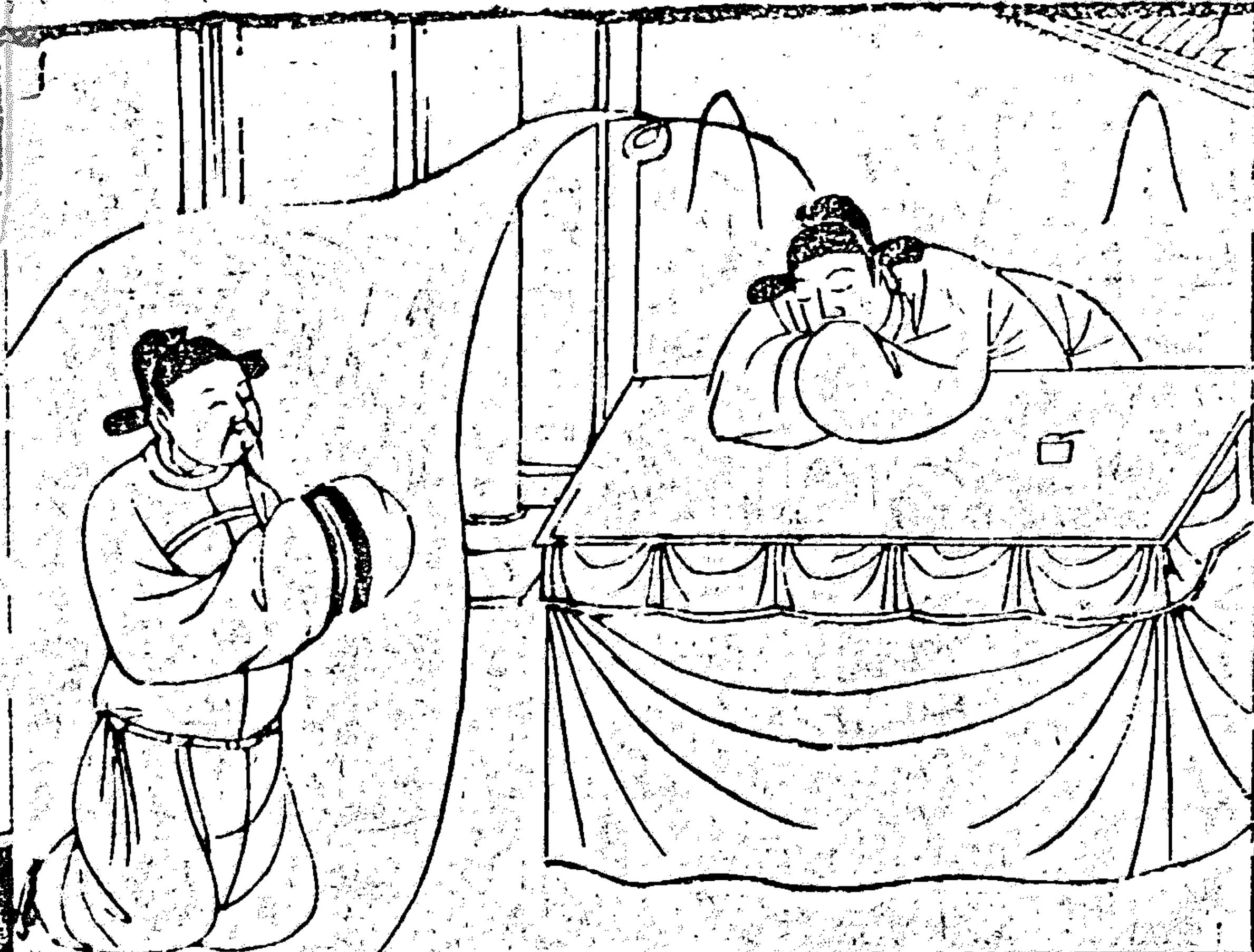
母子得安全

勝其折迫之苦衙中大小驚惶不已縣主大驚忙設香案升堂當天禱祝王氏精神昏悶不省人事天妃曰及今不救則無救時矣遂召起兵將將衙前衙後重圍繞乃自推正門而入直至後衙王氏卧所那妖正端坐于王氏床前天妃一見徑進即以隨身劍對面劈之那妖一躲即飛身透虛隙而出妃未及聳身擒之妖已幸脫妃遂勅起九龍法水將王氏身之左右前後洒淨數次王氏精神略甦妃以法水仍洒

一遍王氏遂分娩得一男子縣主及衙內大小不勝欣喜妃見王氏分娩無事即飛身趲擒妖怪而去王氏洗潔已畢精神始定乃問侍女曰頃者有何處生母到此侍女曰無之王氏曰何謂無生母吾彼時身被一陣冷風吹上倏然精神瞶眊見一女入渾身俱白含怒入吾床前以一手抗吾之喉一手按吾之腹吾遂不醒人事自分必死矣少頃復有一人龍髻鶴髦手持一劍直入那女遂避之吾身暫輕後扶吾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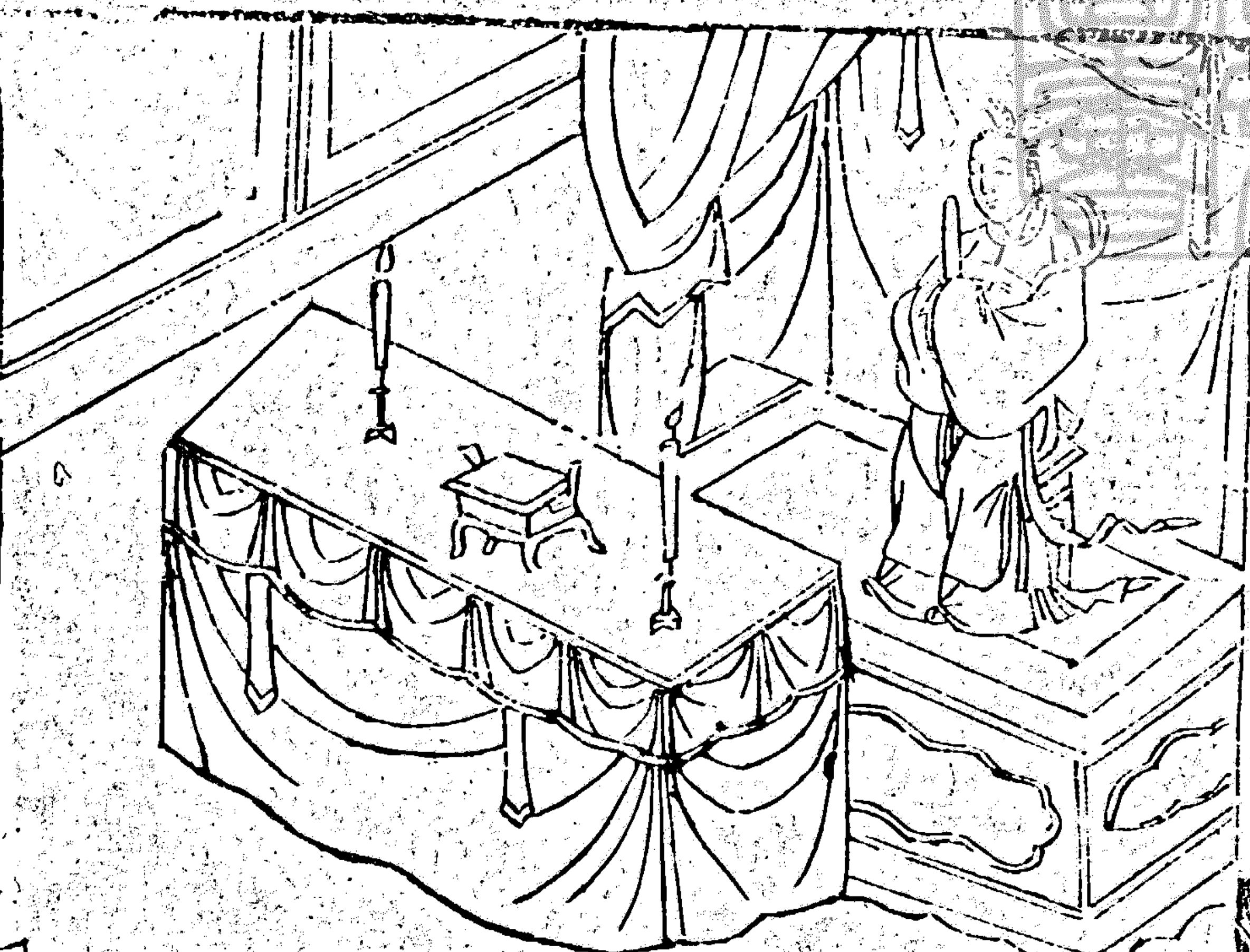
縣官成夢寐



杜令說原因

者即此人也吾所目見何謂無之衙內之人聞言大異傳報縣主上曰吾終于夫人未分娩時忽聞朔氣難當及將分娩時又聞異香徹屋其香且至今未散不知此祥乎異乎縣主見天尚未明分發中人各就寢自當堂憑几而寤倏然本縣社令垂紳執笏語縣主曰恭喜夫人子時誕產麒麟時有衙後白鷄精作怪倘非涪州林天妃京回過此則夫人脫此厄為難矣今天妃返妖而去此莫大功德碩大人表而揚

王中丞至聖



房內祀天妃

之令東南一方人上知有天妃上扶產之功者皆大人之力也語畢告辭而去縣主一醒大嗟呀不已至次早衙內大小各云所夢皆然縣主曰信然上天妃近成護國功多吾與有荐率之力今日彼乃以此而報我也而天人相與之際信不爽矣由是命將天妃祀于卧房內遣人大齎幣帛旗帳猪羊禮物竟到垓設祭賽謝有詩為證

忽報誕生喜 驚泛天外聞



返妖離湄澳

妖魔行怪毒 神圣显威风

恩德應無比 英灵不可論

登壇崇報典 扶產著全功

第廿九回 天妃媽收服白鷄

天妃媽救了王夫人飛身返擒鷄精邪精  
忙突虛隙一出直飛上胡公山妃舍兵甲  
四處尋捕不知踪跡天妃曰吾乃四海周  
遊剗孽除災豈有妖精潛藏于吾境內吾  
乃不能得而除之是謂舍近而圖遠可笑  
甚矣乃召四境土地使至限各境內大尋

野怪上胡公



地誦原委



牧子說根由

三日能知妖之踪跡若論功加賞如有隱  
匿不報許四境互相糾率罪與妖同不知  
者不坐四境土地領旨去訖各上帶領部  
下小卒去境內挨查東西北之三方查了  
三日並不見動靜獨有南方土地查至胡  
公山有道昨日近晚見一異人曾經此過  
四顧徬徨似有所失至晚不見出境想只  
在此山中第岩多不知處矣土地聞言大  
喜即傳報與天妃至次日四方土地齊到  
天妃臺前候候入見各相詢問情由彼此



天妃升寶殿



土地拜階庭

且道絕無形影須臾天妃升殿眾土地各見齊拜畢

東方土地奏曰小土地所司之土東至于海西至于城南至于胡公北至于吉了四望平坡絕無崎險去處縱有妖怪無所隱藏奉命大索三日不得  
西方土地奏曰小土地所司之所東至于城西至于仙遊南至永春北至永福四望童山絕無峰峯去處縱有妖怪無所隱藏奉命大索三日不得

無片語

北方土地奏曰小土地所司之土東至鎮海西至永福南至于城北至福清四望護田尽是人烟稠密縱有妖怪無所隱匿奉命大索三日不得

天妃曰皆如汝等所言則此妖无乃上裁之天下入之地乎皆由汝等不用心之过吾倘于此處查出則汝曹不得辭其責矣各皆面上相覷惶恐無言独有

南方土地奏曰小土地昨日奉命尽率小卒大搜境内凡有附近居民之處愈

个有懸容



陳妖在境內



說怪入胡公

天妃與兵卒



土地引道途

加炭緝並無所有但以此去三十里有山  
名胡公山東面大海西連双髻南至陵  
源北距五馬山之廣不知其几千萬里  
未有知其高者奇峯怪石載之而不知  
重佳卉祥禽聚之而不益多千岩萬壑  
高壘大空蓋有不可得而屈指數者其  
巡至其山見一牧童問以緣由曾見其  
形第實未知其所諒必未出未逃定然  
可搜可得第其勇无多居徒凡何冒死  
上聞乞賜裁奪

天妃曰既是如此汝可前行引路吾自往  
擒之即召遣兵將往胡公山前後左右尽  
布羅網祝諸將曰吾立于雲頭之上至臨  
期可依令而行諸將應諾而去直往胡公  
山四處圍遶天妃自率大衆到山無高不  
登无深不入隨岩隨穴隨空隨谷无不除  
之蕩之翻之覆之那妖逃彼縣東閃西  
伏並無所藏不得已變為黃雀欲高飛又  
遇天罗在上變為蚯蚓欲深入又遇地網  
在下計無所出只得變作一塊頑石立于



揮劍除妖怪



駐兵滅畜精

諸神膺賞資



土地受旌褒

岩頭之上大中返到遂不見何處遍尋不  
得飛報天妃曰吾立于雲頭之上並  
不見其迹脫想亦只在谷中吾自擒之遂  
下至谷中行至一大石岩之上又一岩腥  
氣不可近天妃知其必即妖也行近前  
以隨身劍一劈石遂分為兩片紅血染地  
現了真形天妃見妖既除了遂令大中各  
回本營大犒諸兵將四方土地齊至稱賀  
妃乃勅東西北三方土地各守本土向後  
務要子細盤詰不許生面歹人潛入境內

釀成不測之禍分付已畢亦輕加賞賜獨  
南方土地大加獎賞許代申奏超陞重賜  
宝物四方土地齊叩首稱謝訖天妃遂收  
兵回轉湄洲各處助戰諸神亦各歸方位  
有詩為證

勅贈自朝廷

謝恩上帝京

驅蛇功甫建

除鷄績又成

磅礴稱至德

淪浹誦深仁

渺上湄洲峙

千古仰威灵

第三十回

天妃奶湄洲救護



室駕歸山內



大妖起海中

天妃媽收兵上了湄洲四員天將作賀畢  
妃舍設宴以犒四將遂召守廟土主而問  
之曰自我離山朝京之後水洋遠遯之事  
何如土主曰自外離了室殿本山之內  
安靜如堵獨水洋中東北二面十日之內  
得安靜者不得二三商漁船之覆沒者不  
知几千百艘昨日終于烏姑之北沉沒多  
知惟今日得稍靜而已妃曰商旅遭殃漁  
人受厄吾恨不及救之奈何土主語猶未  
畢忽見東北正處頃刻間大風卷

心存於救世



志在於扶舟

海而來平波之內突浪如山有三四商舡  
正在海坎之南歛北退則不能歛南進又  
不得圍拆稍漂舟中三人自分必死號泣  
動天天妃媽慧眼一照急召兵將曰北來  
諸舡遭難吾今不救更待誰乎即將金蓋  
化為漁舟自化為漁翁載數護法諸將其  
中乘風破浪而進輒近商船內中大  
呼曰漁翁救吾之命舡中之貨及為僧勞  
但見對面之地浪濤如山竟不得進前舡  
已沒其半妃急立于舡頭念起真言用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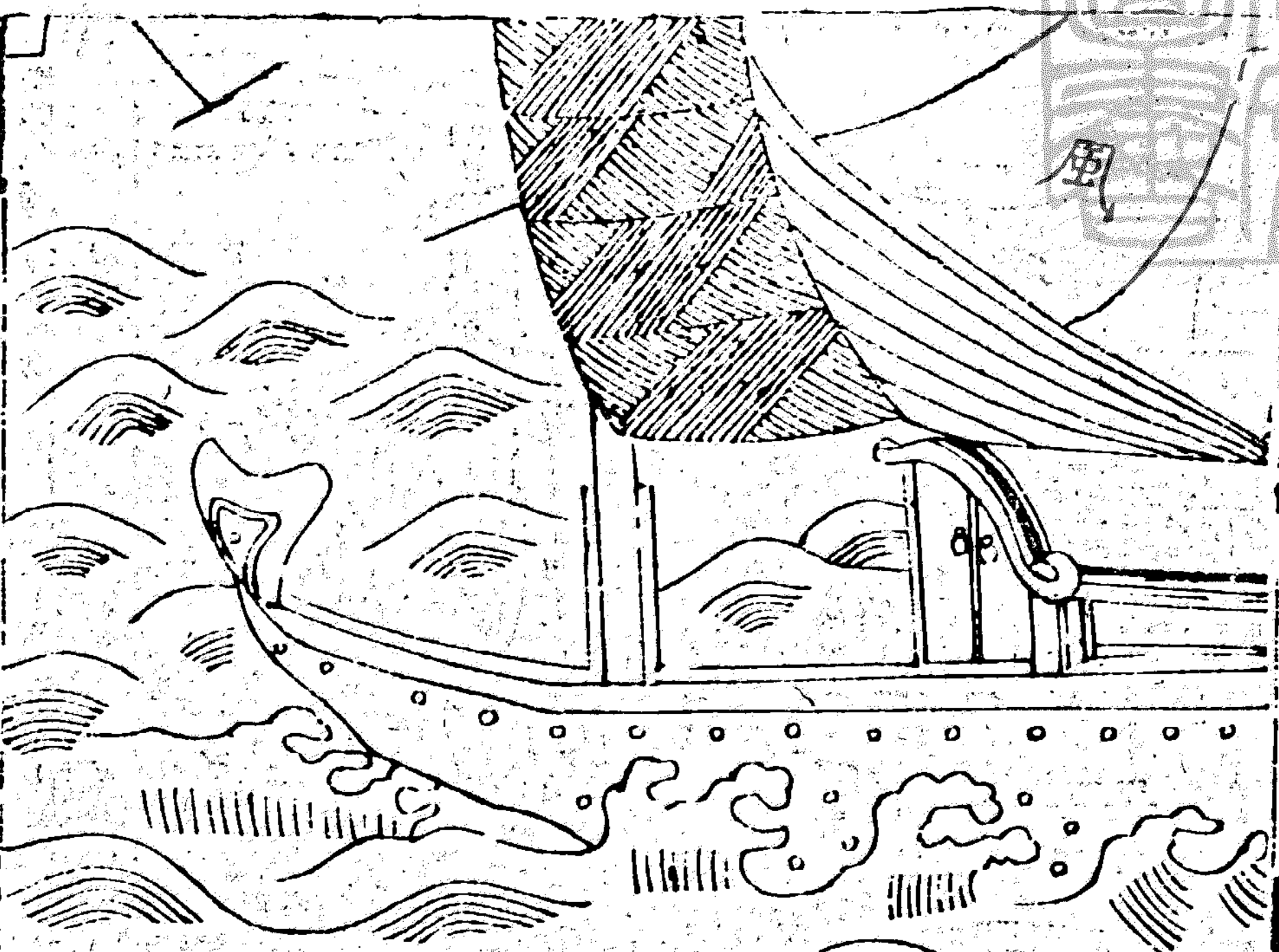
天妃  
欲為翻天聖



遂遇捉怪人

初用水中一劈那鱷精見是天妃用力躲  
開翻身便脫妃飛渡趕之至二十里外又  
恐商舟有失輒回救護那鱷見妃回身心  
中不願亦復隨後而來風浪愈增妃大展  
法力支撐四舡翻身復開又趕至十餘里  
而回如此者三四次鱷見毒無所施始漸  
漸遠去風波稍平妃駕漁船復向東洋而  
去四商舡是晚待至湄洲灣大作歡喜只  
謂遭風幸免並不知為妃救護之力此四  
舡皆是廣東潮州之客彼不知山中有天

接鎮羈回客



扶舟救過人

妃之吳妃欲显吳于南方至次早各舡起  
了風帆已定乃起水中鎮索但見鎮索自  
早至午起不尽水中之索稍子大駭曰吾  
索有定數後來未有如此之長索何今日  
愈起而愈無旁諒此水中有物柰何柰何  
時有一舟子自幼業漁慣于游水其出波  
入海若登陸然乃曰吾向為漁時凡有網  
罟入水中不得起者吾即入于水中以手  
取之此水中必有可疑吾當入水觀之重  
人曰此大海汪洋其深不知其几千万仞



天妃  
漁人入水底



妃媽坐江中

不比小灘淺瀨汝安得入之又安浮出之  
漁曰游水自有法即百千萬仞可以出入  
如故不得其法即七尺之水徒涉之則沉  
矣吾家自有法度豈虞其深哉由是即  
解其衣翻身投入于水隨索直至其底見  
有一女人坐在鎮頭之上接麻漁者見之  
遂不敢問輒回身須臾浮于水面游向船  
邊泛旁而上舟中人問之曰水中有何物  
鎮索付任起不尽也漁者曰吾才入于水  
底見左右並無他物見一女人端坐于鎮

吳兵入大海



振旅向東洋

始快而無憾不然誓不空還乃先差一卒  
賁文書一角直至東海就宮見了龍王約  
次日外各治兵于東洋相會小卒領舍去  
訖妃乃將盒化作二舡一自載一載護法  
諸軍竟向東洋而去至下午出于半洋忽  
見群魚無千巨万各自逃生不已未幾那  
鯉隨後尽力追趕群魚而食之妃曰此妖  
又在于此魚蝦受其殃者有不可勝數矣  
正所謂為善者一念不忍則念上皆不忍  
為惡者一事纔忍則事上皆纔忍那妖精



至聖興兵出



大妖落魄逃

未知是妃之未返魚至近乃見遂深沉海底望東北尽力而逃妃亦尽力而趲上數十里不及妃謂衆將曰四海如彼其大矣水如彼其深矣吾攻其南彼逃于北吾攻其東彼逃于西如此而尽心力而為之終無功之可成吾昨日已移文東海龍王今日此洋中相會須俟龍王之未乃率其魚蝦蠟蟹之衆將四邊圍繞然後一卒號令四面響應龍王攻其前則吾攻其後龍王攻其左則吾攻其右東西南北路無一

衆將陳方略



諸臣議戰功

逃上天下地勢不能脫當此時雖一身百臂無所展其力壹頭千口不得肆其毒以一勞永逸萬全之策也乃聚兵不動那龍王得天妃檄文大会群臣相議曰那鯉之為東海害也有年矣駭之而不去殲之而不能民物為之凋耗難大為之不寧正未得乘其机而除之今有湄潭天妃欲濟世救民力除此妖明日約會兵于東洋正可乘此机而殲之庶海中寧謐水族無災乃盡點部下甲兵令左右中前後五營大將



龍王迎聖駕



妃媽登嘉謀

龍王率水族



妃媽點神兵

統領諸兵自隨其後直至東洋與天妃相會次早晨時發兵湏臾即到東洋見天妃兵將已到團聚于此龍王遙望天妃欠身施礼曰遠勞聖駕到此甚矣此妖之為害也不得遠迎而治兵反後不恭之罪不可追矣實望恕之妃曰妖之為害不獨今日始然吾除妖之志不獨今日始切但以東洋廣濶妖力甚強吾欲除之彼尽力逃遁有所照顧不及處遂使彼得以幸脫所以欲令大軍及東海而圍之然後到一處守

一處過一隅封一隅彼但有前奔而不得復入東西南北之逃既窮而吾之追兵不已彼雖欲高飛深入蓋有不可得矣則此幸妖可滅也龍王曰天妃之謀人所不及敢不唯命是從即令四營水兵各布四方臨期听令施行龍王乃自帶中軍諸兵隨妃大眾之後以听提調分發已定妃乃令人眾倍道東趨而進不上數里遇着妖鱷而返之鱷見勢大不戰而走東西南北四將領水兵俱出鱷勢穷力屈捨命撞東而



妖魔已欽手



將卒緣班師

走關門年固劔戟如霜千衝萬突並不得入正在危迫之際天妃乃以盒化作二扇大石門立于水底其中似有洞形鯉被逐急見一石岩遂將身伏于其中被天妃念了真言兩石遂合將鯉收在其中收於圓盒天妃誦數遍縛魔咒將鯉網縛付龍王帶往東海幽囚于小壑之中用符咒鎮押其上万年不得復出以受飢餓之苦鯉既收平海內寧靜龍王自回龍宮天妃班師回湄州大設太平宴犒賞諸將

直入朝南海



將士守宮庭

第三十二回 觀音伏點度二即天妃收服鯉精之後四處安然諸將進曰外西蕩妖猴東除怪鯉護國之功縱四海之外六合之內以威靈顯赫稱者誰可與並妃曰功建自我所以能成此功者非自我吾當未離北天之時觀音菩薩曾授我真言傳我妙訣与我團盒鉄馬則吾今日所恃以掃靜諸氛者皆觀音之力也吾當往南海謝恩你等可牢守該場恐有妖魔侵境以損神威諸將應諾妃即乘鶴



觀音離宝座



真女到瓊臺

徃徃南海觀音知妃之未早還迎候及至相見妃拜伏岩下曰二妖東西為怪世道為之不寧真憑仗力得以兩擒而兩殲之慈悲无量功德果阿彌滿世觀音曰除妖是汝之志能除妖是汝之功若汝者可謂不負辜不負世不負身不負名以志此事一了百了矣吾觀尔兄二即日來道益精脩愈密塵根日去渾沌日成超然上乘矣汝父母德憫天人達于帝座皆非世網中人也今汝有此大功吾明日當具奏上帝

頌旨旌善士



傳恩度吉人

度尔一家共成仙道真拜謝辭回觀音即將天妃二即救護之功并林長者平生之德申奏天庭玉帝降旨曰福善祿淫乃天道之常林天妃有護國之功伊兄二即曾護西征立功伊父林長者并安人蔡氏好施不倦當依菩薩所奏一家白日超昇以福善人觀音得了玉旨即日離闕徑至莆田化作一道人到二即家抄化二即設齋供待之道人諷之曰吾觀天象尔莆陽三

日外富有災尔明日能於南郊建醮禳



逍遙金樹下



快樂寶蓮中

萬民沾大德



四海樂仁風

之以救一城之人二即告于長者上上曰  
吾平生无德不布可以為吾邑禦災捍患  
何各為之即于次日請道人建坛南郊設  
醮禳災長者一家大小齊到拈香是日天  
氣清明和風拂上僅到午後五色祥雲遍  
速垓前對面不相見須臾間雲消見二即  
一家俱已翺化不見獨有道人現了仗身  
立于雲頭頌謂申道士曰林二即一家德  
深修到今日遊于快樂自在之鄉不復有  
人世之累矣汝可提醒申生能積德累仁

者皆膺此報不然難免阿鼻輪迴之苦語  
畢仙風吹送而去遠近聞之無不蒸蒸向  
善云有詩為證

渺上茫上渾沌天 分上曉上鏡如懸  
善上惡上分歧路 棧上福上總隨緣  
去上來上皆有定 遲上速上報無邊  
清上淨上神仙府 快上樂上自在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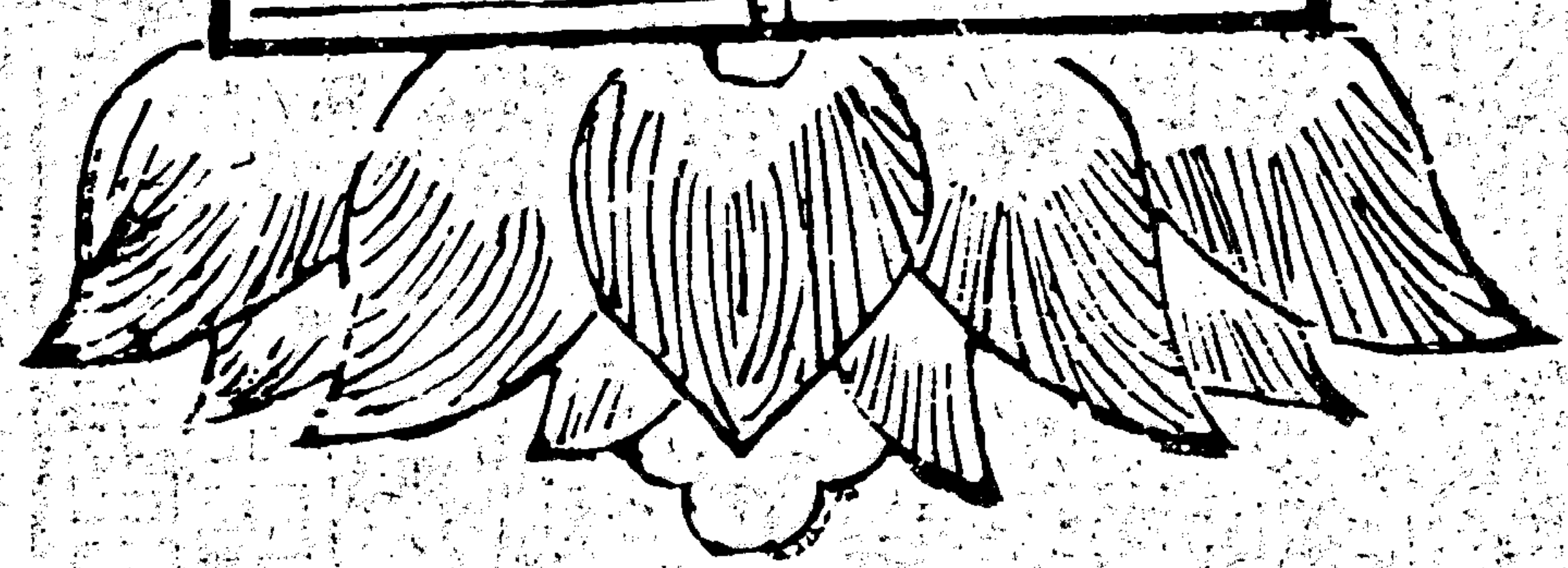
新刻天妃出身濟世傳下卷大尾終





萬曆新春之歲忠

正堂熊氏龍峰行



言海珠还

昭和十七年溥井君へ書と送るに  
刊界因  
本と原親一、目錄と編み、  
時に書林、文雅堂、江田氏、  
以上冊と原親、  
供より、予より供仕書に、  
出讓と求め、之と得、後、  
二月古書展、下冊と得、  
此より、一紙書、  
此より、

